

#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 ⑮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⑯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卷首

##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本刊编辑部

今年是临沂战役胜利“临沂大屠杀”80周年。本刊特出专辑，重温那段历史，再现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4月20日，临沂市史志办、兰山区史志办联合举行祭奠仪式，召开研讨会，悼念遇难的同胞，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此纪念为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良好愿望。

1938年三四月间，中国军队在临沂与来势汹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张自忠奉第五战区命令，率第五十九军两次驰援临沂战场，与守卫临沂的庞炳勳第四十军密切协同作战。四万多官兵上下同心、前赴后继，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杀。三次将坂垣师团击溃，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根据庞炳勳、张自忠3月23日、3月29日给李宗仁的电报)，创造出打死打伤日寇8000余人的光辉战绩，两次扭转临沂战局。久攻临沂城不下的日军又从青岛调来6000援军，第三次全线围攻临沂城。中国守军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与敌短兵搏斗，反复争夺，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临沂城进行战略转移。

日军在遭受了顽强的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占领临沂城后，4月21日开始对城内无辜居民进行疯狂的蹂躏，烧杀奸淫，其情状如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如出一辙。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了十多天，被害群众达2840余人，加上在城郊被杀害的共3000人以上。日军在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焚城，大火一直延续了六七天，整个临沂城西南隅化为灰烬，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临沂大惨案”。侵华日

军所犯的滔天罪行，临沂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在纪念临沂战役胜利和临沂大屠杀80周年的时刻，我们向在那场战争中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将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无辜死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临沂战役胜利之辉煌、意义之重大，在中国抗战史上举足轻重。在抗战初期，它以雄辩的事实，再次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蒋介石通电嘉奖参战部队，称临沂之战为“开抗战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李宗仁将军在评价这一战役时说：“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坂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临沂战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一次重要胜利。那段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80年后的今天，那段充满抗争也充满屈辱的历史，仍然让我们难以忘怀。在民族危急的关头，中华民族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在日寇的铁蹄下，又有多少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杀戮。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里，我们纪念那段历史，就应当把抗战——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所表现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鼓舞中国人民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时说，我们要擦亮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日本侵华战争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落后，在于当时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落后必然挨打”，这是临沂大屠杀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自强、自立，就要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强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关键在于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一座城市、一个区域也是如此。只有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才会有繁荣和富足，才会占据发展的制高点，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铭记民族的历史，感知国家的苦难，是爱国主义产生的力量源泉。临沂战役以及整个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充分证明，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彪炳千秋伟业的凝聚力，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蕴含了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是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我们重温临沂战役胜利和临沂大屠杀的那段历史，就是要把爱国主义体现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上来，体现到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上来，体现到为中国和平崛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上来。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大动力，不断以新的辉煌成就来告慰抗战前辈和英烈。

## 纪念临沂战役胜利暨临沂大屠杀八十周年专辑

# 目 录

论鲁南会战胜利的意义	周恩来	06
临沂战役	韩信夫	09
梅花上将张自忠	萨 沙	32
刘震东殉国记	大荒堂主	49
中共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	董助才	52
张克侠军中日记		
——临沂战事篇节录		57
台儿庄战役中日兵力及伤亡考	关山月	62
响彻临沂上空的《大刀进行曲》	本 编	72
临沂大屠杀事件	高 雷	74
历史不能忘记		
——临沂大屠杀掠影	雨 田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台儿庄序战之临沂之役

封底：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选自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始计篇》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 论鲁南会战胜利的意义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

周恩来



我首先来说明这次鲁南胜利的意义。鲁南胜利是我们二期抗战的初步胜利。这个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伟大。

第一，我们摧毁了日本强盗最精锐的两个师团——板垣与矶谷。

第二，我们缴获了日本强盗许多新式武器，如大炮、坦克车、步枪、轻重机关枪及其他的战利品。

第三，证明了我们二期抗战中战略战术的进步和成功。

第四，证明了我们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战斗情绪的旺盛。

第五，证明了我们各战区各战线以及各战场上的配合动作收了成效。

第六，证明了战区中军民合作的成绩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七，愈加暴露了敌人兵力不够，军纪败坏与战斗力不强等等弱点。

所以这次胜利虽然在一个地方，但，他的意义却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注释：

1.此文选自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团第五日的广播词》。

2.鲁南会战包括滕县保卫战、临沂阻击战、台儿庄大战。

# 李宗仁关于击溃进犯台儿庄之敌情况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一)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

(一) 据俘供南犯之敌为一〇五师及一一〇两师团，除一一旅向临沂方面进犯外，余均在津浦北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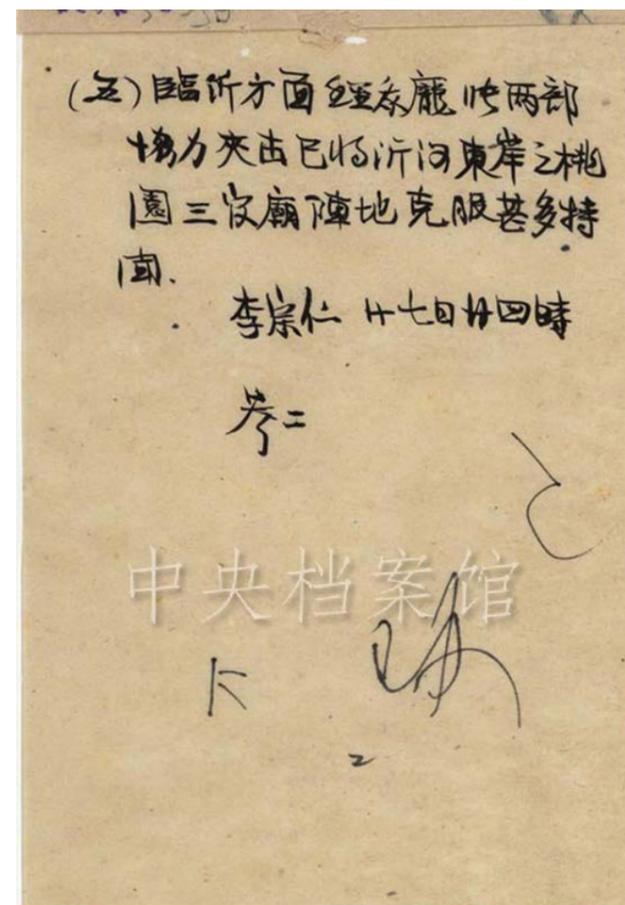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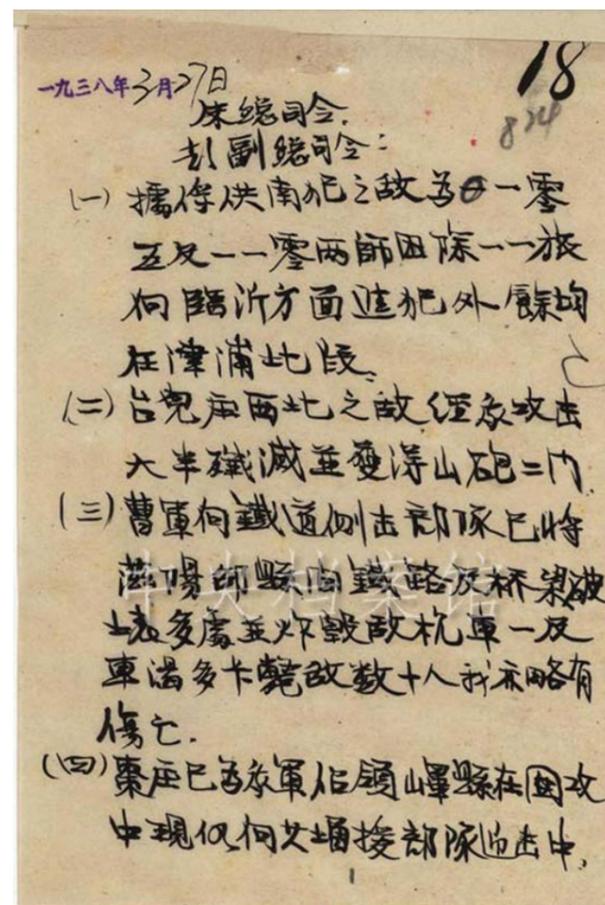
(二) 台儿庄西北之敌，经我攻击，大半歼灭并获得山炮二门。

(三) 曹军向铁道侧击，部队已将滋阳邹县间铁路及桥梁破坏多处，并炸毁机车一及车口多卡，毙敌数十人，我亦略有伤亡。

(四) 枣庄已为我军占领，峰县在围攻中，现仍向其增援部队迎击中。

(五) 临沂方面，经我庞张两部协力夹击，已将沂河东岸之桃园、三官庙阵地克服甚多。特闻。

李宗仁 廿七日廿四时



# 临沂战役

韩信夫

(二)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电

朱彭总副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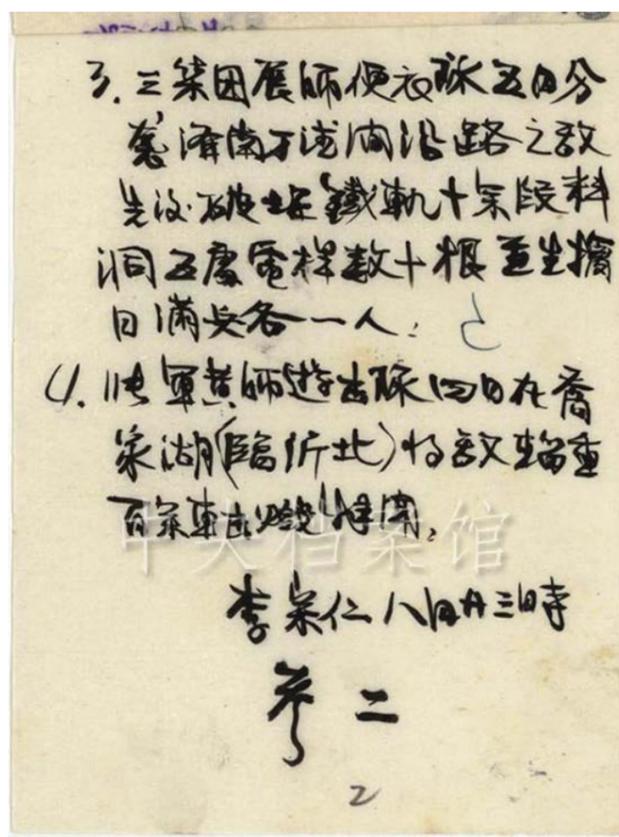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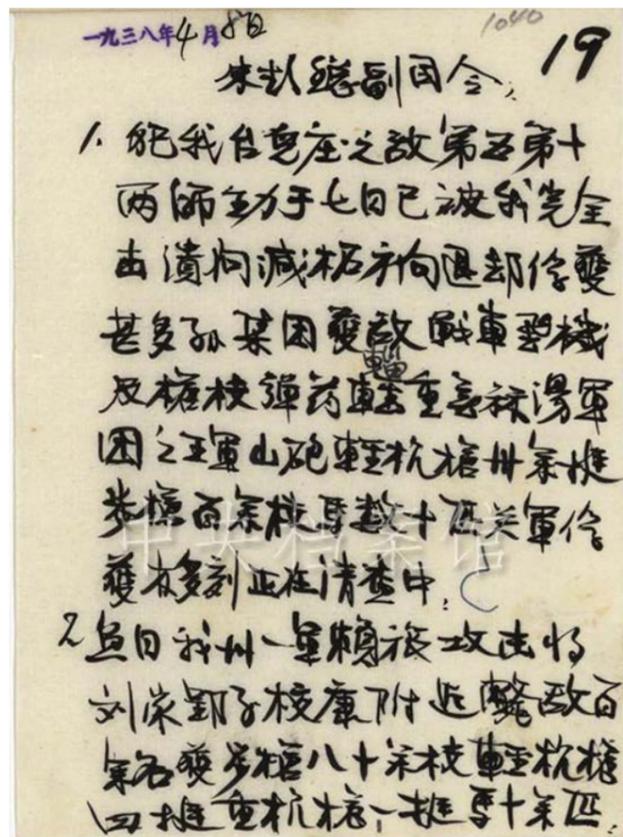
1、犯我台儿庄之敌第五、第十两师主力于七日已被我完全击溃，向减柘方向退却，俘获甚多，孙集团获敌战车、飞机及枪支、弹药、辎重无算。汤军团汪军山炮轻机枪卅余挺，步枪百余支，马数十匹，关军俘获亦多，刻正在清查中。

2、鱼日，我卅一军赖旅将刘家郢子校康附近，毙敌百余名，获步枪八十支，重机枪一挺，马十余匹。

3、三集团展师便衣队五日分袭济南万德间沿路之敌，先后破坏铁轨十余段，料洞五处，电杆十余根，并生擒日满兵各一人。

4、张军黄师游击队四日在乔家湖（临沂北）将敌辎重百余车击毁。特闻。

李宗仁 八日廿三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编者

## 一战临沂

在津浦线上滕县失利之际，临沂战场上却传来喜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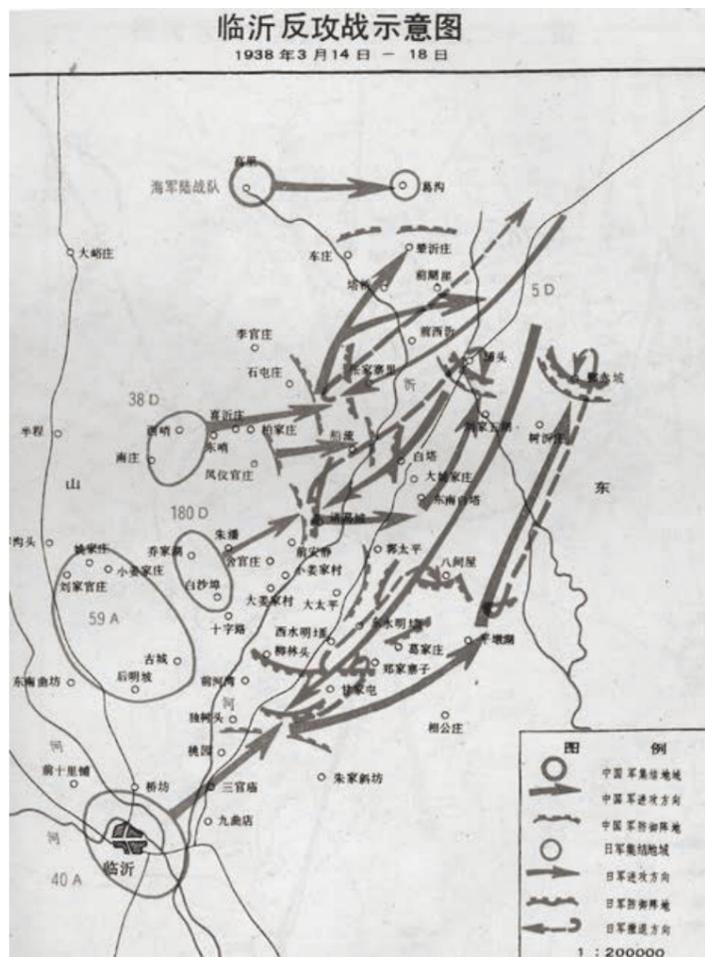
临沂位于第五战区的右翼战场。自从韩复榘不战而逃，山东北部大门洞开，日军步步进逼，长驱直入，接连攻占泰安、新泰、兖州、济宁，使得突于大海的胶东半岛以及地处沿海的青岛城池成为战略上的孤立之点，已无死守价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青岛守军于学忠率部南下，布防淮河两岸，作堵截日军北进之用，而对青岛防务只取消极态度，由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及保安队协同维持治安，监视海上敌人。当1937年底日军准备攻占青岛时，沈鸿烈及青岛卫戍司令谢刚哲即率海军陆战队、保安队撤离青岛，转向诸城、沂水等地展开游击。

日军则把占领青岛看做实现南侵计划的又一个战略支点。1937年12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二军作攻占青岛的准备。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青岛，同日，第五师团的鲤城支队进入潍县。1月12日，集结于保定附近的第五师团主力也开拔东进，于19日到达青岛。与此同时，该师团临时配属华中方面军的国崎支队也由上海起航北上，于14日在青岛登陆，重归建制。这样，第五师团便在青岛齐集。2月中旬，第五师团沿胶济线西进，由潍县折转向南，又沿台（台儿庄）潍（潍县）公路经安丘、诸城、莒县南侵，于3月5日占领汤头镇。为达到与津浦北段的第十师团互相呼应，会师台儿庄，直取徐州城之目的，占领汤头后，便以咄咄逼人之势朝临沂扑来。

临沂位于沂河与沭河之交，是鲁南地区的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在汉晋唐宋时代，琅琊古郡临沂是贤才辈出的地方，“五贤”之诸葛亮、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出生在这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琅琊临沂人。临沂南通新安镇到徐海，西南通台儿庄、枣庄、峄县，西通费县、泗水，西北通蒙阴、新泰，东北通莒县、诸城，东通日照，为鲁南公路之中心。自古南服有事，必由此以争中国。明太祖平山东，

本文选自《鏖兵台儿庄》，题目为编者所加。

《鏖兵台儿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联合其他五位专家学者合著而成。书中运用了各集团军、军团及各军师的战斗详报、蒋介石与李宗仁及各高级将领的来往电报等珍贵档案资料，作战实录、回忆录、报刊报道文章、我国台湾现存的有关资料与日文资料。书稿史料丰富准确，内容翔实，文字流畅，构思新颖，颇具特色，代表了国内史学界在台儿庄战役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



命徐达先下沂州，遂得以长驱而北，诚齐鲁之襟喉。日军也正因临沂交通便利，且西南通台儿庄而猛力南犯，誓必夺之。而对我方来说，临沂如若不保，日军则可直驱台、徐、津浦、陇海均遭威胁，其存亡得失牵动全局，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故必堵截，阻其南下。这样，一方必夺，一方固守，于是，一场悲壮惨烈的临沂之役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先在临沂交手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和我军第三军团的庞炳勋。

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牌侵华分子。他与矶谷廉介同为士官学校十六期生。毕业后，板垣又进陆军大学受训，学成后，加入参谋本部中国班，参与侵华阴谋活动。不久，他来到中国，历任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云南、汉口、奉天（今沈阳）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驻华使馆武官等职。他四处搜集情报，潜心研究中国，与梅津美治郎、多田骏、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并称军部五大“中国通”，是日本军界少壮派中侵华的中坚分子。“七七事变”前，他足迹即踏遍中国南北，策划各种阴谋活动，所到之处，祸端即起。1928年，他参与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31年，又伙同石原莞尔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得以实施。从此，板垣之名，中外皆知。他也因侵华有功，荣升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1934年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两年后又擢升参谋长，晋衔中将，成为炙手可热的实力人物。

板垣师团同矶谷师团一样是日本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其官佐士卒受军国主义影响极深。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陆军少壮派，几乎尽在其中。板垣师团装备精良，

善打硬仗，号称日本“铁军”。该部原驻广岛，下辖第九、第二十一两个旅团，约2.5万人，战马7600匹。“七七事变”爆发后，板垣即奉命率部由广岛起程，途经朝鲜，于8月中旬在塘沽登陆。9月25日板垣师团在平型关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伏击，被歼1000余人，但气焰仍十分嚣张。此次进犯临沂，板垣使用的是由长野、片野、栗饭原三个联队以及野炮兵联队主力、山炮兵一个中队组成的坂本支队。

与板垣对阵的庞炳勋第三军团则是一支杂牌军。庞炳勋，字更陈，清光绪五年（1879年）生于河北新河县。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一条腿受伤致残，故有“庞瘸子”之称。早年他在北洋第三镇当炮兵时结识孙岳，并经孙岳介绍参加北方同盟会活动。此期间，在东北测绘学堂学习，毕业后仍回第三镇任初级军官。民国后，历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营长、团长、天津镇守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1927年北伐期间，转隶于冯玉祥麾下，任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庞炳勋任反蒋军第二路总指挥，加入河南主战场作战。反蒋军失败后被蒋介石改编为步兵第一师，后扩编为第四十军。1933年，参加了长城抗战，后却又助蒋反冯，围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蒋介石电令庞炳勋开赴津浦前线，协助宋哲元拱卫平津。平津失守后，第四十军在沧州以北姚官屯与敌激战四天四夜。撤退后奉命将部队调至安徽碭山，归第五战区指挥。不久，庞炳勋奉任徐海警备司令，率部进驻海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区）休整补充，并担负海防。1938年初，庞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庞炳勋部虽号称军团，但属下只有第四十军一个军，第四十军也仅辖第三十九师一个师（师长马法五）两个旅：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和第一一六旅（旅长李运通），整个军团实际上也只不过有五个团的兵力，兵员1.3万人，装备中正式步枪8000支，手枪900支。庞炳勋年近花甲，资历甚深，久历戎行，经验丰富。内战时期，他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能说善辩，为人圆滑，被称为不倒翁式的人物。凡与之共室操戈者，莫不对他存有戒心。此次划归第五战区建制之后，李宗仁曾在徐州战区长官部接见了庞炳勋。他虽久闻庞不易驾驭，但于谈吐中察言观色，觉得庞尚不失为爱国诚实的军人，便与其推心置腹，促膝长谈，勉励其奋起抗日，战死沙场，尽军人之天职，庞颇有知遇之感。之后，李宗仁问庞：“你的部队有什么困难？”这一问就像启开了久淤的壅闸，一切愤懑、抱怨倾泻而来。他告诉李宗仁，他本来就只有5个团，南京中央还令他限期归并，否则就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这实际上就是要缩编、遣散他的部队。李宗仁闻知此事，立即与南京交涉，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不久，军令部答复：“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当李宗仁将此消息告知庞炳勋时，他感激涕零，当即表示：“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此次临沂吃紧，第五战区已无军队可资派遣，只有调出庞炳勋这支南京中央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部队”，来对抗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2月7日，庞炳勋奉李宗仁之命由海州移防临沂。其部队抵达临沂时，当地百姓热情欢迎，青年壮年踊跃投军。一位老大娘把一篮鸡蛋送到总部以示慰劳，庞炳勋深为所动，有感而发，对临沂父老说：“只要我庞炳勋在，即剩一兵一卒一弹，也要与临沂共存亡。我年将六十，一腿尚瘸，毫无牵挂，惟觉国家到如此地步，身为将官，自当一死报国！故自我到临沂后，人心渐渐安定，大家都起来帮助运输给养弹药，毫不惊慌逃避，所以我觉着非常有把握！前线抬回来的伤兵。没有一个抱怨长官的，将士没有奉到命令，决没有一个向后撤退，我们的仗是越打越有劲，越打越有希望！”



2月9日，庞炳勋致电蒋介石，报告当地游击队分布情况以及处置意见，电文如下：

急。武昌委员长蒋；规密。08·17令元鄂电奉悉。谨将取军近日情形及遵电令处置办法分陈：（一）取军奉李司令长官争将东海防移交一一二师，即全部向临沂集结准备，以一部配合游击队攻击蒙阴泗水而占领之。向泰安曲阜间威胁敌之侧背，以一部协力海军陆战队，固守莒县沂水以北要隘，并以该方面游击队向诸城临朐方面游击。（二）取于虞日到达临沂，一一五旅及师直属部队明晚可到临沂附近。（三）查鲁省第三八两行政区游击队，各约二千余，多系民众，枪枝恶劣，亦乏训练。海军陆战队，计两大队，共约二千人。又刘震东游击队正在集合中，刘本人在莒县。又有杨士元奉李长官令，委为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所部现有五百余，在集合中，此五部均归取指挥。名目虽多，战斗力微弱。（四）诸城现有敌三四百，装甲车增至卅余，有西犯模样，已派厉司令文礼、刘司令震东派队截击。日照、石臼所海面，现泊敌舰两艘，连日炮击石臼所及日照县城。又日照东北泊儿镇有敌数百，已令张司令里元派队截击。（五）综合以上情形，拟定处置：（1）以协力友军攻击为主，以一一七旅二三四团担任泗水，先头部队已到朱满，以补充团担任蒙阴，先头部队已到青驼寺并各附以地方游击队施行侧面威胁之任务。（2）以一一五旅之步兵两营协力海军陆战队及该方面游击队，以莒县沂水为基，向胶济路及其以北施行截击。（3）其余集结临沂固守鲁南重地，兼以策应各方。庞炳勋。09·16。参。印。

2月下旬，日军开始大举南犯，21日，敌距莒县城只有十五六里，而莒县县长不思抵抗，弃城南遁，莒县成了一座无任何设防的空城。斯时，正执行游击任务的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刘震东电话请示庞炳勋，是否据守莒城，庞炳勋回电，命令刘震东率部暂时入城，坚守6小时，援军随后即到。于是，刘震东于21日下午5时半率部入城，并立即筹划布置，堵塞城门，布岗设防，做好一切固守城防的准备。夜间12时，庞炳勋所派援军朱家麟第一一五旅抵达莒县。因城南公路和桥梁被南逃的莒县县长破坏，援军只好下车跑步入城，故进城时个个汗流满颊，气喘吁吁。刘震东看到这种情形，慷慨地说：“我们再守6小时，你们且作短期的休息。”这时，游击队员们得到援军已开到的消息，兴奋异常，就是再多坚持几个小时，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怨言。

22日凌晨4时，城外已有敌人在活动。刘震东下令沉着冷静，严加注意，不到一枪打一个的时候，我们决不发枪。到了5时半，有六七个敌人试探着走向北门近前，游击队员马上开枪，当场击毙两名敌兵。接着敌人的枪声四起，已经密集到县城四周的敌人开始了总攻，重炮与机关枪掩护着敌人爬城，游击队员们沉着应战，步枪一下不打，手榴弹抽出保险簧来，待敌来到城下，攀上城墙，再打出去，进犯之敌横尸城下。城内的援军第一一五旅听到枪炮声，也马上出动，重新分配防务，自东门至南门，由刘震东部负责，余则全由第一一五旅扼守。刘震东指挥所部一面巩固城防，一面分拨两营士兵冲出南门，分东西两路包抄敌人后方。到9时左右，出城部队已到敌人背后，冲锋号响起，一片喊杀声。敌人狼狈而逃，我部乘胜追击，搜索前进。然而，莒县西、北两面却被千余敌人包围，炮火猛烈异常。我第一一五旅二二九团团长沙恩三左臂受伤，士兵也伤亡甚重。邵团长坚持在城上督战，不下火线。战斗持续到下午2时，敌人始被击退。半夜时分，敌又大举向莒县城猛扑，有敌人一班带轻机枪一挺，偷上城西北角，向城东南面猛烈扫射，城内我军顿时混乱，纷纷向南门撤退。此时副旅长黄书勋偕团长邵恩三亲登城南门，组织火力，命令坚决消灭偷袭城西北角之敌，并令炮兵自城东南角向西北角发射，终将上城之敌全部消灭。

23日拂晓，敌人又自城东北角偷袭而上，第二路游击队在司令刘震东的指挥下，



不顾一切，抢堵还击。正在他忙于往复督战之际，不幸身中敌弹，壮烈殉国。刘震东，字义洲，山东沂水县人。青年时代即投身军旅，立志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警备司令、警务处长、警察厅长、参议等职。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刘震东正驻防西安，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立即要求上阵杀敌。不久，又亲赴南京请求带兵到前线作战。当时，日军正频繁轰炸南京城，形势十分危急，刘震东坚定地说：“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带兵杀敌，在南京炸死也不回西安偷生。”后刘震东被任命为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中将司令，他立即赶往徐州，着手组建部队。此期间，他曾写信对其夫人说：“在此时间，只有牺牲一途，没有别路可走。只等待将日本贼杀个干净，才能了却我的责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刘震东很快组织起了第二路抗日游击部队。他亲率部队不断出击，袭击小股敌人，破坏日军运输线，炸毁日军仓库，有力地配合了我正规军的作战。此次莒县之战，刘震东不幸殉国，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刘震东殉国后，城东北角失守，敌继以大炮飞机轰炸，掩护大部，由此续进。敌有板垣师团之元野联队千余，汉奸刘桂堂部2000余，其围城环攻，牵制守军。第一一五旅守城部队仅两营，连日激战，团长及此两营长均已负伤，士兵亦伤亡甚众。当此之际，众寡悬殊，竭力抵抗，节节巷战，而伤亡愈增，援军为敌所阻，又不得助，最后不得不放弃莒县县城，撤至夏庄一带，边抵抗，边整顿。3月初，又撤到临沂以东相公庄一带休整。

敌占领莒县之后，遂南下经夏庄、黄庄向我临沂前沿阵地汤头逼近。自3月3日开始，敌与我守军第一一六旅二二三二团接触，战况日趋紧张。敌机每日数次轰炸，又不停地以排炮射击，坦克掩护敌军向我阵地冲击，炮火异常猛烈。我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战事持续了五六日之久。因我第二三二团伤亡过重，不得不放弃汤头，撤至后方整顿待命。

汤头撤守，太平、白塔吃紧，庞炳勋乃命令第一一六旅二三一团坚守，拖住敌军主力；另由垛庄调回补充团，由葛沟以北抄袭敌之右侧背，由相公庄抽调第一一五旅二二九团沿沭河东岸抄袭敌左侧背。当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前进至铜佛官庄时，与敌相遇，展开激战。我第三营营长汪大章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致为敌击中，壮烈牺牲，其余官兵亦伤亡80余人。敌军见我将其左右包围，被迫于3月6日放弃太平、白塔一带被占村庄，撤回汤头镇，我军遂收复汤头以南阵地。

连日来，敌步、炮联合，反复冲杀，庞炳勋指挥部队不顾生死，奋力抵抗，阻敌于汤头一线，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时下，数十名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和驻华使馆武官，都想不到堂堂最优秀的“大日本精锐师团”竟受挫于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杂牌部队”，一时间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板垣因颜面攸关，督战尤急。3月9日，他将第一线攻击部队增至5000余人，令坂本支队长亲自坐镇指挥，再次向庞军猛扑，先后占我沂河以东汤头以南之南沙岭子、白塔、太平、停子头等村庄，距临沂城越来越近，战局越来越紧急。庞部苦战经旬，伤亡俱众，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在临沂南关师范学校——第四十军的军部里，庞炳勋一面部署第一一六旅守卫正面，第一一五旅（缺第二二九团）为右翼，第二二九团及补充团为总预备队，摆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架势，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战区司令部的回电。3月上旬，当得悉战区司令部的回电已到，他喜不自禁，迫不及待地催问电文内容。这封由李宗仁发来的电报说：临沂为台、徐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前往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徐祖诒前往就近指挥。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给庞炳勋发来了电报：

即到。临沂庞军团长；15.20参电悉。05·17密。此次鲁南莒沂诸役，该集团军



1938年3月8日，侵华日军在汤头附近与中国军队对峙。

作战以来，坚苦奋斗，至堪嘉尚。今后希与张军长自忠确切协同，捕捉突进之敌而歼灭之为要。中〇。07·21。令一元。鄂。印。

当张自忠三个字跳入耳鼓时，庞炳勋的脑子轰隆一震，脸上喜色全无，继而眉头紧蹙，陷入茫然。思绪把他带回到八年前中原大战中不光彩的一幕。

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庞炳勋作为反蒋军第二路的总指挥，曾率部与蒋军在河南鏖战四个月。9月18日，一直置身局外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使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反守为攻，反蒋军败局难挽，各路将领如树倒猢狲散，或无心恋战，或倒戈投降。此时，本来油滑的庞炳勋也感到前途无望，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倒戈反冯。军阀的本性驱使他趁混乱之际捞上一把，企图收编友军，扩充自己。于是，他的眼睛便盯住了友邻部队——张自忠的第六师，经密谋策划，庞炳勋出其不意地对第六师师部发动夜袭。张自忠本尊庞炳勋资深望重，以兄长相称，因而对其毫无戒备。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他险遭不测，历经奋战，方得脱险。从此，张庞之间结下深仇，张自忠发誓，此仇不报，誓不甘心。

此时的庞炳勋心情是复杂的。论眼下，战事如此紧急，确实亟待援军，可偏巧援军又是昔日的冤家对头。张自忠能不能对我这个曾经图谋不轨的人鼎力相助呢？庞炳勋心中没有底。

张自忠的态度如何，的确成了临沂战场上的关键。

张自忠，字荩忱，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日（1891年8月11日）生于山东临清县唐家园村，家道丰裕。兄弟姐妹中，张自忠排行第五。20岁时考入天津法政学堂，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专攻法学。

时下，虽然已是民国时期，但张自忠所见所闻的，仍然是贪官污吏、民不聊生、列强横行，与清末旧观毫无二致。他不无愤慨地说：“国家、民族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还守着案头死读书，咬文嚼字地准备作刀笔吏，实在让我于心不甘！”于是，他断然投笔从戎，于1914年远足关外，投奔了临清同乡，陆军第二十镇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团长车震，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1916年，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兼岳州镇守使的车震，在湖南被护国军击败，被迫解甲归田，张自忠也随之重返家园。车震了解张自忠的胆识和才干，于次年亲自将他带到廊坊，介绍给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1919年，他进入教导团学习，因品学兼优，被冯玉祥誉为“标准学员”。结业之后，连获晋升，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

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等职。

在军中，张自忠以善于训练部队著称。他一向身先士卒，严肃军纪，极重训练和管理，所辖部队常常为军中第一，号称“模范”。

在军事训练上，张自忠特别注意部队刻苦精神的锻炼。他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障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趲程。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之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宗旨，以能效命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他训练部队，不容有半点懈怠，故有“扒皮”将军之称。然而属下既畏他又敬他，原因是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的宗旨是“兵未做，官先做；兵未行，官先行”。盛夏训练负重行军，暑热难忍，他跑在最前面；寒冬训练赤脚行军，他第一个脱掉鞋袜。他要求虽严，但体恤士兵，训练中有马不骑，专为生病战士备用。生活上，他也毫无浮华奢侈，“每日两餐，必与宾客及幕僚共食，席次质讯问题，研讨战略，指示机宜，娓娓不倦。虚心自处，常若不足。生平举箸而食，拥衣而卧，从无食饱居安之想”。因此，训练虽苦，属下却十分信赖、敬仰和服从他，乐于随他为国效死。

训练中，张自忠还十分注重激发属下的战斗士气和爱国精神。他常用“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语激励属下发奋向上。他说：“人生活一百岁也要死，老死、病死、遭不测而死，都是死，为国家战死也是死，但是死的意义，死的价值，便各不相同。我们军人应当为国效死，这是我们军人的本分。”自从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以后，他就对日军的暴行痛恨不已，下决心誓死杀敌报国，并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假想敌训练部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抓紧了军事训练，表现出杀敌救国的急切心情。他经常对官兵说：“人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而死，才死得其所。”“军人要活得像个样子，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我要找一个最好的时机和敌人死拼，带领你们在头里死，叫敌人知道中华民族的黄帝子孙是不可以随意侮辱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杀敌报国的民族义愤，才使得他能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威震敌胆，所向披靡。时下，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受命为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督率1500名官兵大战喜峰口，驰骋罗文峪，大挫日军进犯关内的锐气，大扬第二十九军大刀片的神威，以至日本舆论界也惊呼：皇军60年来胜利攻取之声威，被第二十九军剥夺净尽！

长城大战后，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开赴山西平定、阳泉一带整训。1935年春，第三十八师移师察哈尔，张自忠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同年11月，张自忠任代理察哈尔省主席。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张自忠任委员。1936年5月，又调任天津市市长。他不得不忍辱负重，苦撑局面，与敌周旋，以待来时。正如周恩来所说：“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1937年4月，应日方邀请，张自忠以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团长的身份赴日考察。在此期间适逢名古屋国际博览会开幕，张自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可是博览会中国馆的对面是伪满洲国馆，张自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当即拒绝剪彩并向日方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洲国旗，张自忠方参加了剪彩。考察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等要求，企图逼迫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他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然而世人不明底里，风传张自忠同日方订立了“密约”，接受了日方的巨额赠款云云。于是各方舆论冷嘲热讽，亲朋至友电函交责。窘境中，张自忠不得不以缄默自

处。

“七七事变”爆发后，处在日本和南京政府夹缝中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处境更加困难、复杂。此时，举国民情沸腾，主战呼声日高，含冤蒙垢的张自忠及整个第二十九军岂不想操枪举戈，杀个痛快！然一则南京中央对时局的处理没有明确指令，二则日本方面仍玩弄“不扩大方针”。同时，被蒋介石视为“非嫡系”的第二十九军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地盘考虑，因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总还抱有一线希望。然而日军在“不扩大方针”的烟幕下不断增兵华北，当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时，接连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事实使第二十九军认识到，同日本言和平只是一种幻想，唯一的出路是奋起抗击。但此刻为时已晚，日军已发起了进攻，第二十九军陷于被动，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在激战中阵亡，第二十九军难于立足平津。为了掩护大军南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经反复考虑，决定留下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北平绥靖主任等职，与敌周旋以作缓冲。张自忠本心极不情愿，知此举必遭国人辱骂。但为了抗战大局，他还是临危受命，滞留京城。28日晚，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原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说：“你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成了汉奸了。”言毕，潸然泪下。

果不其然，在他孤身滞留北平与敌周旋期间，国人因不谙内情，对他误会更深，一时“汉奸”之声四起，“国贼”之斥遍街。甚至第二十九军大部分官兵也因不悉内情，离平前愤然将悬挂在军营中的张自忠像片撕得粉碎。更使张自忠难过的是，临清家乡父老得知他“主和卖国”，气愤得在张家大门上屎尿交加，并声言要掘张家祖坟。更不幸的是，他的一个哥哥因怀疑弟弟沦为汉奸，不愿忍辱偷生，竟一气之下，自杀身亡。面对这一切，张自忠处于极度的苦闷之中，抗日之志既不得舒展，为顾全大局而忍辱含垢的真情又无法向世人剖白，他心情沉重，痛苦异常，只有在1937年9月19日写给原第三十八师李致远等将领的信中，才坦露了自己的心声：

**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军务，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共同反共，他断然拒绝。日军遂对张自忠置之不理，另撮傀儡政权“北平治安维持会”。张自忠再无留京必要，且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决定脱离险境，秘密住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继而藏入美国朋友福开森家中。9月上旬，张自忠身穿工作服，头戴工人帽，化装成汽车司机助手，在随从副官廖保贞、爱国商人赵子青和福开森的帮助下，搭乘美国人的汽车，一路巧妙地应付了日伪哨卡的盘查，平安回到天津家中。在津稍事停留，他向弟弟自明托付了家事，便告别家人亲属，乘英国驳轮到达塘沽，而后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南下烟台，跳出了日本人的魔掌。

烟台登陆后，张自忠取道济南，转赴南京。途经徐州时，一群爱国青年听说“汉奸”张自忠就在车内，便要冲入车厢质问。经陪同前往的秦德纯的巧妙应付才得以过关。抵达南京，情况更糟。舆论界指责他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政府严予惩办，以儆效尤。街头更有大幅标语，骂他“汉奸”“国贼”，真是群情汹汹，百喙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人主张军法会审，以正纲纪。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机收编他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面对这铺天盖地而来的指斥和重压，张自忠心情抑郁，但他有思想准备。在济南时就有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南京，他说：“纵使国人不谅，中枢也可能将我置之典刑，可我还是要去的。在这样的時候，我还能为自己个人打算吗？若这样，我早就会不让国人怀疑我了。”

此期间，冯玉祥、宋哲元、鹿钟麟、李宗仁等人多次向南京中央说明真相，从

中转圜。之后，蒋介石在四方城官邸两次召见张自忠，同意不举行军法会审，但由于在平津失职，给予撤职查办处分，以平息舆论。不久，张自忠被任命为军政部中将部附，但未能获准离京赴前线作战。

12月，在宋哲元及旧部官兵的强烈要求下，张自忠终被获准赴河南新乡就任由第三十八师扩编而成的第五十九军代理军长。返任前，他特地到李宗仁处辞行，对其为自己出山而奔走表示感谢，激动地说：“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年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知遇！”一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荃之忧溢于言表。

复归部队后，在第五十九军官兵组织的欢迎会上，张自忠的讲话同样是一曲慷慨悲歌，他说：“在天津时，我连累了大家。我们没有为国家为民族殉职，这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敌人气焰嚣张，正是我们戴罪图功之时。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张自忠回任时，第五十九军归第一战区程潜建制。1938年初，因徐州方面吃紧，军令部调第五十九军增援第五战区，归李宗仁节制。能在李宗仁麾下效力，张自忠大喜过望。此时，淮河战场出现危势，华中日军在临淮关、小蚌埠、怀远三处强渡淮河，小蚌埠、曹老集相继失守，李宗仁急令张自忠驰援第五十一军于学忠。

第五十九军从徐州出发，2月21日抵达固镇，即与北进之敌遭遇。第五十九军奋勇作战，迎头痛击，日军溃退。全军又乘胜追击，连克曹老集、小蚌埠，将敌驱至淮河之南，淮河北岸局势趋缓。之后，第五十九军奉命调往山东滕县，与从北面南下之敌对阵。

3月初，第五十九军集结于滕县以西大坞村、池头村一带。张自忠奉命以第三十八师之一部袭击邹县之敌，主力向济宁、兖州间之敌进攻。部队正在行动中，张自忠接到战区长官部急电，要他火速赶到徐州。

原来，李宗仁正是为临沂庞炳勋被围请援一事召张自忠而来。

天下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庞炳勋在临沂吃紧时，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均已分兵把口，难以起用，唯有刚调入第五战区的张自忠部尚可机动。而张自忠对庞炳勋怀有宿怨，李宗仁也有所耳闻，且第五十九军奉调第五战区时，张自忠就曾向战区参谋长徐祖诒表示，在任何战场上皆可力拼一死，独不愿与庞炳勋共掌一勺。李宗仁着实左右为难，但战事不容蹉跎，他还是电召张自忠前来，恳切相商：“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现下除你之外，我手头已无机动力可调。望你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个人前嫌，受点委屈吧。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不想张自忠听后，不假思索，立身即答：“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随后，张自忠返回军部，立即安排起程事宜。

第五十九军下辖两个师：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辖第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第一一三旅（旅长朱春芳）、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辖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第三十九旅（旅长祁光远）；连同军直属部队，共约2.1万人。全军装备中正式步枪，每班配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军中尚有少量的步兵炮和重机枪。此外，每个士兵都备有一把大刀。

3月11日，第五十九军乘车到达峄县，下车后疾步东进，日夜兼程。一路上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可战士们却群情激昂，气势如虹。24小时之内就走完了180里的路程，于次日傍晚赶到前沿，集结在临沂城附近沂河西岸古城（城西）、东西墩，前后岗头、砚台岭、沟上、响河屯、义堂集、南北道之线布防。部队稍事安顿，张自忠即

率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师长黄维纲、刘振三，大步流星地朝临沂城南关师范学校——第四十军军部走去。这边，庞炳勋带着一种企盼而又忐忑的心情在军部门口已伫立良久，见张自忠一千人马步伐稳健，从容镇定地走来，一缕希望之光从脸上掠过，忙一瘸一拐地迎上前去，一把握住张自忠的大手，慨叹道：“苍忧老弟来得正好，我这里正不敷应付。部队全都拉上去了，连我的警卫都增援到了第一线，再有就是我这条老命了。不过，我是决心要和敌人拼到底的！”

张自忠微微一笑，从容道来：“大哥放心，我一定帮你打胜这一仗！”

张自忠说得轻松，可对庞炳勋来说却是字字千钧。直到此时，他心里那个悬了几天飘忽不定的秤砣，才算着着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地上。

于是，一行人又似通心的莫逆、久别的知己，亲亲热热、轻轻松松了。

13日，张、庞两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庞炳勋首先提出：“我军与敌作战已半月有余，师劳兵疲，伤亡累累。为固守城防起见，是否以第五十九军接替城防，我部则沿沂河两岸戒备为宜，待敌进犯时，双方合力破敌，不让板垣接近临沂半步，不知弟等意下如何？”

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听罢，将目光转向张自忠。只见张自忠略一沉思，然后说道：“军团长的主张不无道理。不过依我之见，与其坐待敌攻，不如主动出击，在城外取野战之策，攻敌侧背。这样既可解临沂之围，又可断其退路，阻击援军。我愿承担主攻，贵部可仍固守城池，配合出击，此意当否，请军团长考虑。”

庞炳勋沉思片刻，点头称是，然后以探询的口气向张自忠询问道：“那么老弟打算什么时间开始攻击？”张自忠略一沉吟，回答说：“至于攻击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以强行军到此，非常疲惫，似宜稍事休息，再与敌作战。但兵贵神速，且我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利用近战、夜战方可奏效。故应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经反复磋商，由徐祖诒于是日下午2时以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名义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急。武昌委员长蒋：勉密。徐参谋长祖诒12.12由临沂电称：与两军长商定，本日十四时以钧座名义下达命令要旨如下：（1）五九军以一部确占石家屯一带高地，向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牵制敌之增援。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渡河，向南旋回，与四十军呼应，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张屯、亭子头以南地区。在高里附近之陆战队暂归指挥。（2）四十军以主力由沂河东岸与五九军呼应，包围敌之主力歼灭之，在沂河西岸之一部渡河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3）两军作战地境为十字路（临沂北方约二十里），范家墩、相公庄、张旺庄之线（线上属四十军）。（4）以上各部着于十三日晚准备完毕，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以上乞转陈。等语。谨电呈察。职李宗仁。13.15。参一。印。

散会后，张自忠立即赶回军部召集营以上军官作战前动员。他说：“庞军自穆陵关战斗以来，与敌拼搏，累经消耗，现在只有一个完整的旅守城，其余各部战斗力均已很弱。而敌板垣师团是日本陆军之精锐部队，自侵华以来，先后犯我察、绥两省，占领太原，仅在平型关战役中为郝梦龄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消灭一部，基本未受大的打击。现在该部部署在临沂城北至汤头一线，兵力近万人。敌自恃武器精良，极为骄横。不过，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淮北等地已先后与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之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板垣，为中国军队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为民的天职，即使战死疆场，也虽死犹生！”他要求各营营长回去马上加强部队整备，向全体官兵讲明情况，鼓舞士气。

此时在日军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令第五师团迅速攻取临沂，然后向峰

县进发，以配合在津浦线上作战的第十师团。板垣正奉命加紧对临沂的进攻。

面对这种局面，张自忠通知庞炳勋，第四十军从正面后撤，诱敌深入，使日军的右侧翼暴露在第五十九军面前。然后，他在沂河西岸作了攻敌侧背的具体部署：

一、第三十八师（欠第一一四旅）为左翼，配属山炮一连、平射炮一连、高射炮2门，于14日拂晓前，以一旅展开于东喜沂庄南北之线，攻占白塔，阻止汤头之敌南进。以一旅确占茶叶山附近之石家屯高地，对前后西沂、塔桥方面相机渡河佯攻，以牵制葛沟、汤头之敌。

二、第一八〇师为右翼，配属野山炮各一连、平射炮一连、高射炮2门，即于14日拂晓前，展开于孙家庄、孟家村南北之线，以主力对徐家太平、沙岭攻击。

三、第一一四旅及特务团为总预备队，位于小姜庄、官庄、南曲坊一带。

另外，第四十军也以主力由沂河东岸与第五十九军相呼应，包围敌之主力歼灭之；在沂河西岸之一部则渡河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到13日晚，以上各部均已准备就绪。

14日凌晨2时，第五十九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前，敌只专攻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似乎并未察觉第五十九军业已集结完毕，故此举为敌所始料不及，因而立刻陷入被前后夹击、首尾难顾的被动局面，这时，敌人方如梦初醒，遂放弃进攻临沂城，调转头来同第五十九军作战。于是，双方在沂河两岸拉开架势，反复冲杀，战线曲伸，犬牙交错，形成了逐村、逐户的争夺拉锯战。

左翼第三十八师由船流、朱家棚庄强渡沂河后，即攻击张家庄、解家庄之敌，经数小时激战，方占领张、解二村。继而向白塔、汤佛崖进击。但因敌主力据守白塔，遂演成争夺战，得而复失数次，终被攻克。汤佛崖也相继被我占领。然而敌人不甘心失利，于午后1时，由汤头增援来汽车17辆，步兵约五六百人，炮八九门，并有装甲车4辆，飞机4架，步炮空联合向我张家庄、解家庄猛烈反攻。双方展开了激战，往来几个回合后，第三十八师伤亡400余人，被迫放弃阵地，撤至沂河西岸。张自忠闻讯大怒，当即将作战不力的第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撤职。

右翼第一八〇师由诸葛、古城（城北）、前安静村强渡沂河后，一路向徐太平及沙岭方面，一路向太平及亭子头方面攻击，激战数小时，遂将徐太平、小太平、郭家太平、李家太平、沙岭、大太平等村先后占领。唯亭子头之敌据碉堡顽抗，经奋勇攻击并以炮火协助，始攻进该村。然而在我立足未稳之际，敌增援部队赶到，遂演成争夺战。激战至午，敌后路中断，特由汤头及我第四十军正面抽调大队增援，以装甲车20余辆，坦克10余辆，炮10余门，步兵四五百人联合向大太平等村反攻。血战竟日，大太平、沙岭等村失而复得者数次。入夜，敌又以步兵五六百人，在坦克、装甲车配合下，朝郭家太平、大太平反攻。第一八〇师奋勇抗击，将侵入村内之敌歼灭大半，余者则向东张屯溃退。一昼夜间，第一八〇师毙敌甚众，但该师也伤亡800余人。由于右翼进展较为顺利，张自忠命令第一八〇师不得停顿，15日继续向东西水湖崖地区进攻。

退回河西的第三十八师稍事整顿后，张自忠即下达命令：于15日以主力攻占沙岭，以一部向白塔、汤佛崖方面进攻，阻止由汤头南下之敌。

14日，庞炳勋部第四十军配合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沿沂河东岸向北进击，占领甘屯、寇屯，一部对尤庄、柳行头，主力向相公庄方面迂回攻击中。

15日晨，计划正在实施中，战局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地处沂河之东的日军主力分别由塔桥、车庄偷渡沂河，到达西岸，在2辆坦克、10辆装甲车以及数门大炮的配合下，向我第五十九军的左翼阵地——茶叶山附近的石家屯高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企图占领制高点，并一度侵入茶叶山，威胁我整个第五十九军。鉴于情况有变，张自忠

急调已经渡河的第三十八师迅速撤回河西，阻击过河日军。

本日，第四十军已进至平墩湖、曹家店、东西张官庄、前后河湾之线，于次日重点向大小刘寨方面进攻。

16日晨6时，敌由莒县开来增援部队千余名，并由我第四十军正面东张屯一带抽调大部，在其炮火的掩护下，又向我钓鱼台巨石家屯高地之线攻击，并以飞机10架向我崖头、茶叶山一带狂轰滥炸，阵地悉被炸平。我守茶叶山之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二二五团之第七连全部阵亡。守崖头之第二二五团两连仅剩数十名，该连官兵奋不顾身，毅然挥刀冲锋，卒将敌击退，恢复原有阵地。

午后3时，敌又增援五六百人，炮4门，由船流渡河，再向我左翼阵地发起攻击，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

显然，战事重心已经转至河西。面对气势汹汹的进犯之敌，张自忠将兵力重新作了部署：

一、第三十八师以有力的一个团固守茶叶山、郝沂宅子高地，阻击河东进犯之敌，不惜任何牺牲，坚守茶叶山阵地，以为我军的支撑点；驻石家屯的军属骑兵营，协同该地步兵，由新河村进击河东，袭扰敌之侧背；第三十八师除第一一四旅在刘家湖激战外，河东部队全部撤回，以加强茶叶山沿河阵地的防御。其余部队，均集结于余粮村、小安子以南地区，严防敌再继续西窜。师部仍驻小安子，不准后移。师长随时到第一线督战。

二、第一八〇师所占沂河东岸之村庄，全部放弃，将兵力撤回河西；第三十九旅祁光远部，应以第七一五团刘照华部占领诸葛城，以火力严密封锁苗家庄之敌，使其不能再向外扩展；第七一七团艾明纲部，占领诸葛城村东、沂河西岸的洪福寺，对钓鱼台、苗家庄之敌，不停顿地给以火力侧击，并沿河占领阵地，以防沙岭子之敌再渡河西犯；第二十六旅撤回的部队集结于邵双湖以北，随时准备策应第三十八师对刘家湖方面之敌的作战，并对苗家庄之敌，严加戒备，防其西犯。军部仍驻朱潘。第一八〇师师部驻邵双湖，无命令，不准稍有移动。

部署停当后，各部分迅速动作，很快就与敌人交火，整个沂河西岸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一场自战役开始以来最为惨烈的战斗在茶叶山、刘家湖、苗家庄等地展开。

茶叶山是沂河西岸第五十九军左翼阵地的制高点，为临沂城北之屏障，是日军争夺的中心。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抵临沂后，即派一团固守。16日上午，在敌炮火的猛烈轰击下，茶叶山失守。日军占领茶叶山后，遂在山脚下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第一道防线；半山腰的一座小庙是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山顶是一个大堡垒，敌有一个中队驻守，形成易守难攻的局面。黄昏时分，第一一四旅第二二七团向茶叶山发起攻击。团长杨干三先命令野炮、迫击炮向半山腰的小庙集中轰击，然后转向山顶开炮，用以钳制山腰、山顶的敌人。与此同时，部队即向山脚之敌阵地猛扑。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继而，炮火又猛烈压向山顶，趁敌无法还手之际，将小庙拿下。然而该团立足未稳，敌即发起反击，双方虽僵持良久，但终因敌火力过猛而被迫退出阵地，小庙得而复失。第二二七团也伤亡惨重。张自忠遂令第二二七团暂时放弃此地，转向刘家湖方面参加战斗。

刘家湖位于茶叶山东南方向，是日军渡河后进击茶叶山的必经之路，也是与茶叶山互为拱卫之一隅，故敌必夺之。16日，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在刘家湖村外与敌争夺了整整一天。黄昏时，敌突入村内，占领了村子的东半部，我仍据守西半部。村中有一大水塘，方圆数亩，水深一米。双方在水塘两面互相射击，相持不下。入夜时分，旅长董升堂又将第二二七团投入战斗，双方互有进退，阵地几经易手，水塘两侧积尸数百具。



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军

大、小苗家庄又位于刘家湖以南的沂河西岸岸边。当茶叶山、刘家湖激战之时，日军集结了两个混成联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的兵力，强渡沂河，占据了大、小苗家庄，并逼向我第三十八师右侧背。张自忠得报后，立即令第一八〇师第二十六旅第七一五团由诸葛城向大、小苗家庄出动，务必将该敌歼灭于沂河西岸。他还亲自写信给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略谓：由苗家渡河之敌，对正面茶叶山、刘家湖一带作战的第三十八师威胁很大，不容忽视。苗家庄为双方必争之地，应全力以赴，务望不顾一切牺牲，倾全力将该处敌军迅速消灭。接信后。张宗衡亲赴诸葛城督战，命第七一五团向大、小苗家庄进攻。该团分三路向敌迂回接近，16日中午12时发起冲锋，激战20分钟，将敌阵地突破，尔后敌我进行白刃肉搏达1小时之久，终于占领了大苗家庄，将敌压缩在小苗家庄及沂河岸边。

与此同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也于16日拂晓在河东开始攻击沙埠岭、大小张家寨子、尤庄、东西水湖崖等地。激战数小时，敌不支向北退去，遂将各村占领，并继续朝东张屯方向跟踪追击敌人。

激烈的厮杀使第五十九军伤亡惨重。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第三十八师伤亡近4000人，第一八〇师也伤亡2000余人。全军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中，营长伤亡1/3，连、排长则全部易人。由于第五十九军伤亡过重，随军作战的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建议该军撤出战斗，加以整补。可此时激战犹酣，张自忠不甘后撤，要求再坚持一天一夜。经李宗仁同意后，他速将师长黄维纲、刘振三召来军部，当面说明敌我情况。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随后，即下达命令：

一、3月17日，军、师所有山炮、野炮及重迫击炮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带上所有炮弹，听候第一线指挥官命令，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倾向敌阵。

二、军部仍在原地，由副军长担任指挥。

三、第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带领预备队，到刘家湖第一线指挥，限令黄昏前将所有炮弹发射完毕，然后规定好夜战的暗号，命令一线部队一齐出击。

四、第一八〇师刘振三师长和祁光远旅长亲到诸葛城一线指挥，将所有炮弹射完之后，即令第七一五团全团向苗家庄之敌攻击。

**五、第二十六旅张宗衡旅长率全旅在刘家湖、苗家庄之间及时策应两师作战。**

命令下达后，两师按时完成出击准备。

入夜之后，炮火连天，枪声大作，第五十九军全部出动，饿虎扑食般地向茶叶山、刘家湖、小苗家庄、船流、崖头等十多个村庄同时扑去。

第一一四旅第二二七团主攻茶叶山，炮火扫过之后，第二二七团实行强攻，将茶叶山拿下，但敌人打得也很灵活，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多次向我阵地反扑，并攻占了茶叶山的一个高地。第二营营长冉德明遂带领全营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成纵队向高地突击；同时，第三营营长陆文龙也带领全营包抄敌人左侧背。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终感不支，朝白塔方向退去，我军完全克复茶叶山。此次战斗中，第二营营长冉德明阵亡，第一营营长刘同福、第三营营长陆文龙均负伤，各连、排长伤亡2/3，士兵伤亡过半。与此同时，第一一三旅的第二二五团和第二二六团也与敌激战后，收复了茶叶山以左的山地。

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主攻刘家湖，战斗更为激烈。刘家湖是日军的补给点，存储军用物资甚多，敌以有力部队守卫。但敌很轻视我军，夜间只派游动岗哨，其余人则蒙头大睡。入夜时分，第二二八团团长刘文修先派一侦察排潜入村内，破坏交通，袭击敌指挥部，另以一营担任主攻。当我军向村内猛扑时，敌军猝不及防，乱成一片，纷纷退集村子北部的炮楼里负隅顽抗。双方僵持，互有进退，刘家湖曾4次易手，师部又调来一团增援，在迫击炮、手榴弹的集中轰击下，敌人被逼到村西北角的一个院落里，刘文修将两团兵力集结起来，一齐朝院落扑去，终将敌人大部消灭，少数残敌逃往汤头，丢下400多具尸体。

第一八〇师第七一五团主攻苗家庄。第七一五团团长刘照华以第一营孙瑞芳部、第三营陈芳芝部为主攻部队。攻击开始后，在村外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战。我军个个奋勇当先，将敌压迫到村内，逐屋争夺，白刃肉搏。村内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直至午夜，敌方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据查，敌遗尸近200具，按以往习惯，日军在战场上遗尸极少，即使不能运走，也要割取战死者的一个手指或一只耳朵，回去交给他们的亲属。但这次战斗，敌连割掉他们战死者一个手指、一只耳朵都来不及，即仓皇逃命去了，可见战斗之激烈及我军之凶猛。

在沙岭、大太平、崖头、船流、凤仪官庄等处，一幅激战肉搏、你拼我杀的场景在同时上演着。我军浩然正气，敌军狼狈而逃，各个村庄，逐一收复。

同时，第四十军被第五十九军的猛烈攻势所鼓舞，也向敌之侧背发起进攻，夺取敌后方兵站尤庄子。固守九曲店之补充团亦发动攻势，猛击敌群。敌因主力已被击溃，无心恋战，纷纷逃遁，我方乘胜追击，斩获颇多。

至此，中国军队将进犯临沂的日军全部击溃，残敌仓皇向汤头、莒县方向逃窜。

蒋介石闻悉临沂大胜，立即于17日夜致电祝捷。电曰：

**即到。徐州李长官、临沂庞军团长、张军长：勉密。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之歼敌新记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中〇。17·11。令一元。**

从18日起，我军乘胜追击，目标是将退守汤头之敌围而歼之。汤头在临沂城北25公里，为通莒县之大道。为此，第五十九军东渡沂河，以第三十八师为左翼，占领袁家庄，绕至前湖崖，从北侧包围汤头之敌；以第一八〇师为右翼，攻取汤佛崖，占领李家五湖，从南面包围汤头之敌。同时，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也由东、西水湖崖一带向北进至书家庄一线，并以一部向敌之后方贾家庄一带迂回，从东侧包抄汤头之敌。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陷入重围，成瓮中之鳖。正待我两军协力，下手捉鳖之时，20日晚12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突然来电，命令第五十九军停止攻击，着留一旅归

庞炳勋指挥，拒止临沂以北之敌，余即开赴费县，用于攻击矾谷师团之左侧背，策应台儿庄正面作战。面对到手的猎物，张自忠好不惋惜，只好留下第一一二旅协同庞军守城，主力部队于21日午后5时冒雨向费县开进。

至此，临沂序战即告结束。

此次临沂作战，歼敌3000余人，板垣师团第九旅团第十一联队队长野裕一郎大佐、第三大队长牟田中佐及第九中队长中村等人被击毙。它斩断了华北日军的左臂，造成了矾谷师团孤军深入的态势，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李宗仁指出：“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矾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矾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

临沂战役不仅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也发生了重大影响。1938年3月21日，《大公报》社评《临沂之战》指出：“八一三以来，我们军队得到世界不少的赞扬。特别如上海三个月的勇敢战斗，如南口之役，如平型关之役、如淮上之役，此外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局部胜利。但在去冬，大家自信心还不够，虽勇敢牺牲，但不能免于悲观心理。”这是由于“有不易克服的一种观念，是因为火力悬殊之故，我们只能牺牲，只能拼命，而不容易胜利。这些观念，到现在确实推翻了。这就是临沂胜利的最大收获”。“板垣是日阀少壮派的领袖，是关东军的灵魂，是中国最凶猛的敌人。但此次战争，我们确实把它击破击走，消灭其劲旅几千”。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只要决心，只要运用得宜，尽可以消灭敌军的精锐，换言之，火力纵然悬殊，但依然可以消灭他，可以战胜他。”“我们并不铺张这一胜利的效果，但确实相信这个胜利，更增加了全国将士的自信心。有这一胜利，就可能有无数胜利。”

3月20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获悉临沂大捷，十分欣慰，兴奋之余，当即以《临沂大胜》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喜悦和祝贺之情。

3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以临沂告捷，通令勗勉前线各军将士努力作战，令曰：

**津浦北段，临沂之役，为开战以来不可多得之胜利，正面之敌受我主力军团反击，敌已顿挫，即可歼灭，望各励所部努力。**

3月30日，国民政府以张自忠在临沂树立奇功，明令撤销撤职查办处分，令谓：

**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具军事委员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奇功，拟请撤销前令，以资鼓励等情。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应准撤销，用昭，此令。**

### 再战临沂

正当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向费县疾进时，身后的临沂战局又趋紧张。

板垣在侦知张自忠部已开往费县的消息后，心中大喜，忙纠集片野第十一联队、长野二十一联队、大场第四十二联队及骑兵、炮兵各队约4000多人，朝临沂卷土重来。几天来，敌机轮番轰炸，重炮竟日射击。3月23日，日军竟推进到距临沂城仅十数里之遥的埠前店、三官庙一带。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虽节节抵抗，奋力拼杀，但终因损兵折将而渐感不支。同日，庞炳勋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报：

**限即到。武昌委员长蒋、何部长：勉密。（一）敌自攻击以来，陆续增加，现至四千余。（据莒县游击队报告，在夏庄亲见敌汽车马日48、养日32辆，俱载新来士兵南进增援。）炮火昼夜不停，往复突击，肉搏多次。我师旅长躬在阵地，督饬指挥，战斗之烈空前，毙敌无算。我伤亡惨重，仅现剩有战斗兵计一一五旅全旅五六百人，**

一一七旅八百余人，补充团亦七百，其余尚在调查，本日已将军特务营（加入瞬时即牺牲一全连）、学生队等，均加入阵线，现军师部即一连之预备队亦无，再所有轻重火器被敌炮毁及箱子损坏者，已逾半数。现正激战中。（二）取军前摧破敌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义而奋斗，全体官兵，抗战精神始终贯注，死而无怨。盖自北伐十余年以来，革命素志，如愿以偿。惟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实力，揆之现势，临沂城危急万分。庞炳勋。23.24。参。印。

此时，台儿庄大战也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临沂如若不保，战役全局必遭影响，于是李宗仁于23日中午急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全部开赴临沂，协力庞军肃清临沂以北之敌。

接电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原路折回。此时日军已渗透到回援路上，他指挥部队一路奔杀，于24日晨到达临沂城北的南曲坊、十里铺、角沂庄、八里屯、大小岭、南北道、红埠寺、东西墩、古城（城西）一带安营扎寨。

征尘未落，张自忠便偕随从急匆匆赶往临沂城内，与庞炳勋会商作战计划。当他踏入第四十军军部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忙乱景象，卫兵们正在收拾行囊，床上的铺盖也已捆扎成卷。毕竟是故有纠葛，对张自忠能否再次前来相救，庞炳勋心不托底。当望见张自忠一行走进屋来，他真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苍忧老弟，真难为你了。要是你不回来，第四十军必全军覆没，临沂城也势所难保。”张自忠一番抚慰后，双方便商定商讨作战计划。

对于这仗该如何打，张自忠在回援路上已有盘算。此役较之前役，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敌援军已到，兵力得到补充，且其行动属败走后的反扑，报复心理必驱使它更加气势汹汹。而我军则元气大伤，此役距前役仅隔数日，兵力不可能得到补充。眼下，敌不仅已占领了临沂城北的刘家湖、邵双湖等要地，而且一路向沂河东岸的桃园、三官庙进攻；另一路则由临沂城北的南曲坊、朱郭向毛家庄、西北园进逼，对临沂城形成了从东、西两侧夹击之势。第四十军兵力不敷抵抗，被迫缩短战线，目前



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军

只勉强距临沂城仅有咫尺之遥的九曲店、小李家庄、石埠岭、黄山之线。如此危势之下，若以我残破之军固守城垣，或第五十九军接防第四十军继续实行正面抵御，均非上策；马上发动攻势，也为时已晚，准备不及。就眼下而言，最好的办法是第五十九军逼敌侧背，肃清河西，站稳脚跟，建立阵地。此举既可避免敌绕道河西南下台儿庄，又可引敌回攻，以解临沂之围，届时我再转入攻势，予敌重创。不料，当张自忠将这一设想提出之后，庞炳勋却两眼恍惚，神情愕然，心想：张自忠这不是要保全自己而不肯全力相救吗！他两眼红肿，涕泗交流，近似哀求地对张自忠说：“苍忧老弟，我的队伍已经拼得差不多了，这你是知道的。贵部若不接城防，也不取攻势，那我只有全军覆没了。请老弟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你的恩德，于公于私，我当永志不忘！”他唯恐张自忠不允，于3月24日还打电报给蒋介石：

特急。武昌委员长蒋：中密。取军伤亡情形，于23、24电陈，苦战月余，疲惫已极，官兵牺牲，武器损失，均甚奇重。取本革命军人并不气馁，乃实无战斗，请令五九军先接取军现在防线，以固临沂。否则，出击尚未成功，而城垣不守，前功尽弃，影响战局。即取自问殊无以对国家及牺牲之官兵，现督励残部，誓死扼守，仍在激战中。伏请迅予定夺示遵。庞炳勋，24.09。参。印。

望着庞炳勋那张憔悴的老脸和红肿的双眼，想想一个月来，第四十军也确实是战得兵损将稀，难怪他如此这般不依不饶，苦苦哀求。一丝怜悯和同情不由得在张自忠这个山东硬汉的心中隐隐缠绕。于是他断然改变了主张，尽管条件极为不利，也要全力发动进攻，二解临沂之围。

由于条件极为不利，二战临沂显然不似前次那样得心应手。敌层层增援，多路进攻，致使战火此伏彼起，战场左转右移。

先是古城战火纷飞。

两军会商之后，张自忠马上制定了作战计划。鉴于敌之主力在沂河东岸，拟以一部推进于临沂以东（即沂河东岸）协力庞军作战，而第五十九军主力则展开于临沂城北、沂河西岸的明坡、古城（城北）一线，将当面之敌肃清后，再行右旋回，渡河包围沂河东岸之敌而歼灭之。据此方案，24日晚，张自忠下达如下命令：

一、第三十八师即于本夜驱逐古城村以北之敌，便衣队于明早拂晓推进古城村、明坡一带，并以一团对亭子头、各太平一带之敌袭击。

二、第一八〇师即以一团，于明早3时推进临沂以东之马家湖、义和庄一带，对刘黑墩、翟庄、杨家岭、坡埠佯攻，余集结待命。

三、特务团（欠炮兵）随军部位于古城。

命令下达后，当晚各部便分别开始动作。

是夜，第三十八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东、西明坡及古城之敌发动了突然袭击。敌猝不及防，阵脚大乱，我不发一弹，挥刃冲杀。敌军慌乱，被砍杀甚众。于25日晨，即将古城一带占领。但敌增援部队很快就赶到，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大批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将古城村三面包围，发起了猛烈的反攻，第三十八师奋起反击，凭屋据垣节节抵抗。张自忠将集结待命的第一八〇师也逐次增援到古城战场，激战终日，才将反攻之敌击退。此时，适逢庞炳勋第四十军阵地告急，为确保临沂，张自忠急令第三十八师抽调三个团的兵力，于25日晚8时分别自七沟、朱高强渡沂河，向临沂东北的三官庙、桃园、独树头一线的敌军发起进攻，以解庞军之围。而古城方面，敌趁我抽兵他调之机又发起反扑。激战三个小时之后，敌抢占了寨西的两个大院，其中一个院子里堆满了高粱和谷子的秸秆，我军官兵即将整捆的秫秸点上火，投向院内，继而又将抛弹筒和手榴弹投将进去，顿时院内大火熊熊。士兵们趁势将院墙推倒，发起冲锋。敌见势不妙，仓皇溃逃。随后，张自忠将军部移至古城，指挥部队

继续对敌实施攻击。

继而桃园争夺激烈。

再说沂河东岸，敌用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向九曲店、赵家庄、褚家庄、小李家庄之线数次突击。第四十军竭力抵抗，但伤亡惨重，情况相当危急。恰逢此时，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的三个团前来增援，攻三官庙、桃园、独树头一线，抄袭敌背。于26日上午攻克桃园，复南下向三官庙进攻。但三官庙第四十军原筑工事甚坚，现反为敌所利用，故久攻不克，损失奇重。这时，敌又调大批援军由身后独树头压迫而来，并集中炮火向我袭击，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浴血奋战，伤亡殆尽。同时敌飞机4架，重炮数门，向我桃园猛烈轰炸，阵地均被击毁。桃园部队弹尽援绝，白刃格斗，大部壮烈牺牲，不得已于26日晚复撤至沂河西岸。此役虽使临沂之围得解，第三十八师渡河的三个团却伤亡2000之众。

此时，整个战局更加紧急：敌步兵、炮兵三四千人，西渡沂河向第五十九军左翼运动，已到达临沂以北地区；新由高密增援而来的敌铃木联队亦渡河西进，先头部队已到达义堂集附近；同时，在临（临沂）费（费县）公路距临沂20里处又发现敌军千余，临沂城现已在敌炮有效射程之内。而我第四十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临沂局面主要靠第五十九军支撑，但也因苦战经旬，伤亡过半。此种敌我力量对比，我方若不增派援军，临沂恐再难守。26日晚，张、庞再度紧急会商，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将情况告知李宗仁。李宗仁闻报后，立即派缪激流第五十七军第三三三旅王肇治部火速增援，归庞炳勋指挥；派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骑兵团李之山部亦行前往，归张自忠指挥，限两日内赶到。两日后，又派周岳第七十五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增援临沂。

再则小岭喋血抗战。

27日早7时，集结于义堂集附近的敌铃木联队，兵分三路向第五十九军发起进攻：一路由二十里铺、大岭向我小岭攻击，一路经由响河屯攻我南沙埠，一路经城后攻我古城（临沂城西之古城）。其中尤以小岭方面战斗最为激烈。敌派飞机6架，往复盘旋轰炸，村中房屋全被炸毁，浓烟滚滚，火焰烈烈。第三十八师守军因无所依据，阵地曾一度失陷，但敌立足未稳，阵地旋复夺回。于是敌之攻势更加猛烈，第三十八师守军大部伤亡。眼看阵地又将不守，师长黄维纲不得不向张自忠请援，张自忠说：“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时，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我已命令第一八〇师派一个团，支援第一一二旅方面作战，不久即可到达。”黄维纲焦急地回答说：“问题是正面部队有顶不住的样子。眼下这里实在无人可调了！”张自忠这个从不示弱的硬汉，一听此言，怒火中烧：“没有人了怎么还在说话！”黄维纲听罢，二话没说，放下话筒就奔第一线督战。可张自忠话虽这么说，他也深知黄维纲的为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轻易求援的。于是放下话筒后，便立即亲率保卫军部的手枪营和第六七六团第二营前往赴援。到达前线后，他登上南道、北道的小高地，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这时，敌军似乎有所察觉，连珠般的炮弹射来，在他周围纷纷爆炸。可再看他，似钢浇铁铸一般纹丝不动。这等沉着立即使军心大稳。通过观察，他发现了敌军的破绽：其左翼攻势猛烈，右翼则火力较弱。他命令一部对左翼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另一部组成敢死队，对敌之右翼发动袭击。身佩大刀的死队队员个个膀大腰圆，刀法娴熟。朦胧夜色中，他们由小岭村后秘密绕至敌后背，敌全然不察。突然间，神兵似从天降，敢死队大刀抡圆，寒光闪闪，敌身首异处，人仰马翻，幸存者失魂落魄，四下逃窜。此时，正面守军趁机大举反击，日军全线崩溃，落荒而逃。

28日晨6时，日军又增步兵千余、炮十二三门，共约步兵4000余人，炮20余门，向小岭、南沙埠、古城之线发动了更加猛烈的反扑。这对于已是师劳兵疲，伤亡惨重

的第五十九军来说，几乎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但哀兵不倒，虽死后生，全体官兵喋血抗战，前仆后继，战事之激烈为空前所未有。各处守军虽都有大批壮烈之牺牲，但也毙敌甚众，遗尸遍野。激战竟日，我阵地竟岿然不动。为顶住强敌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张自忠给第一八〇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下达手令：

一、今夜援军准到，务望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这个时期就是最后五分钟，我弟之能苦撑极所深知。按前几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这两天经过如此之拼命，实在不能不为国家团体感佩。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二、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

三、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战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

然而，第五十九军苦撑至入夜，仍不见援军赶来，日军则源源增兵，攻势不减。少兵临大敌使四面阵地八方告急。张自忠把能抽调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仍不敷应付。他使出浑身解数，持刀跃马，往来督战，见第二二四团第三营连长贺某欲临阵脱逃，当即处死路旁。

鉴于第五十九军防守正面过宽，兵力分散，张自忠当机立断，下令收缩战线，于午夜转移至临沂西北的七得、前后十里铺、前后岗头、道沟之线占领新阵地，以同第四十军东、西呼应，拱卫临沂城。

最后岗头击退顽敌。

日军第五师团被阻临沂之际，正是台儿庄方面第十师团吃紧待援之时，因此，对临沂久攻不克的板垣岂肯善罢甘休？29日一早，便又朝第五十九军这颗硬钉子碰来，韦家屯、前后岗头一线均炮火连天，敌兵如麻。守军虽是疲惫之旅，但复仇心切，其中仅东西钦宿之地，便几出几入，阵地不让敌人半分。战至中午，敌弃尸五六百具，仍无进展。

随后，敌改变策略，将兵力转移集中，专攻前后岗头之一点。守军自午至酉坚忍苦撑，敌两度侵入均被击退。3月29日，张自忠在给李宗仁的电报中表示：

职军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正当守军殊死苦战的时候，传来了援军已到的消息，疲惫已极的官兵，精神立即大振，斗志又奇迹般地抖擞了起来。

原来，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王肇治部于29日晨到达东高都，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李之山骑兵团也于午后到达胡子峪。拟议中要来增援的第七十五军第一三九师，因师长黄光华为保存实力而踟躅途上，战区将其撤职查办，第一三九师也折赴台儿庄作战，不再前来。不过上述两部增援而来，也足以使守军精神振奋。张自忠趁势发布命令：第五十九军全线出击。全体官兵又似下山猛虎、出水蛟龙般地朝敌扑去。敌也因连战疲乏，惶惧困惫，终于阵线动摇，力不能支，向东北方向逃遁而去。继而，张自忠作了全面反攻的部署：

各部即分别向该敌跟踪追击。并令缪军之王旅（第五十七军之三三三旅）明早沿沭河，汤军之骑兵团向艾山、义堂集一带分途追击。

可是，正在张自忠紧张地筹划明晨的反攻行动时，不想战局发生了变化；因台儿庄方面濼谷支队战况吃紧，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令第五师团火速前往救援。于是板垣马上停止了对临沂的进攻，除留下两个步兵大队外，当夜便拉着主力（4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开往西南。留下的两个大队也在我守军的追击下向汤头退去。

于是，二战临沂也因此而告一段落。

### 三战临沂

板垣在接到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命令之后，于3月30日亲自到汤头指挥作战；同时，坂本支队西渡沂河，经临沂西北的义堂集、向城附近的风落、秋湖、艾曲，于4月1日进入兰陵。显然，第五师团的任务除待机夺取临沂外，战斗重心已移向台儿庄方面。这一突如其来的敌情变化，不仅张自忠毫无察觉，就是第五战区也并不知晓。但蒋介石对此却多有责备，电谴张自忠说，临沂之敌南窜系第五十九军纵敌，并说此为“该军之耻”。张自忠颇感不快，认为蒋不解实情，责之过深。还是李宗仁从中转圜，于4月3日打电报给蒋介石，委婉地替张自忠作了解释：

武昌委员长蒋：中密。张自忠两次保全临沂，牺牲颇大。敌急之余，未能扼敌迂回西进，诚为美中不足。已饬其努力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补给矣。职李宗仁。03、20。参一。印。

所以，在台儿庄决战期间，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的任务主要就是扼守临沂，阻断日军的补给与增援。

第五战区作如此决断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板垣在发给已经到达台儿庄地区的坂本支队的命令中说：支队迅速歼灭当面之敌后，应即转进攻下沂州。

在此之前，他一方面以一部兵力向我临沂守城部队频频发动攻势；另一方面是通过汤头、义堂集、向城、兰陵一线向台儿庄输送辎重与援军。此时，板垣正坐镇汤头，扼守义堂集、艾山一带，以保其交通线之安全。而眼下我张、庞守军均苦战月余，精疲力竭，既不得休整，后又援无继，再遇强敌，实乃心有余而力不足。故三战临沂的前期，我守军一面扼守临沂，一面取分路游击的形式，骚扰、破坏敌之交通线；后期得援军接济，则在朱陈、向城等地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阻击战。

从4月2日起，日军就向我临沂阵地屡屡发起进攻。

2日晨7时，日军40余辆汽车满载敌兵到达汤头，午前10时，又有自蒙阴南下而来之敌约500人到达费县附近的上冶地区，其势似再度进犯临沂。张自忠闻讯后，立即命游击队前往截击，同时令主力部队严阵以待。

午后1时，战区司令部来电，令第五十九军以主力固守临沂附近原阵地，同时抽调部队，一路向临沂、沂水间，一路向蒙阴、费县间游击。张自忠遂令第三十八师派部赴临朐、沂水一带，第一八〇师派部赴新泰、蒙阴一带伏击敌人。

3日下午，敌由沙埠庄向我阵地进犯，我守军防守反击，将敌击退，第三十八师乘势攻占丈埠屯。

入夜，敌又调大部，分由化沂庄、乾沂庄向我阵地发起猛攻。张自忠也调集有力部队，由姜庄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不支退去。随后敌便对该村进行了报复性袭击，一时间火焰弥漫，全村火毁。

4日，敌更集中炮火和装甲车多辆，掩护步兵四五百名，分由乾沂庄、化沂庄猛攻我角沂庄、砚台岭。我疲惫之师，苦苦坚持，终使敌不逞。

由于对我正面阵地屡攻不克，5日晨，敌转变了方向，向我阵地侧翼的房家庄发动攻击，并以大部围攻我古城、城前等村。此处我只有警戒部队，势单力薄，但守军不畏强敌，竭力抵抗，激战至午，房家庄所有民房悉被炸毁，我守军无所依据，敌即乘势冲入我阵地。同时古城（城西）、城前亦陷敌手。我守军被迫撤至西墩阵地。

日军在对我临沂阵地发动进攻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由义堂集一带向台儿庄方面运送辎重和援军。为此，战区司令部于4月4日电告第五十九军，必须前往阻断敌之接济。这对张自忠来说，实在又是一桩难事。以残破之旅据守临沂就已经使他捉襟

见肘，再担此任就更使他难顾东西，他着实感到十分为难。然而他毕竟久经沙场，对战区意图颇有领悟。此时台儿庄我军正准备与日军一决雌雄，敌接济之路能否阻断，将关系到台儿庄胜负及战局前途。因此，尽管囊中羞涩，他还是十分认真，当即调第一八〇师一个团游击胡子峪，第三十八师一个团游击乔家湖。5日晚，第三十八师游击队就在乔家湖遇敌辎重汽车百余辆及掩护部队200余人，当即给予迎头痛击，结果击毙敌人数十名，辎重车辆被我游击队焚毁六七十辆；第一八〇师游击队在芦家湖一带将敌十余辆辎重汽车击毁焚烧。

此前一日（即4日）晚，接战区长官部通知：台儿庄之敌正向东北溃退。张自忠马上指令第一八〇师主力前往堵截，其原防务交由第三十八师接替。

正当第五十九军左右开弓之时，日军突犯朱陈，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朱陈争夺战。4月5日下午，由艾山方面开来的三四百名日军突然窜入朱陈，旋即全部占领。朱陈为临沂西南之重镇，朱陈若失便直接威胁临沂安全，所以一时颇为紧张。张自忠急忙调兵遣将，开赴朱陈；据守临沂城的庞炳勋也派出工兵营和学兵营前往迎击。至晚八九时，朱陈已被张、庞两军包围。6日清晨，双方枪炮之声络绎不绝，朱陈之敌尚欲突破我军包围，向距临沂城更近的湖南崖、湖西崖、王庄进击。激战竟日，上述各地均被我收复，敌无奈又退回朱陈寨内。

此时，由晋南开来的姚景川骑兵第十三旅到达临沂，张自忠除派一部向敌后方搜索，破坏交通、扰敌运输外，将其主力用于对付朱陈之敌。8日，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吴良琛部也开到临沂战场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也将该部用于解决朱陈之敌。但日军也于同日派来增援部队，双方力量均得到加强，因而仍处于对峙状态。

9日，朱陈之敌企图向西南运动。张自忠令第十三师、第一八〇师和骑兵第十三旅，各以一部分别于黄土堰、小沙埠、马姑屯、陆庄、磊石一带地区截击，激战后，敌仍缩回朱陈。

为彻底解决朱陈之敌，张自忠重新作了部署：

一、第三十八师于明早3时以主力固守原阵地，以一部佯攻，以有力之一部在城前、东石埠截击败退之敌，并阻止敌之增援。

二、第十三师附骑兵一团，于明早3时以主力攻朱陈，以一部攻黄土堰。

三、第一八〇师于明早3时，以一部协力第十三师攻击朱陈，以主力攻击朱陈西北之敌，务截断敌之归路。

四、骑兵十三旅（欠一团）于明早3时以一部进击芦家湖方面，对艾山西北极力扰乱破坏，以一部进击南曲坊、大枣沟头一带，努力破坏敌后方交通，并袭击其增运部队。

10日凌晨3时，第十三师主力由山南头、王庄，一部由焦沂庄、黄土堰、庙山向朱陈发起了攻击。我军先以炮火向寨内猛射，继而向寨敌逼近，并有一部官兵爬上围寨。但敌火力炽盛，爬上围寨之官兵均壮烈牺牲。这时，从艾山方面又开来增援之敌，占据了黄土堰。第十三师又需抽调一团兵力攻来援之敌侧背。方激战竟日，虽将黄土堰、庙山等处收回，但敌却全部退集朱陈。

11日凌晨3时，第十三师、第一八〇师再举进攻朱陈之敌，敌则恃高厚之寨墙及炽盛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先以敢死队强登围寨，续以大部向围寨猛扑，经前仆后继，我官兵终有一部爬入寨内，但因联络中断，进入寨内之官兵伤亡过重，复行退出，致使功败垂成。

在此后的十来天内，我军又对朱陈发动过多次进攻，虽然使敌无法越雷池半步，但我疲劳之师也久攻未果。

朱陈之役激战犹酣之际，临（临沂）台（台儿庄）公路上的向城烽烟又起。

向城是日军后方补给线上的重镇。自3月底坂本支队南下台儿庄之后，日军一直派有守备队在这里驻守。4月3日，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补给”的命令，即派部前往包围攻击，一度使敌陷于危殆。但4月11日，到达义堂集的日军第四十一联队派出林田支队（以第一大队为基干）向向城增援。于是向城战局又趋紧张。张自忠派骑兵第十三旅第一、三两团前往截击，与步炮联合之敌六七百人遭遇于薛南。一番厮杀后，敌招架不住，朝降香台、贾庄方向逃去。

但敌并不甘心，13日晨，以步兵500名，骑兵百余、重炮4门、三轮摩托车五六十辆的更大规模，由北面卷土重来，向大仲村开进。张自忠又立即派骑兵第十三旅第二团赶赴大仲村一带迎击敌人。该敌大有志在增援向城之势，接二连三地向我发起突击。我骑兵团更是具有老夫在此、莫轻言过关的气势，于是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激战中，双方都有相当伤亡。午后，我骑兵团终将大秦庄一带高地占领，将敌南下向城之路阻断。同时，第二十军团的骑兵团也将肖陵、东柞一带高地、第七十七团高营将降香台一带高地占领，与大秦庄高地相拱卫。

14日晨，敌林田支队动用了所有火炮，向我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我截击部队严守阵地，分毫不让，战斗呈胶着状态，持续竟日，敌终因火力优势渐占上风，趁我截击部队不及抵抗之际，越过大仲村，与向城之敌取得联系并给予了补给。在完成了增援补给任务之后，林田支队于次日以7辆装甲车开道，冲破我军对向城的包围，朝东北方向义堂集窜去。张自忠立即派骑兵第十三旅赶赴敌退路上截击，双方遭遇于芦家湖附近。第十三旅前堵后截，敌腹背受创，扔下几十具尸体往北逃遁。第十三旅将敌10辆给养车俱焚毁。

战至4月中旬，整个战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台儿庄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日军受挫后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攻击徐州的作战命令，企图将徐州地区的我军主力全部歼灭。作为徐州战役前的准备，华北日军又重新调整部署，集结部队，组织发动鲁南地区扫灭战。4月14日，第五师团的国崎第九旅团和长野第四十一联队、栗饭原第四十二联队都已经集结到义堂集地区，临时配属第十师团的坂本支队也由峄县东进，4月19日进入向城。临沂战场上呈现出严重敌强我弱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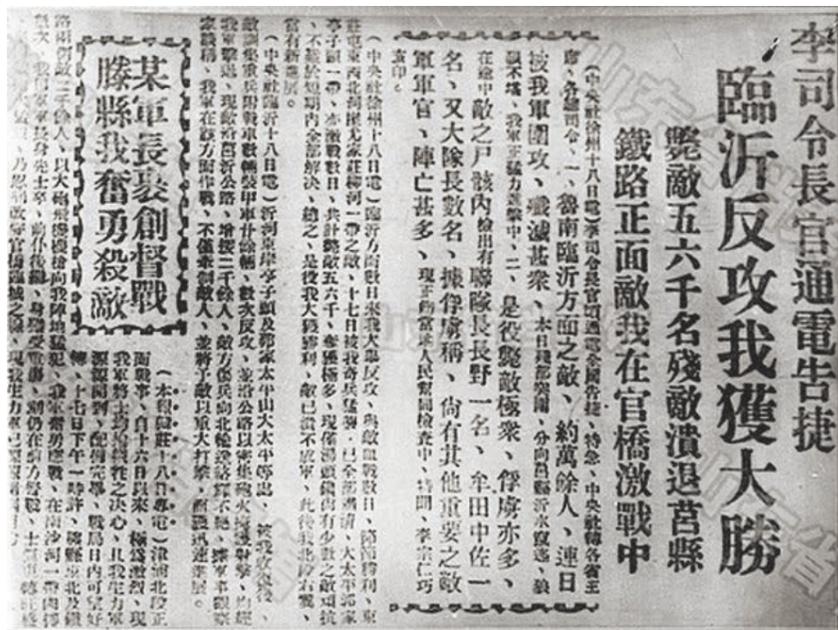
4月14日，板垣下达命令：国崎支队长应立即对沂州（即临沂）附近之敌开始行动，最迟到19日晨须占领并确保该地，然后准备向向城前进。

从16日开始，国崎支队对我临沂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张自忠率领第五十九军及所有援军浴血奋战，拼力抵抗。但敌攻势不减，援军不绝。阻敌3日后，终因连续苦战，孤军困斗，大岭、小岭、西钦宿、水田、林庄等阵地相继失守。19日上午10时30分，敌机用重磅炸弹炸塌了临沂西门的城墙，敌军由此缺口突入城内，使第四十军守北关部队受敌夹击，即撤入城，庞炳勋将守备沂河以东阵地的第二三三团亦飞调入城，由第一一七旅旅长李运通指挥以上两团及军属特务营。但各该部苦战两月，伤亡惨重，战斗力甚微，虽奋勇堵击，而竟被敌占城内北半部及北关西关，并迫攻东关向我守城部队包围。守城部队奋勇抵抗，巷战肉搏，激战中，计伤营长一人，阵亡连长三人及以下官兵600余，约占守城部队十分之六七。庞炳勋奉司令长官电话，令守城部队向城外撤退。夜间12时以后，全部守城部队皆由东门撤出。临沂终于在强敌攻击之下失守。

此期间，蒋介石给张、庞二军打来电报（皓申令——元）：

两军苦战逾月，迭奏肤功，以战机切迫，未能调回休养补充，至为軫念，仰即转谕慰劳，并体念时艰，以最后之努力，完成两军光荣之战绩为要。

4月20日，第五十九军奉第五战区长官电令，以台潍公路为中心，分别对敌游



李宗仁通电临沂告捷

击、截击；21日，第五战区续命第四十军开赴郯城整顿，第五十九军即转风渡口、黄店一带，对敌游击；22日，第五十九军复奉第五战区长官令，转向长城、四户镇方面，保持重点于右翼，夹击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当面之敌。接令后，各部分别向新防地转移。至此，持续近两月之久的临沂战役终告结束。

三战临沂虽然以临沂失守而告终结，但它的重大意义不可抹煞。此期间正值台儿庄决战，张、庞两军据守临沂，牵制了日军第五师团的兵力，阻截了日军的补给与增援，对于保证台儿庄决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所说：临沂守军“前后支持50日之久，俾由台儿庄北上之我军不感侧背之威胁，完成包围敌于附近山地之企图，实徐州会战中最为重要之关键也。”至于临沂失守，从整个中日战争的战略全局和徐州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来看，就如同徐州也最终不守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 梅花上将张自忠

萨 沙

张自忠被称为“梅花上将”是因为他葬于重庆梅花山下。梅花山原名雨台山，1942年，冯玉祥将军书写了“梅花山”并将它刻在石碑上，立于张自忠墓前，并且还亲自在张自忠墓前种植了梅花树，梅花象征我们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不畏艰难的可贵品质。以梅花寓意张自忠，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雨台山亦因之改名梅花山。

## 富家公子要当兵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唐园镇唐园村的一个官宦家庭。张自忠是家中第五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字荅臣，也就是忠诚之臣的意思。张自忠出生的时候，家中极为殷实。张家是唐园村首富，家中有祖上传下来的良田200多亩，还有大量房产和存款，在农村来说是相当的了不起的。

由于家里很有钱，张自忠的父亲张树桂于1899年出钱捐了一个巡检的官职，在江苏省赣榆县就任。巡检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正九品官衔。张树桂是颇有些能力的人，任上几年表现出色，执法公道，深受长官群众好评。于是1905年，张树桂荣升赣榆代理知县，成为一方父母官。

张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张自忠6岁那年就让他上了私塾。到了张自忠10岁的时候，张父在赣榆当官，怕孩子在山东老家无人管教，便将妻儿全部接到赣榆。张自

忠读书倒是一般，只是普通的优等生而已。兄弟姐妹共有10人，张父却对张自忠最为严厉。为什么呢？少年时候张自忠的性格非常强硬悍勇，尤其喜欢武术和打抱不平。在老家临清的时候，张自忠就经常见义勇为，管一些和他压根没关系的事情。

在1905年16岁那年，张自忠就惹出了一件比较大的事。赣榆是个穷县，农村经常闹灾荒，很多流民逃到县城成为职业无赖，依靠敲诈勒索为生。一次张自忠上街的时候，看到一个当地出名的无赖，借口一个卖豆腐的老汉碰脏了他的衣服，要求拿5两银子赔偿。围观路人明知道是无赖找茬，却畏惧于此人身高马大，心狠手辣，没人敢说句公道话。张自忠见状却不服气，仗义执言了几句。无赖见有人管闲事，二话不说，抬手就打，张自忠立即还手。两人扭打成一团，最终有些拳脚功夫的张自忠把无赖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很快传开，老百姓都说知县的公子差点把流氓打死。

张树桂听闻以后，把张自忠喊来骂了一顿，责怪他小小年纪惹是生非。张自忠却说：他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我总不能装看不见吧。

张树桂见儿子不听话，唯恐他在赣榆再惹出事来，就把他送回山东临清老家。没想到，几个月后张树桂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张母带着其余九个孩子也回到老家。

1907年，张自忠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第二年，他考入了新式小学临清高等小学，4年后毕业。在上学期间，张自忠热心帮助班中穷困的同学。张母对儿子非常疼爱，每个学期寄给张自忠学费生活费高达1000到2000元，而当时6元钱就可以在当地雇佣一个月的保姆。没想到，由于张自忠乐于助人，这笔钱往往用不到学期结束就不剩分文。张自忠居然要靠典当衣帽鞋子才有路费回家。一次，张母看到张自忠寒假冒雪回家居然穿着单衣布鞋，惊问棉衣皮鞋去了哪里。张解释后，张母埋怨：帮人是要帮，也不能帮到这种地步。张自忠憨厚的笑道：同学一家孤儿寡母吃不上饭，我实在不忍心。

小学毕业以后，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年底转到老家山东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该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省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张自忠试图由此加入革命。遗憾的是，一年后，袁世凯获得大权，大肆打压革命党。校长丁惟汾被通缉后逃亡，学校的同盟会组织也垮了。

当时已经是1914年，张自忠已经完成了预科三年的学习，马上就要毕业了。不过，此时已经23岁的张自忠却无心继续读书了。张自忠认为，国家需要军队保护，如果没有基本的国防，主权也就无从谈起，国家的振兴自然无望了。在乱世中，只有军人才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力量，也是中兴中国最重要的力量，文人则起不到什么作用。

经过再三思考，张决心投笔从戎，从军救国。张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母亲立即表示反对：儿子啊，从军是贫穷人家干的事，他们用命换饭吃。我们家里这么富裕，你又上过中学，何必走这条路。

张自忠非常坚决，熟知儿子性格的母亲也没有办法。当年，张自忠和村中5个同族青年一起投靠驻今天辽宁省新民县的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师）第二十九协第八十团。团长车震是他们的同乡，还是张自忠三哥（张青山）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老军人车震看到他们6个人，立即皱起眉毛。这6人包括张自忠在内都是富农地主家的孩子，个个细皮嫩肉，一看就是娇生惯养，从没吃过苦的。

车震团长认为，哪怕习惯于艰苦的普通农家孩子当兵，也有三四成吃不了苦半途而废，更别说这些富家公子。只是毕竟是同乡，又是朋友介绍，不好不给面子拒绝他们，车震就让他们暂时留下，让他们参加军队的割麦活动。当时军人还有屯垦的任务，自己种麦自己收割，车震估计他们都受不了割麦的苦活累活脏活，希望他们知难而退。



张自忠全家照

果然，刚刚割了两天，除张自忠外，其他5人都受不了啦。他们满手血泡，腰酸背痛，连床都起不了。一周以后，余5人垂头丧气地向车震请假回家，只有张自忠坚持了下来。

进入部队以后，张自忠和普通士兵一样训练，还做诸如挖壕、修路、扛米、抬煤炭等从来没做过的重活。对于这段艰苦的从军生涯，从张自忠给他七弟的信中可以看出：当兄来新民屯之始，车公（车震）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粱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以故肩肿肤裂，筋骨酸痛，其苦况实有不堪言状者。当兄创重时，肩臂肿溃，不能荷物，同棚中友好，代兄工作，以兄替其写家信也。

张自忠的种种行为都被团长车震看在眼里，车认为张性格刚硬勇猛又有耐力毅力，是个做军人的好材料。1915年初，车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长，将张自忠提拔为旅部参谋，少尉军衔。

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命令部下车震的旅开赴湖南长沙平叛。当时湖南将军汤芑铭将第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陆军第一师，车震任师长。

部队刚到长沙没有多久，就遇上赵恒惕部全面进攻。车震寡不敌众，加上是客军，很快溃败。赵恒惕一个营包围车震师部，张自忠此时正在外面送信，见势不妙，连行李也没来得及拿，只身逃出长沙。车震和师部其他军官则都被俘虏。

### 良禽择木而栖，投身西北军

第一次从军以如此丢脸作为结局，张自忠却没有一蹶不振。回到老家以后，张自忠痛定思痛，认为不能再加入这种旧军阀的烂部队了。在这种部队中，即便个人能力再强，因为整体腐败落后，还是难有作为的。

经过仔细选择，张自忠决定投身于一支当时赫赫有名的部队——第十六混成旅。这个旅不同于其他军阀部队，传说相当有战斗力，旅长就是著名的冯玉祥。车震师长此时也回到临清老家，经过这次耻辱的失败以后，车心灰意冷，决定解甲归田。不

过，车震认为张自忠有大才，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成为军界第一流人物，就亲自带着张到廊坊推荐给冯玉祥。车震和冯玉祥关系非常好，两人还是结拜弟兄，时间是1916年6月。

冯玉祥看到身高1米80、虎背熊腰、气宇轩昂的张自忠后，立即就有了三分好感（冯玉祥喜欢大个子军人），又经过老友车震介绍后，冯将张自忠收下，暂时作为副官使用。几个月后，冯玉祥认为张自忠这个小伙子非常有脑子又勇敢，是个很好的军人，将其列入作战部队担任排长职务。此时张自忠的连长就是后来差点要了他性命的石友三。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还为张自忠改了字。张自忠本来字荃臣，冯玉祥非常讨厌封建军队的那一套，特别讨厌君臣富贵荣泰这些字，将其字改为荃忱。

西北军相比老军阀部队来说，是一支非常有活力的部队。官兵差别较小，军官腐败也不多，部队训练严格，军纪严明，从不扰民。尤其冯玉祥对于军官的提拔，主要是根据他的才能，这为张自忠后来的崛起做了铺垫。

1918年，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训练优秀的低级军官，然后给予他们比较重要的职务。张自忠也进入该团，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学习成绩极为优秀，深受团长鹿钟麟的好评。冯玉祥多年后回忆：在教导团中，他又作了一个标准团员，当时鹿钟麟团长非常夸奖他，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毕业以后，张自忠被提拔为新兵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佟麟阁为第二营营长。随后张自忠又被多次调动，始终担任连长职务。

作为连长，张自忠表现了自己带兵的天赋，他的连的考核成绩始终是整个西北军的前三强，冯玉祥对张自忠很满意。

跟随张自忠多年的董升堂回忆：张自忠同士兵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他练兵的原则：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夜练漆黑头。有一年盛夏，他决定进行全武装（负重40斤）赤脚行军比赛，限定3个小时内往返40里。行军路上，到处是荆棘，一扎着就顺脚流血。那天天气炎热，地面像烙饼干锅一般，上晒下烫，身上背的又重，真比上蒸笼还难受！张自忠也和士兵一样赤脚行军，走不多时，他就走到队伍前面去了。训练结束的时候，他的脚底板早已血迹模糊。因此，部下都信赖他，敬仰他，服从他。

除了练兵严格以外，张自忠对部下军纪要求也很严格。第一次犯错给予警告，第二次就给予禁闭之类处罚，如果屡教不改，就直接打军棍体罚。当时张部有句顺口溜：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子嘴棍打上了。

张自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练兵时候甚至严查士兵害眼病和烂脚。当时部下军官责怪他小题大做，当时医疗条件差，这些小病经常会有。张自忠却说：害眼病就无法瞄准，烂脚了如何行军？我们现在和日寇武器相差太大，如果训练再跟不上，怎么能和他们作战呢？张自忠练兵向来非常严格，不过也是逐步前进的。最初张自忠训练流于书本，被同僚讥笑为绣花枕头部队。张听到这个外号以后没有生气，反而多次根据实战需要调整训练。张自忠由于练兵的出色表现，被提拔为卫队团第三营营长，再升级。

军阀混战连连，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西北军作为直系军阀一份子参战，攻打河南省督军赵倜。在此战最后，张自忠的营被冯玉祥作为杀手锏使用，一举冲垮了赵军最后阵地，张自忠由此立下头功。

此战胜利后，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部队也暂时稳定下来，开始休整。冯玉祥的部队中，营长以上军官可以带着妻儿随军，张自忠也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接入部队。由

于戎马生涯，张和妻儿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只有书信往来。

1922年，冯玉祥开始南苑大练兵，学兵团第一营营长张自忠又大出风头，成绩是全军数一数二。冯玉祥对张自忠喜爱有加，将其提拔为团长，成为高级军官。

张自忠从1916年加入西北军担任排长，到1922年不过6年时间就成为团长，算是升得相当快的了。

## 人善被人欺，遭小人暗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此战中，张自忠率团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拦截吴佩孚的交通兵团对北平发动的反攻。由于张自忠指挥得法，他的卫队旅第一团以极微小的代价全歼交通兵团，大获全胜。

之后，张自忠奉冯玉祥的命令驻守平津重要的枢纽丰台。

丰台当时被英军强行占据，张自忠对于列强并不屈服，面对英军开枪拦阻，果断还击。英军由此被吓出丰台，中国军队收复失土。

1924年10月，第三军庞炳勋团在固城遭到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围攻。

张自忠率领自己的团和另外归属他指挥的一个团赶到以后，发现曹士杰部队已经大胜庞军。张认为曹部士气旺盛，如果此时从正面增援，顶多可以勉强挡住曹军的进攻。想要彻底获胜，应该出奇兵，也就是当曹部杀入城内大部以后，突然出击将他们截成两段。这样一来曹部首尾不能兼顾，只能溃败了。

事实证明张自忠的判断没错，但庞炳勋团却在此战中差点全军覆没。庞对张自忠这种救援方法不满，认为张自忠是为了抢功，不在乎他的死活，庞甚至认为张自忠是想出他的洋相，两人由此结仇。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西北军得到很大扩充，达到6个师规模。张自忠从团长被提拔为旅长，成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下辖三个团。此时他进入西北军也不过才10年时间。

好景不长。1926年，直系和奉系认为冯玉祥趁火打劫，达成谅解，组成讨赤联军大举进攻西北军。西北军即便单挑直系或者奉系也不见得是对手。冯玉祥慌忙宣布下野，赶赴苏联去求援了。

晋绥军领袖阎锡山见西北军就要崩溃，也来占便宜，出动军队从晋北出击，试图切断西北军后路。

鉴于三面受敌，西北军代领袖、五虎上将之首张之江，命令张自忠所在的西路军全线进攻晋北，杀出一条血路来。

阎锡山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他立即率部后撤到山区坚固防线。西路军多次攻击无效，双方相持数月之久。

石友三麾下的孙光前团驻守马邑县。阎锡山发现孙团轻敌松懈，出动主力对马邑发动猛击。孙团大败，仓皇溃逃出马邑。孙团是著名的三姓家奴石友三的嫡系，石又惊又怒。在石友三看来，西北军估计马上就要崩溃，看来要另寻出路。既然要投靠别的主子，石友三手下的兵力多少就很重要。目前石部兵力有限，实际控制的仅有一个旅，倒戈过去估计也只能做个旅长之流。石友三就打上了麾下张自忠旅的主意。

张自忠的部队一向战斗力很强，如果能够抢过去自然如虎添翼，石友三会毫不费力的当一个师长。只是张自忠对冯玉祥相当忠心，对部下恩威并施，深受爱戴，依靠武力进攻或者离间怕是不可能成功。

石友三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诡计，已经揣摩出西路军右翼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也有倒戈的意思，于是对韩诬告：张自忠和阎锡山勾结，在马邑战斗中按兵不动，不

予支援，建议寻机擒获，就地处决。

韩复榘也是非常狡猾的人，自然明白石友三的意思，两人一拍即合，安排了引诱张自忠去军部开会，然后开枪灭口的毒计。

万幸的是，负责送信的石部军官胆子较小，在穿便衣经过张旅关卡时神色慌张，被误认为是阎锡山奸细抓捕。张的军官搜出密信以后，交给张自忠本人。张犹豫再三，打开一看，发现了石友三毒计。当时部下几个团长劝张自忠：我们本来没有反，现在人家逼着我们反，还要杀旅长，干脆我们真的反了，全旅投靠阎锡山去吧！

张自忠却说：我们受冯玉祥总司令的大恩，怎么能拉走他的部队投靠敌人！我亲自找韩复榘军长解释这件事。

几个团长急着说：韩复榘也不是好人，和石友三是一路货色。你现在去韩复榘那里，岂不是把命送到人家手里。您不想做秦桧也不能做岳飞啊，您还是设法躲一躲吧！

张自忠无奈，考虑再三，不愿意拉走冯玉祥的部队，也不愿意坐以待毙，被奸人所害。最终决定，自己带几个副官去阎锡山那里躲避，暂时受阎锡山保护，保住性命再说，等冯玉祥总司令回来再向他解释。

在出发之前，骑兵营营长李兆瑛营自愿率部保护张自忠，于是张就带着这个营脱离部队到了太原。到了太原以后，张自忠拒绝了阎锡山做市长的拉拢，仅仅接受一个参议的空头衔，在阎的一个别墅中隐居。

这边石友三发现张自忠自己逃走，立即出兵吃掉了他的旅。得意之余，石友三却深恐自己的密谋被冯玉祥知道，尤其他的亲笔信还在张自忠手中。焦急之下，石友三又出阴招，派出特工去山东临清老家抓捕张自忠的妻儿，试图以此引诱张出来后杀掉。好在张早就做了准备，让家人暂时躲进天主教堂，随后又化妆赶到太原。石并没有抓住张自忠的家人。由此张自忠和石友三、韩复榘结下大仇。

有意思的是，随后石友三韩复榘双双率部投靠阎锡山，也为所谓抓张自忠这个叛逆做了最好的注解。

几个月后，冯玉祥回国，带来了苏联的大量援助，帮助西北军起死回生。而韩复榘、石友三归属阎锡山以后，阎千方百计想吃掉他们部队，又对他们百般为难。这两人见情况不利，又率领部队脱离晋绥军，回到了西北军麾下。

张自忠也想赶快回到部队。只是，石友三、韩复榘回去之时，已经对冯玉祥大讲张自忠吃里扒外勾结阎锡山。张自忠深知冯玉祥性格刚愎，随意杀人，对叛徒更是毫不留情。他怕冯玉祥听信谗言，一时不敢回去，只将那份石友三的信先送给冯过目。

冯玉祥深明事理，派人向张自忠表示既往不咎。张由此回归西北军。石友三见状又要诡计，派人给张自忠赔罪，说尽好话。张自忠是个实诚人，对此一笑而过。

回到西北军，冯玉祥却还是对张自忠不太信任。冯玉祥名义上将张自忠提拔为第二十五师师长，却同时安排他为郑州警备司令，不允许他参加北伐，只在后方维持治安。



1928年任西北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张自忠

## 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张自忠无奈，只能在郑州继续练兵，把第二十五师练成了西北军全部12个师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北伐结束后，西北军和归属他控制的军阀总兵力扩充到40万之众，成为蒋介石最大的敌人之一。

1929年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巧妙使用政治手段拉走了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师，西北军还没开战就损失了10万大军。冯玉祥震惊之下，又想起张自忠之前也有脱离部队的经历，随即将他的军权全部取消，专任潼关警备司令。

1930年，中原大战之前，冯玉祥赶赴太原要求阎锡山的帮助，却被软禁，五虎上将之一的宋哲元成为代理领袖。由此，张自忠开始转运。

宋哲元和张自忠的关系相当亲密。宋哲元对于张自忠善战善练兵自然非常了解，知道张可堪大用，更重要的是两人非常谈得来。西北军中有文化的军官很少，冯玉祥本人就不识字，庞炳勋、韩复榘之流不过几年私塾程度。宋哲元却是小学老师，是个小知识分子，所以同中学毕业的张自忠非常谈得来。加上宋哲元用人不疑，不像冯玉祥那么多心眼，对张非常信任。

冯玉祥被囚禁以后，宋哲元很快恢复了张自忠的军权，让他继续担任师长职务，率部作战。在稍后的蒋冯战争以及中原大战中，张自忠的师对抗中央军多次获胜，战果累累。1930年5月中旬，张自忠部一夜之间从中央军徐源泉部手中夺回许昌十五里店。6月中旬，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在高贤集打败中央军精锐张治中教导第二师。

但西北军仍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全线溃败之时，高级军官纷纷倒戈或者自立门户。连配属张自忠指挥的梁冠英的第十七旅也脱离部队，投靠蒋介石去了。

张自忠和庞炳勋负责殿后，庞炳勋却暗中接受了蒋介石的拉拢，提供军费允许他自立。作为回报，蒋介石让庞炳勋击溃同时殿后部队的张自忠师，彻底瓦解西北军的防御。庞炳勋倒是知道张自忠的部队战斗力强，没有敢于硬攻，采用了偷袭张部指挥部的办法。好在张自忠命大，他刚刚离开师部10分钟，师部就被庞炳勋的迫击炮击毁。由此，庞炳勋也和张自忠结仇。

此时宋哲元成为西北军的代理领袖，余部仅剩2万多人。这2万多人里面，以张自忠团最为完整，还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枪团大部5000多人。

蒋介石全力拉拢张自忠，派特使带着50万元的支票和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的委托书赶过去。在此危急时刻，张自忠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商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一个团长说：这次中原大战我们联合所有国内反蒋力量决战，尚且输了，我看蒋介石已经坐稳了位子，中国未来就是他掌控。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我们现在这点力量和蒋介石作对岂不是自寻死路，我觉得应该投靠到蒋那边去。

另外一个团长也表示支持：现在我们没了地盘，基本的军费也没有着落。没钱如何养兵？部队迟早也要散了。退一步说我们，至少也暂时到蒋那边去解决目前吃饭问题，保住枪杆子，下面怎么都好办，以后不行再跳出蒋军序列就是了。

这两个团长说法得到大部分军官赞同，不过也有人有意见。

张自忠的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说：我就不同意。蒋介石为人阴险，我们到他手上肯定三天一整两天一编，安插大量蒋军的军官来指挥，让我们靠边站。就算他不这么做，我们作为杂牌军，在他手上还有个好吗，迟早会吃掉我们。

最终，张自忠说：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条，降与不降。这事我听了大家

的意见，自己也郑重考虑过，我的决定是我不能接受蒋介石给我的委任。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做军人的，最要紧的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总司令，这是事实。但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我张自忠不能这样做。这是个气节问题。再说蒋介石虽然给我封了官，可我们毕竟是败军，投到人家那里难保不受人家宰割。你们怕不怕受罪？要是怕受罪，我带不走了，则在这里有钱有官，大家以后不会再跟我受苦；要是不怕 跟着我受罪，咱们就继续留在西北军。大家同不同意？

见张自忠这么说，部下都纷纷表示同意。

1930年10月，张自忠部进入山西，先驻晋城，后移曲沃，宣布继续留在西北军。

西北军代理领袖宋哲元与奉系军阀张学良商讨收编问题，张许诺给宋一个二十九军的番号。与此同时，张学良却在试图离间西北军残部。

张学良派特使赶赴曲沃张自忠处表示，如果张愿意服从东北军指挥，就让张担任二十九军军长，取代宋哲元的职位。对此张自忠也断然拒绝。

总之，张自忠拒绝所有诱惑，坚定的跟着宋哲元。宋哲元对张自忠非常感动！

当时二十九军只有两个师，师长分别是冯治安和张自忠。

之前西北军拥兵40万，现在只剩下二十九军2万多人。

1932年日寇入侵，华北局势紧张，张学良认为二十九军战斗力强于东北军，让他们开赴察哈尔省抵抗日军。在获得察哈尔省地盘以后，二十九军逐步恢复了元气，下辖三个师，张自忠担任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省，二十九军奉蒋介石之命驻守喜峰口。

1934年3月9日，日军与喜峰口外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交火，万部仅仅支持一两天就全线崩溃。二十九军紧急增援，三十七师赵登禹旅一马当前，率先占领喜峰口外高地。不过余部距离喜峰口很远，一时间无法赶到。日军火力和兵力都很强大，单靠赵登禹旅只能支持2到3天。

在后方张家口的宋哲元军长大发雷霆，命令各部立即增援。张自忠率领三十八师从石门连夜急行军160里，于11日赶赴喜峰口的二线阵地。该师一部立即北上，参加了喜峰口最初的血战，二十九军三个师在喜峰口一线血战三个月，最终不敌撤退，但打得很好！

由于三十八师作战出色，当地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爱戴。在三十八师奉命撤退的时候，老百姓都非常悲痛。一个老人还跪倒在张自忠面前，哭道：张师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谁来打鬼子？

张自忠立即将他扶起，也流着泪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你们暂时先去山上避一避鬼子。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回打回来的！

喜峰口会战以后，二十九军名声大振成为著名的抗日名军，张自忠也分享了抗日名将的美名。

## 汉奸阴云

1935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要求河北省境内的东北军、中央军撤离，由二十九军接手。

日本人认为二十九军是军阀部队，比较容易打交道，让他们控制冀察两省比较有利。以此压迫宋哲元同意三项极为苛刻的条款，甚至包括二十九军退到长城以南，放弃察哈尔北方占全省四分之三地区。日军咄咄逼人，宣称：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宋哲元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武力进攻的意思）。

宋哲元见情况紧急，知道恐怕不妥协不行，却不愿背这个黑锅。他宣布辞去察哈

尔省主席，参谋长秦德纯为代理主席。

秦德纯在日寇军事威胁的压迫下，被迫与1935年6月签订了《秦土协定》，答应了日寇的大部分要求。为此，秦德纯背了一个大汉奸的黑锅，被气得多次吐血后病倒，主席职务交给张自忠。

《秦土协定》签订后，张自忠指挥二十九军正规军从察哈尔北部撤退，只留下地方民团和保安团驻守。

察哈尔的主要经济和人口都在长城以南，北部是大片的沙漠和戈壁，并没有什么价值。但作为中国的军队，在日寇压迫下不战而退，自然是一种极大的屈辱。

日军随后在察哈尔省到处挑衅闹事，而当时二十九军为了保证自己利益，回避和日军冲突。张自忠作为省主席，受尽了日本人的气，却无法发作，只能隐忍。而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九军在察哈尔省的退让，不但报纸声讨，还有众多学生游行，张的压力非常大。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郁闷的张自忠居然染上了鸦片瘾。据著名历史学家李泰棻回忆：“察北（长城以北都叫察北）有几个县被伪蒙军强占了，张自忠到我那里，神色失常，双目红肿，只是叹气，默无一语。我问他为了什么，他说：日本指使伪蒙军队，强占沽源等县，这明明是日军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属犯上，只有自杀，才是出路！”由于压力太大，张自忠开始抽鸦片缓解。

1936年，宋哲元将张自忠调离察哈尔省，到了最复杂的天津市担任市长。天津虎踞龙盘，形势比察哈尔省更复杂十倍。由于在察哈尔省已经受尽了气，张自忠再三推辞，不愿意担任这个市长。

上任以后，果然如此。天津除了日军如狼似虎以外，各国租界列强也极不好惹。张自忠刚刚上任接连发生了金刚桥事件、人力车夫事件、汉奸事件等等。张自忠全力应付，不卑不亢地解决了问题。

根据满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天津不得驻扎国军正规军。张自忠就命令三十八师官兵换穿警察和保安制服进入该市，配属的武器也大大增强。

三十八师其他各团扼守天津通往外面的各条要道，以实现军事上的绝对压力，让列强包括日本不能在天津太嚣张。

这也为抗战爆发后的天津大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反攻几乎捣毁了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张毕竟是军人，对这些外交事情深感头疼，经常对部下说：我们军人还是应该练兵作战，不应该管这些市政的事情。

背黑锅的日子还没有结束。1936年日本为了逼迫宋哲元同意所谓华北自治，邀请宋去日本访问。宋知道如果去了，肯定受到日本重大压力，中国国内也会怒斥他是汉奸卖国。

宋不愿意自己去，也不能自己去，命令张自忠代表二十九军去日本考察。张自忠颇为犹豫，想要推辞。但宋哲元却说：我已经答应人家，怎么能失信于人呢？

全国都在声讨二十九军，谁在这个关头去日本，岂不是找一个汉奸的骂名。只是作为宋哲元的心腹，张自忠推辞不了，被迫硬着头皮去了。张自忠在日本期间其实没有答应日本任何要求，但国内却有种种谣传，说日本给了张自忠多少钱，又给了日本美女，让他做汉奸。

甚至连张自忠的部下都有怀疑，纷纷说：我们市长真的做汉奸了？

由于代表二十九军这个团体，张自忠无法出面解释，只能背了黑锅。

如果说之前只是小黑锅，很快大黑锅又来了。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打响以后，从7月8日开始，二十九军试图全力和日



张自忠检阅天津保安队

军达成和平协定，保住他们控制察冀两省的割据地位。作为天津市市长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此刻被派到北平，负责和日军高层谈判。日军却无意和二十九军言和，他们准备通过武力一举占领华北五省。

27日日军发动对北平天津的全面进攻，宋哲元和其他二十九军高层于28日慌忙撤离北平。撤退之前，宋哲元留下张自忠收拾残局。

宋哲元认为日军如不是想占领河北省全境，也许很快就会停止进攻，甚至从平津撤退。二十九军如果不在河北留一个大员负责谈判，那么就算日本撤军，河北地盘也肯定被蒋介石中央军控制了。

为什么选择张自忠呢？很简单，只有他最合适。

二十九军有5个高级军官，分别是军长宋哲元，参谋长秦德纯，后来的三个军长刘汝明、冯治安、张自忠。

这种注定要被骂为汉奸背黑锅的事情，自然不能由一号人物宋哲元来做。参谋长秦德纯也不愿意做，因为之前他代表二十九军签订了《秦土协定》（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协定），由此被当时舆论猛烈抨击。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由于日军进攻该省，已经奉命赶回察哈尔迎战了，根本不在河北。所以，也就是两个人可以做，冯治安和张自忠。

这两个人中，冯治安是个单纯的军人，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为人又比较糊涂，显然不能胜任这个重任。说来说去，此时就只能由军政经验比较丰富又比较老实的张自忠来承担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张自忠只能留下来同日军周旋。宋哲元在任命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以后，就急忙溜了。由于怕张自忠没有部队，不能和日军讨价还价，宋哲元还留给他两个旅的保安队。

随后，张自忠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日军根本没有停战的意思。

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回忆：“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日军开始占据北平各大城门。张自忠找到我，让我担任城防司令。我知道局势无法控制，拒绝了。几天后，局势更为恶化，日伪都在逼迫张自忠。张又找到我，恳切的说：事态发展越来越坏，你

能否帮我缓冲一下（就是帮忙支持局面的意思）？我说：我们两人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坚决去做，可是绝对不当汉奸。张自忠听到我这句话，气愤的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看我身上哪一点有汉奸的气味。又过了几天，我的三十九旅在日军强迫下缴械，空手逃出北平。张自忠对我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尽力而为。时机到了，不能再待下去了，要设法脱离这个险境。”

张自忠稍后逃到东交民巷使馆区，8月6日在德国医生掩护下乔装打扮去南京请罪。这段时间内，日本却大肆宣扬张自忠已经同他们达成协议准备独立，又说张自忠命令留在北平2个旅投靠日寇（其实一个旅逃走，一个旅被日军缴械）。顿时舆论大哗，张自忠瞬间被全国舆论攻击为大汉奸。

全国大小媒体，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老百姓，无一不对其痛骂。

中央日报甚至写到：张逆自忠国人皆曰可杀。

9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了一篇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对张自忠指责说：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从北平逃出以后，张自忠坐船去南京领罪。期间他去山东拜访了同时西北军的老朋友韩复榘。没想到接受了一顿很大的羞辱。

韩复榘将张自忠挡在会客厅外，自己则故意大声对副官说：你让他张自忠去好好做他的汉奸，我老韩去好好去打日本鬼子，大家各干各的，我还见他干嘛。

张自忠在一墙之隔的等待室里面听的一清二楚，立即羞愤离开。

火车路过徐州的时候，刚一到站，就有三四十名青年拥到头等车厢门口。这些青年学生手里拿着标语：

“打倒汉奸张自忠！”

“声讨卖国贼张自忠！”

“张自忠是吴三桂第二！”

“张自忠是张邦昌第二！”

这些学生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推出4名代表上车。车上一同去南京的西北军大将秦德纯将张自忠藏在密室，然后让学生们到车厢内各处查看，甚至连洗手间也让他们看了。学生没有找到张自忠，只好下车走了。张自忠躲在密室里面，又羞又气，狼狈不堪。

回到南京以后，本来张很可能掉脑袋，至少判个10年徒刑是完全可能的。

好在蒋介石还是有知人之明的，他知道张自忠不过是代表二十九军团体的一个傀儡而已，同日本人周旋不是他的意思，况且人才难得，这样的将才杀了太可惜。

蒋介石没有处分他，只是暂时将它软禁，撤了他的师长职务。

这边二十九军的情况越来越糟，由于宋哲元不愿意和日军作战，在河南的二十九军一撤再撤，甚至出现大面积溃逃的情况。

此时，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已经扩编为五十九军，该军官兵虽然是宋哲元麾下，但上下都有以死报国的决心，他们见二十九军不但不去抗日反而一再逃走，个个义愤填膺，下决心宁可叛变也不再后撤，准备返回前线同日军决战。

鉴于五十九军没有人能够控制，连宋哲元的命令也不听，看来也只有安排张自忠去了，因为五十九军是张一手调理出来的，是张自忠的子弟兵。

李宗仁刚刚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他认为战区兵力虽然大体够用，可是还缺少一支可靠的战略预备队。没有战略预备队，对于大型战役来说，是极为危险的。

李宗仁自然考虑到了张自忠和他的五十九军。

他先是派人请张自忠来官邸面谈，试图摸摸张自忠本人的意图。张自忠自己羞愧万分，竟然不敢和李宗仁见面，拒绝了邀请。

经过李宗仁再三恳邀，张自忠无法回避。两人见面时候，张自忠满脸通红，几乎不敢抬头说话。

李语重心长的说道：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我想中央也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不知道底细才骂你，他们的动机是单纯的，是没错的。

张自忠默默无语，过了一会才说：我冒险来南京，待罪投案，就是等候中央治罪。

李宗仁说：你不要灰心，将来一定有有功折罪的机会。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率领五十九军参战。

张自忠大为感动：如果李长官能让中央饶恕我的罪过，让我回部队戴罪立功，我必将以生命报答国家。

李宗仁随后去见蒋介石，陈述要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的原因。蒋介石其实早有这个心思，他仅仅沉思片刻，就同意了。

张自忠回到五十九军以后，五十九军上下欢声雷动。当张自忠到达车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前来迎接他的官兵，排列着整齐的队列，齐声欢呼：欢迎军长归来！

黄维纲师长代表全军将士，跑步来到张自忠面前，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并把绸扎的大红花，挂在了张自忠的胸前。

面对自己的子弟兵，张大为感慨，甚至落泪了。他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部队、逃跑部队恶名的部下们说：我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张自忠归队以后，先是率部在淮河阻击战中，协同友军痛击日军第十三师团。

随后由于临沂的庞炳勋兵团吃紧，张自忠奉命紧急赶赴临沂。

有意思的是，张自忠开始并不知道是去救援庞炳勋，在李宗仁告知以后，张自忠眉头紧锁，半天不说一句话。

李宗仁问：寒忱，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张自忠说：李长官，本来草随风动，兵随将走，您怎么安排，我们下属应该严格执行。如果战区其他部队可以使用，请您调他们去临沂增援庞炳勋。我军宁可去日军兵力更多的台儿庄决战。

李宗仁略加思索，就猜到了原因：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私仇啊？

张自忠听这么一问，顿时愤愤地说：私仇倒是谈不上，但庞瘸子为人阴险狡诈，毫无信义可言，我绝对不会跟这种人合作。当年中原大战时候，我西北军大败，庞炳勋突然出兵攻击我的指挥部，我本人依靠警卫员拼死营救才侥幸逃脱。我刚刚逃出指挥部不到十分钟，房子就被庞炳勋的迫击炮击毁了。如果不是我命大，还能活到今天吗？

李宗仁听了这段话，愣了一会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之前也有所耳闻，本来不愿强人所难。目前第五战区已经无兵可用，只能依靠你的五十九军增援临沂。话说回来，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在前方浴血抗日，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也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现在命令你立即率部去临沂作战。你务必绝对服从命令，切勿迟疑，导致失去战机。

张自忠毕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听了这段话以后立即毫不思索的回答：绝对服从



1940年4月15日，参加第五战区军事会议人员合影。右三为张自忠，他左边依次是李宗仁、孙连仲、汤恩伯。

命令，请长官放心。

五十九军从淮河前线调往临沂的路上，遇到一些民众的欢迎。因为淮河阻击战的成功，老百姓已经开始改变了对张自忠的看法，相比之前在徐州车站被学生上车搜查，张自忠非常感动。

他对老百姓大声说：兄弟过去的一切，国人不谅解我，骂我是汉奸，这是兄弟终生所痛心的一个污点。

说到这里张自忠感情不能控制，哽咽着说不出话了。

过了一会，他才继续说：下面只有待事实来洗雪，现在我是没有话可说的。至于徐州会战，我觉得完全有把握把敌人打败。

此时庞炳勋率领自己一个师在临沂同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血战，伤亡巨大，连警卫营都投入一线，几乎支持不住。张自忠分析战局，认为临沂阵地已经残破，即便五十九军接替庞师，也守不了多久。张认为目前唯一可能击溃日军的方法，就是出动主力从日军侧翼进攻。

此举极为危险，日军坂本支队有1万多兵力，具有大量重武器。五十九军3个团虽有一些精良的轻武器，重武器极少。在这种态势下，即便防御也不见得成功，何谈进攻呢？

在关键时候，张力排众议，坚持以攻为守。经过苦战，五十九军以巨大代价重创坂本支队，将其歼灭3000多人，缴获包括枪械弹药在内的大量物资，包括日军来不及带走的3门大炮，还活捉了几十名俘虏。缴获的物资中，发现了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大衣和私人印章。

蒋介石对张自忠非常满意，奖给五十九军10万银元，并且将五十九军扩编为二十七军团。提升张自忠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

随后张自忠又参加了第二次临沂会战，再次重创日军。

随后张自忠所部参加了多个重大战役，包括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战绩都极为优秀。

在武汉会战中，张自忠部死守潢川，让日军付出巨大伤亡却无法占领，直到武汉会战结束，张部才奉命弃守潢川。此战之后，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司令。

1939年5月随枣会战中，张自忠率领两个集团军的杂牌军5万人，独立对付日军左翼兵团，共2个师团又1个骑兵旅团约7万兵力。在绝对劣势下，张自忠苦苦支撑，歼敌甚多，导致日军左翼兵团战斗力锐减，没有能够形成包围圈，会战彻底失败。

###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0年抗战已经进入第4年，国军伤亡巨大，战斗力开始下滑。以张自忠的嫡系59军为例，基层官兵几乎换了一遍。枣宜会战，日军兵力雄厚，国军实力占很大劣势。

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在日军侧翼，见战局险恶，只能冒险渡过汉水应战敌人。

张自忠此时仅有1万多人，而汉水附近日军高达四五万，此举自然十分危险。不过，如果张自忠按兵不动，国军第五战区就有可能出现全线崩溃的局面。

在张自忠的命令下，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先后渡过汉水向日军侧后猛击。日军果然转身集中重兵和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激战，放缓了对一线的攻势。

三十三集团军兵微将寡，在日军重兵冲击下有支持不住的态势。情况危急，张自忠毅然率领仅剩七十四师一部共2000多人渡过汉水增援。

张自忠有过数百场大规模战斗经验，自然知道此行极为凶险。在渡过汉水之前，他留信给威望仅次于他的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明确告诉他，如果自己殉国，由冯接手指挥。

张曾对部下说：只要是人，都是要死的！早死20多年，迟死20多年，没有大的不同！我们作为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唯一归宿。

张自忠率部渡河以后，立即调整部队，所部5个师四面出击，深入敌后近百公里，打的日军鸡飞狗跳，一度也切断了襄花公路。

日军见后路被切断，加上通过无线电侦查知道张自忠已经过河，决心放弃正面猛攻，集中兵力打击张自忠亲自率领的七十四师。

5月14日，张自忠率领的七十四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在方家集和三十九师团先锋部队遭遇，开始了激战。日军出动上万兵力，从四面合围张自忠的一个师2000多人。

15日下午，张自忠率领七十四师两个团和特务营，经过一连串战斗，辗转赶到了南瓜店。

在日军上万重兵围攻下，张自忠率领残部坚持到16日下午，几乎全军覆没，日军杀到距离张自忠指挥部仅有1.5公里外。

各种炮弹如雨点一样落下。由于距离很近，日军枪弹也如泼水一样飞过来，不时有几个卫兵和总部人员中弹倒地。张自忠仍然非常镇定，丝毫不慌乱，拿着望远镜观察日军。突然一发山炮炮弹在身边爆炸，弹片撕开了他的右肩，鲜血立即喷出来。几秒钟后，一发子弹又穿透了张的左臂。

几乎是一瞬间，鲜血就染红了半个军装。

护士长史全胜看到张受伤，急忙过来帮他包扎。

张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日军兵力有限，不能形成完整的包围圈，如果此时突围，应该还是有机会的。眼见就要守不住，幕僚徐惟烈对张自忠说：总司令，我们还是转移吧！

张自忠大声回答：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

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此时日军已经知道张自忠司令部在杏仁山，又调集重炮猛攻。这个山，不过是个小山包，一顿重炮下去，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贴身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被炸死，张自忠右腿又被炸伤，裤腿、袜子全部被鲜血湿透。

张自忠此时也知道到了最后时刻，他不愿意临阵退缩求生，却不愿意部下一起陪着他死。他先是下令将受伤的吴光辽架走，尽量突围出去，然后命令部下全部分散突围，只留几个卫兵在身边。

幕僚都不愿意走，张自忠命令卫兵架走了参谋长李文田，又带走了徐惟烈。只有高参张敬等人打死也不愿意走，自愿留下陪总司令一起死。

此时已经是下午3点，张自忠身边已经不剩多少人了，他知道难逃一死，干脆亲自持手枪赶到前线。

所谓的前线，也不过是指挥部外几百米了。

日军已经攻打杏仁山，七十四师几乎伤亡殆尽，仅剩几百人。

张自忠和张敬加上几个卫兵赶到山脚，发现几个士兵向后跑过来，张敬大喊：总司令就在此地，谁也不许退。

这几个士兵一听之下，不敢逃走，又返回阵地。

只是敌我力量悬殊，国军实在是挡不住了。日军攻上杏仁山，朝着山脚的张自忠这几十人猛烈射击。

张还不愿意走，继任特务营连长的王金彪（本来是排长，张连长已经战死）命令几十个卫兵强行将张架走。张就是不愿意：要死我也要死在前线，不能死在后面。你们怕死，你们走，留我一个在这里。

王金彪流着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你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我们死都不会下火线！随后，王金彪带着剩下的几十人，朝着山顶日军一个冲锋，居然又将日军击溃了。

此时日军已经四面围住小山，将七十四师派来救援的区区100多人打散，看来是难逃一劫了。

日军四面进攻，特务营剩下的几十人非死即伤，王金彪连长也中弹殉国。

马孝堂副官大腿被弹片击中，受伤卧地不起，身边两个副官贾玉彬、崔永祥二人上前救护。马副官赶忙说：要保护总司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快去！快去！话音刚落，日军机枪扫射过来，贾、崔二位同时中弹倒地，壮烈牺牲。

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参张敬少将，副官马孝堂和朱增源，卫士谷瑞雪这四个人。突然，一串机枪子弹射过来，张自忠胸部连续中弹，当场就倒下了。

马孝堂副官回忆：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马孝堂急忙赶过去替他包扎，急救包还没有打开，日军已经冲到几十米处。

重伤的张自忠对身边四个人说：不用包扎了，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快走！快走！张敬、马孝堂他们要背着他走。张自忠见他们不走，就去拔手枪自杀，被副官朱增源一把枪下。四个人里面最年轻的卫士谷瑞雪，忍不住哭出声来。张自忠却说：你这小子，哭什么？战死沙场，是军人的本分。随后，他又脸朝着天，异常平静的喃喃自语道：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鬼子已经冲到眼皮下，高参张敬拿起手枪击毙了一个日军，随即被几把刺

刀捅死。几个鬼子冲到近处，但他们没有看到倒在地上的张自忠，准备和马孝堂他们肉搏。就在这时候，本来已经不能动弹的张自忠突然站了起来。

随后，就是日本人的一段回忆。

日军《二三一联队史》记载：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他端着刺刀向敌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张自忠将军由此光荣殉国，时年49岁！

张自忠殉国以后，起先日军并不知道他是谁，以为只是一个高级军官。

据鬼子自己记载：随后打扫战场时，藤冈从将军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他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张自忠”3个字。这群日军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身穿将军戎装、佩戴中将领章的血迹斑斑的“大个子中国人”。

在日本人的文化中，为国家民族殉国的人都是真正的英雄。

这群日本兵将张自忠殉国的消息汇报给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命令，将张将军的遗体抬到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曾经见过张自忠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大佐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0期毕业生，和张自忠是同学，后来他又在原中国驻屯军担任高级参谋。期间，他在北平天津期间多次和张自忠会面、谈判，所以对张非常熟悉。

专田盛寿急忙赶到陈家集，此时已经是深夜。专田盛寿拿着蜡烛，仔细看了半天，终于看到腮边的一颗黑痣。他沉默了一会，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自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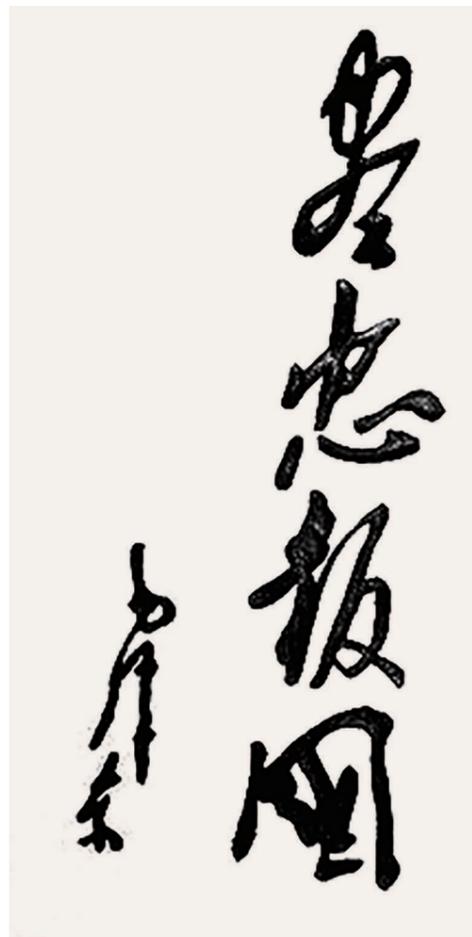
据鬼子们回忆：在场者一齐发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接下来则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敛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

日本广播电台随即播报了这条新闻，但他们的腔调和以往有很大区别。相比之前傲慢自大的新闻稿，此时他们却是不吝赞美：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敛入棺。

18日，得知张自忠殉国以后，蒋介石非常悲痛，下令代理集团军司令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的遗体。

在张的遗体抢回来以后，代理集团军司令冯治安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遗体。他们发现，张将军全身竟有8处伤痕：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头部已经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

痛哭不已的冯治安命令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为其穿着军服，佩上将领章，殓入楠木棺材。



毛泽东为张自忠题写的挽词

5月21日晨，突围出来的参军李致远、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将军命令，亲自乘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祭祀。

5月28日晨，船到重庆，10万人在储奇门下设奠。蒋介石亲自率领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等军政大员，臂缀黑纱，肃立迎灵。

蒋介石一生极为严肃，身边跟随几十年的副官都没看过他哭过一次。此次蒋介石居然抚棺大哭，悲痛无比！

28日下午，蒋介石亲自主祭，军政百官及各界代表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当天，蒋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将军的勋绩。

8月1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也为张自忠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主席台中悬挂着巨幅张自忠遗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分别题词祭奠，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献花圈，

并庄严宣读祭文。

194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瓜店将军殉难处的山头建“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并在山下修建十里长山阵亡官兵公墓。1945年，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宣城县改为“自忠县”（1949年恢复宣城县建制）。

张自忠殉国时候的军衔是二级上将、集团军司令官。他是抗战中国殉国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之一，也是二战同盟国中殉国军衔最高的将领。

最让人悲痛的是，事后整理张将军的行李，副官们试图在找出留给家人的财产或者遗嘱，但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任何财产和存款。

副官们还要继续找，前来处理张自忠后事的弟弟张自明说：你们别找了，他如果爱钱，想着家人，就不会这样了！

其实，当时张自忠的家庭情况并不好。他成婚30多年的太太李敏慧已经癌症晚期，正在上海租界医院治疗。三个孩子年纪都不大，最大的才17岁，小的仅仅6岁，也急需人照顾。

张为了国家民族，也只得不管自己的小家了。李敏慧在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在3个月后去世。

# 刘震东殉国记

大荒堂主



1937年年底，韩复榘放弃黄河天堑，不战而逃，济南、泰安相继失守，日寇矶谷第十师团长驱直入，于1938年1月5日占领兖州，危及徐州。中国守军背水一战，迟滞日军于邹县、济宁一线。而钳形攻势的另一端板垣第五师团乘虚而至，迂回包抄，意图配合矶谷第十师团合围台儿庄，歼灭第五战区主力。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截断陇海铁路，威逼武汉，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

2月17日，日军板垣第五师团片野联队，在伪军刘桂堂部骑兵2000余人，炮兵一营的配合下，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由高密经诸城杀向莒县。从莒县到沂水一线，虽有沈鸿烈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布防，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阻挡日军的攻势，此时，仓促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队三四百人，在少将司令刘震东率领下正在莒县城西游击，这支主要由当地农民组成的部队，没有经过训练，直接投入了战场。

1938年3月26日萧芳洲发表的《刘震东殉国与莒城战役》中写道：“太阳懒懒地隐藏在稀薄的白云后面，往城里的大道上，拥挤着一批一批逃难的市民，从他们的口角中，知道敌人距城有十五六里地，知道许县长，已弃城南遁。方圆五六方里，市民二三十万的莒州城，已经是没有一个人负责，关门大开，无家可归的难民，一个个含着眼泪在向外跑，他们的前途是渺茫，家乡是甜蜜，而不能不抛弃甜蜜的家乡，走上流浪的征途。所以咒恨日本的语句，当时完全赠与那率队弃城的许县长。我想这是应该的，当时的情况，上峰绝无命令，使他不见敌人弃城而遁。在我们无可奈何的当中，又得到情报是城内汉奸活动异常，并且准备要欢迎敌人进城，偌大的莒州城，国防上如何重要的莒州城，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正是令人啼笑皆非。”



莒城危在旦夕，刘震东深明职责所在，但也有所顾忌。一是五战区交代的任务受第三军团节制，敌后游击；二是自己手头人马太少，防守莒城，杯水车薪。然而，丢城失地，军人之耻，保家卫国，义不容辞。他挂通第三军团庞炳勋军团长的电话，自报奋勇，主动请缨，决心与莒城共存亡。庞炳勋回示：令刘震东急率本部，火速入城，坚守六小时，午夜12时援军将准时到达。

1938年2月22日下午5时半，刘震东率本队迈进了悲观绝望的莒县城门，进城之后，刘震东未雨绸缪，亲往各处察看地形、布置防务，进行战地动员，组织构筑临时防御工事，率领人员堵塞了东门、北门，面对满头高粱花子的部下，他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地教授他们攻防要领，鼓舞士气。

当时城墙上的岗位，百米一人，再无人及时替换。刘将军戏称：“是乃空城一计也。”天寒、腹饥、迎风而立，战士们每人只有几粒子弹和4颗马尾手榴弹，但他们异常兴奋，毫无畏惧，在隆隆的炮声中，期盼着杀敌时刻的到来。刘震东将军信心百倍地说：“高某人能守莒县六个月，我们应当更要多守一月，才表现出我们是英勇的抗日军来！”

时钟不停地旋转，午夜12时一过，莒城的守军还未看到援军的踪影，司令部里有人开始着急，刘震东派出两名侦察员到南城迎接。12时15分，援军在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领下，终于抵达莒城。县长许树声的县大队也被截回。迟到的原因是许树声逃跑时沿途破坏了公路桥梁，援军的汽车无法通达，只能长途跋涉，朱家麟传达了庞军团长的指令，成立城防指挥部，刘震东任总指挥，朱家麟任副总指挥，部署二二九团入城防守，二三〇团在城西钳制。刘震东看到他们疲惫的情形，关切地说：“我们再守六小时，你们且做短暂休息。”

23日早上4时多，城外已有敌人的人影晃动。刘震东叮嘱大家：要稳住，不到一枪打一个的时候，绝不发枪。5时半，六七个敌人试探性地向前移动，逐渐靠近北门，城上的游击队员再也忍耐不住，瞄准击发，当场打死两个鬼子。顿时枪炮声四起，恼羞成怒的日军向莒城发起了攻击，城头上烟雾弥漫，火光四溅，敌人在重炮的掩护下，开始登城。队员们反而沉着起来，步枪放置一旁，手榴弹拔出了保险销，静等着敌人临近城根，就赏它一颗。听到枪声，一一五旅的士兵们马上出动，登上城头。刘震东与朱家麟重新划分了防区，第二路游击队负责东门到南门一线。同时由朱家麟抽出两营士兵，从南门出城，分东西两路迂回包抄敌人后方，与莒城守军前后夹击正面日军。上午9时，出城部队已绕到敌人背后，冲锋号骤起，这边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敌人狼狈溃逃。战士们高喊杀声，冲出城去，守军在向前推进时，遇到了超乎想象的抵抗，而不得不返回莒城，第一回合以守军的胜利而告终。但他们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板垣师团，不久，敌人又卷土重来，把莒城围了个铁桶似的。新一轮攻击开始了。古老的城墙经不住现代化炮火的洗劫，多处坍塌。日本兵嚎叫着涌上城头，打光了弹药的游击队员们用胸膛、牙齿抵挡着敌人的进攻，战况异常惨烈。1938年出版的《记鲁南莒县殉职的刘震东将军》记载：刘震东“奋不顾身的在城头指挥，但事出不幸，刘司令在这无情的炮火之下殉国了！”时间停滞在1938年2月23日9时。

刘震东将军，字曦洲，山东沂南县张庄镇人。1893年出生，“鲁南刘氏为沂邑大族，世代耕读，勤俭自守，贤硕辈出。将军幼秉庭训，启蒙乡塾，潜研经书，学有所成。弱冠之年，即以笃崇儒教，精于书法、墨竹，而名遐乡里。”刘震东20岁时进济宁道尹公署任书记，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东北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6年南口直奉大战，刘震东因卓著战功升任三十四旅少将旅长；1927年河南之役，升任十五师中将师长；1928年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东北边防军

长官公署中将主任参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激于爱国义愤，前往热河招募组织抗日义勇军，任第五路军团总指挥，在赤峰、开鲁一带转战经年，毙敌无数。热河沦陷后，刘震东率部绕到外蒙退守多伦，任挺进军第四路司令；不久改编为骑兵第二十五旅旅长；1935年6月任西北“督剿”专员；1937年“西安事变”后，逐步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共御外侮而奔走，颇受张学良器重。后任西安行营参议兼总务处长，并协助于学忠整理东北军。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刘震东立即带人回乡发动地方抗日武装。1937年11月，淞沪抗战失利，日军攻陷上海，兵锋直指首都南京。刘震东直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缨抗日。一个月后，刘震东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少将高参兼第二路游击司令。为了组建游击队，筹集粮饷，他将自家存粮数十石变卖充公，并说：“只求有办法可以救国，虽倾家亦所不惜。”

刘震东从苏北开赴莒县前线时，曾致信夫人说：“延师为恕心（次子）补习功课，很好，恕忠（长子）考入炮兵学校，已入救国途径，更好！假使抗战不力，日本把我杀了，那就格外好了。我既以身许国，早具牺牲决心，一切在所不惜，唯望你等孝顺伯父母及母，以赎我不孝之罪，则我战死沙场，亦无憾矣。”

刘震东将军壮烈殉国。时年45岁。身后留有二子一女，长子恕忠毕业于中央军校炮兵训练班，后投身抗战。次子恕心，学校毕业之后，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青年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不幸中途遇难。女儿淑华。

1938年3月9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为刘震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勉励我军台儿庄将士向抗日英烈学习，英勇杀敌。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刘震东为陆军中将。

褒扬令全文如下：“陆军少将刘震东，夙娴韬略，卓著勤劳。此次率部抗敌于莒县之役，奋身卫国，力战阵亡，良深轸悼。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中将，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忠荃。此令。”

1938年年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参战人员萧芳洲撰写题为《刘震东殉国与莒城战役》的长篇报道以纪念抗日英雄刘震东将军。同年12月，在重庆举行范筑先、刘震东等21位抗日烈士追悼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人为烈士送了花圈和挽联。挽辞为：“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抗战还我山河。”

2014年9月1日，刘震东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 中共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

董助才

鉴于台儿庄战役在国内外影响，对其胜利的原因曾引起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和学者去分析、研究和探讨，在国民党方面最有权权威性的说法莫过于李宗仁先生在《台儿庄之战》一文中总结的四点（一）我三十一军在津浦南段运用得宜，使我在鲁南战场有从容部署的机会。（二）庞炳勋部与张自忠部密切合作下的临沂之捷，成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三）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有利于运动和指挥。（四）日军孤军深入，犯下了“骄兵必败”的大忌。以上各点。固然是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原因，但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大量史料上看，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为台儿庄战役作出了贡献，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以探讨。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陆续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呼吁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项主张：（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六）实行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的抗日主张在国内外起到很大影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出于国内外的压力，被迫接受我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于1937年8月19日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遂决定取消各地苏维埃政府，并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前线和敌后参加抗日。

自此，中国的抗战局面有很大转变，全国出现了两个战场，广大民众也纷纷起来加入到抗日行列，一个全民族的抗战局面正在形成。

全国轰轰烈烈的团结抗战局面，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是不可不认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不会有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台儿庄战役捷后的电报中说：“此次台儿庄之

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之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胜利。”甚至连失败者——日本军人也公认：他们的失败是中国方面“集中国力”，提出要“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促使国共“两党分裂”。说明了日本军方也害怕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二、共产党人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配合与支持分不开的，中共在战略方针、情报和牵制敌人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保证作用。

### 1. 周恩来同志为台儿庄战役拟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这也正是日本侵略军求之不得的，因为日军不论从国力上讲还是从士气上，都希望能两军对垒的速决战。由于作战方针上的错误，致使抗战以来连连失利，仅半年多的时间便失去了华北半壁河山，直到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最高统帅部仍然确定是“防御战”的战略方针。而第五战区与日军在台儿庄会战时，正是改变了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单纯“防御战”的方针，以“防御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取胜的。而这一作战方针改变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制定的。

1938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命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其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中共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北攻南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抵徐后，立即将周恩来拟定的作战方针转告李宗仁，并为李宗仁所采纳。

### 2. 在华北战场上，由于八路军在积极配合，从而减轻敌人对台儿庄的压力。

李宗仁与我党我军保持着密切的统战关系。李宗仁在赴徐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津浦线，配合徐州会战，彭德怀慨然应允。随后朱德、彭德怀先后电令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聂荣臻等，派出得力支队，向津浦线袭击，积极配合津浦线北段作战。1938年3月18日，徐向前率一二九师的一个旅东出南津浦线，在南宫击溃了清水司令官的日军，配合了鲁南战场。

台儿庄战役前，我八路军各部，在华北五省以运动战和游击战，抗击着近30万日军的兵力。1938年2月中下旬，八路军总部命令，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的作战命令。遵照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出击平汉路北段，先后袭击保定以南铁路沿线之望都、定县和新乐等主要车站，使敌铁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第一二〇师以四个团兵力，先后袭击了同蒲路的平社、四罗等车站，使敌同蒲路北段交通中断。第一二九师主力于邯长公路上展开破袭战，3月16日，神头岭伏击战歼敌1500余人；3月31日，响堂铺一战击毁汽车180余辆。由于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使大部日军胶着在华北战场，不能抽调过多兵力去台儿庄参战，从而减轻了台儿庄方面对我军的压力。从战略上来讲，这是台儿庄战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 3. 共产党人为第五战区提供了准确情报。

指挥员正确的作战方针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侦察和准确的情报。台儿庄战役期间，由于第五战区及时获悉日军机械化本团师团的有关情报，才使李宗仁得以部署，以及时摧毁日军的机械化装备，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而这一重要军事情报的获得，是我天津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从一位姓毛的人手里搞到一份有关日军最精锐机械化装备的师团人员编制、军官人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必须尽快将这一重要军情情报报告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当时中共与国民党没有直通电台，谢甫生同志便通过天津租界里的“自卫会”中的“CC”代表何佩时，用国民党在天津的电台向第五战区发报。李宗仁获此情报后，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还发电报嘉奖天津方面提供的情报为台儿庄战役给予极大的帮助。

### 三、积极组织和发动民众支持台儿庄战役

抗战开始以后，我党便把民众看成是抗战的主体，胜利的源泉。我党在与第五战区统战工作中，尤为重视组织民众，开展全民族抗战。

#### 1. 通过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民众抗日团体。

李宗仁抵徐后，在我党的帮助下，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这是个半官方、半群众性的组织，李宗仁亲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中共铜山县工委书记郭影秋通过统战关系，担任组织部总干事，负责处理组织部的日常工作。总动委会组织部是动委会的权力机构，第五战区所属积极民众抗日团体都要报请总动委会组织部登记后方为合法，同时负责委任各级动委会的干部。

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不久，各县相继成立了动委会，郭影秋以总动委会组织部的名义往各县动委会选派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指导员。我党便以各级动委会的名义，积极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参加到抗日的行列来。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我党组织发动的各民众抗日团体，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联合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民众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苏鲁豫皖边区。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成立，郭影秋以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的身份亲自主持召开有几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中共党员刘剑（后唐秉光）出任该组织常务委员（即主要负责人），会后创办了《救国青年报》，中共党员李锐任该报主编。各县也先后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团，该组织在第五战区内逐步发展成为抗战初期一支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

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是我党领导下的另一个群众抗日团体，由中共党员、总动委会组织部职工干事徐致雨担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在津浦、陇海两路和烈山、贾汪、枣庄三矿成立了职工抗日联合分会，后来发展到十几个分会，拥有职工20多万人。

#### 2. 通过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37年冬，平、津、鲁、沪等地相继沦陷，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徐州。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心，请缨抗敌，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抗日骨干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因此，我党积极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我党的建议，于1937年11月12日举办了第一期抗日青年训练班。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由我党统战对象雷宾南担任训练班主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选派郭影秋、陈筹、佟子实等党内同志出任政治教官。第一期训练班只招收300名。第二期抗日青年训练班猛增到5000人，故更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青年抗日训练班”和“青年军团”在抗战初期为第五战区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

另外，在招募抗日青年训练班和青年军团的同时，还招募了一批学生军，男100人，女30名，报考者达4500人。经过短期训练这批学生军已成为第五战区素质较高的队伍。在台儿庄战役时，他们请缨参战，英勇杀敌，许多人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贡献。

#### 3. 大力宣传抗日思想，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战士气。

台儿庄战役前，第五战区抗战情绪非常高，这和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分不开的。

早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之前，徐州党组织就开始在一些学校组织抗日宣传队，利用暑假深入到徐州东北不老河沿岸的佟村、杨庄、荆山桥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以后，我党又以总动委会的名义组织若干个抗日宣传队，派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各地流亡学生涌向徐州时，战区动委会又将他们组成七个宣传队，分派到各军及皖北、鲁南一带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知名人士，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等40多个救亡团体，以及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陈豹隐、梁漱溟、荣高棠、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王莹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到徐州，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安排下，组织演讲报告会，演出抗日话剧、歌剧、街头剧，以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着广大军民的抗战士气。

1938年1月，据记者目睹：他来到徐州时，“恰逢师管区四个补充营开赴前线，徐州各界均派人赶往车站欢送，新入伍的战士一个个年轻力壮，精神抖擞，唱着前进曲，在一片军乐声中兴奋地踏上出征的列车，车上车下口号声震天，整个车站附近好似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从这次报道中，足以看出当时第五战区的抗战情绪和青年参军的热情。

#### 4. 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地支援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大捷，确切地说是军民合奏的一曲胜利凯歌。

台儿庄战役期间，第五战区各群众抗日团体，在我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中共党员栗培元，以邳县动员会的名义把全县一万多辆牛马车集中在陇海铁路运河镇车站附近，负责给中方参战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抢救伤员。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还成立了“战地服务队”，组织500副担架冒



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于运河两岸的连防山、禹王山一带抢救伤员。同时还成立了“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和“儿童服务队”，负责接待来往军队，帮助解决食宿和提供向导等工作。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台儿庄前线，在战地医院参加护理伤员，宣传反谍防奸，担架抢救和收容难童等工作。像这样动人的支前场面，在台儿庄前线屡见不鲜，连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也这样认为：“广大民众起来支援前线，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要不是当地老百姓自动的救护伤兵，那么多的伤兵，也许抬不下来。”

工人组织发挥的作用更大。台儿庄战役期间，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会组织津浦路南段和北段、陇海路的东段进行破坏，其中滕县至枣庄，台儿庄至陇海路的赵庄破坏得最为彻底，有的地段连路基都破坏了，造成敌人物资装备接济不上，陷入了困难、被动、挨打的境地。各矿职工联合会也都行动起来，参加支前并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烈山矿6、7千名职工，在特派员张云榭的领导下，组织起救亡团和护矿队，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中共党员李浩然，组织枣庄矿工和中兴中学学生，成立“战地服务团”赴滕县前线为川军服务。该团分三个组：宣传组、谍察组、爆破组。他们成功地爆破了滕县南沙河大桥，并破获了日伪制造的南沙河纵火案，和桃村投毒案，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枣庄矿工还组织了三个摧毁队，承担着破坏台潍公路的任务，使入侵台儿庄之敌支援无着，后退无路。

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枣庄职工联合会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经常不断神出鬼没地夜袭敌人的后方，致使日军攻打台儿庄受到牵制。许多军事家在研究台儿庄大捷的原因时。都把日军的汽油库被炸，致使日军的飞机、坦克车、铁甲车等机械化武器装备失去效用，视为台儿庄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非常有道理，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四、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积极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第五战区在徐州成立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委员张光中利用统战关系，从第五战区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那里争取拨给一个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先后在鲁南和湖西（微山湖以西）地区建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光中、政治委员何一萍）和第二总队（队长李贞乾、政治委员王文彬），辖20几个大队，约六七千人。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我人民抗日义勇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1938年3月下旬，台儿庄战役刚刚开始，我抗日义勇队就依靠滕、峄边区，南袭临枣铁路，两破津浦铁路，破坏敌人的军事运输线，使矾谷师团成为一支孤军。同时为了切断敌人临枣线上的运输，义勇队经常在临枣公路上伏击日军，仅三峰山的一次伏击战，就毙伤日军七八十人，击毁汽车8辆，并缴获大量战利物资，得到第五战区的赞赏。当义勇队将战斗经过的文字报告连同缴获的日军洋刀和太阳旗送交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时，李很高兴，奖励给义勇队1000元，以资鼓励。

我抗日义勇队总起来说，虽然人数不多，装备较差，又缺乏严格的训练，但他们是优秀的组合体，革命斗争觉悟高，作战勇敢。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他们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地、主动地配合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战功卓著，连国民党前线高级将领也承认“协助国军作战甚力”。他们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结果，中共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载入光荣的史册。

# 张克侠军中日记

——1938年临沂战事部分节录

（1938年3月13日）

（1938年3月14日）

（1938年3月15日）

（1938年3月16日）

（1938年3月17日）

（1938年3月18日）

（1938年3月19日）

（1938年3月20日）

（1938年3月21日）

（1938年3月22日）

（1938年3月23日）

（1938年3月24日）

（1938年3月25日）

（1938年3月26日）

（1938年3月27日）

（1938年3月28日）

（1938年3月29日）

（1938年3月30日）

（1938年3月31日）

（1938年4月1日）

（1938年4月2日）

（1938年4月3日）

（1938年4月4日）

（1938年4月5日）

（1938年4月6日）

（1938年4月7日）

（1938年4月8日）

（1938年4月9日）

（1938年4月10日）

（1938年4月11日）

（1938年4月12日）

（1938年4月13日）

（1938年4月14日）

（1938年4月15日）

（1938年4月16日）

（1938年4月17日）

（1938年4月18日）

（1938年4月19日）

（1938年4月20日）

（1938年4月21日）

（1938年4月22日）

（1938年4月23日）

（1938年4月24日）

（1938年4月25日）

（1938年4月26日）

（1938年4月27日）

（1938年4月28日）

（1938年4月29日）

（1938年4月30日）

（1938年5月1日）

（1938年5月2日）

（1938年5月3日）

（1938年5月4日）

（1938年5月5日）

（1938年5月6日）

（1938年5月7日）



1938年3月，张克侠（后排左三）与周恩来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不协同，不积极，为本军大病，表现无力，当傲之。

### 3月15日

炮声一夜不断，早4时许，炮声更烈，隆隆贯耳，并间以机枪声，直至9时余仍无休止。今日，我在右翼恢复大太平及亭子头（惟尚有敌兵十余人残留一隅，可谓顽也）。敌主力似由北进攻茶叶山一带高地。黄师英勇，但损失亦重。其河西官庄、船流一带村落，皆为敌占领。

据由夏庄逃出百姓言：敌约2000余人，午后由夏庄南进。此外，敌人亦伤亡甚大，搬运伤兵之人车络绎不绝。

晚因黄告急，将董旅一团开赴高家庄，孙家庄一带。

更晚时，各处送来缴获敌人之战利品若干，其中以信件、日记为宝贵。从中得知敌人作战牺牲甚大，昔日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皇军之板垣师团，为我中华好男儿已打得威风扫地，“铁军”碰到了打铁汉。

因李与黄之不睦，对于北方战情始终不明，而黄与张旅亦不协和，此种不信任，不协同，事实上妨害作战甚大。

庞部因无压力，亦向前推进，但不速，约明日合围。

### 3月17日

昨夜炮声沉寂，入晓亦如此，敌盖已筋疲力尽，非有增援恐不能有所为。然我仍缩短战线，对刘家湖、茶叶山一带取攻势。敌可谓强悍，亦可谓善于自保矣。

庞军进展仍迟迟，此种行为对于全局作战实属有害。

上午敌机来袭，向辛庄投弹，电线均断。据闻，昨日敌机在城中轰炸甚惨，西、北两大街及城外数处被炸，毁民房数百间，死伤数百人。

### 3月20日

今早，董旅袭敌获得重机枪两挺，但以后即陷于顿挫。敌炮兵射击得力，反攻白塔，炮声隆隆不绝，闻三面被围，急调黄团前去增援，下午白塔失守，一时颇紧张。又闻李家五湖被围，颇焦虑，深感过去兵力分散，此后须立住脚跟，集中兵力，向一

点攻击。有鉴于此，故一面选定战线加于巩固，一面调回董旅，集结兵力，并于庞部协定相互联系，此后或可因祸得福，作稳扎稳打之战法。

军长今日颇为正面战事焦心，恐徐州有失，将来困难也。

傍晚在阴雨黯淡中，消息愈传愈坏，李家五湖及白塔损失甚重，几不成军，军长焦急万分，行坐不定，余此时亦感心头深重。敌援速，我无援，然将士犹在雨中苦撑。夜得蒋电，命即日往费县集结，侧击滕县。起初感觉不易行，后决遵命速离。

今日为全战役中极感不安之一日，一方面因官长指挥失当，形成较大牺牲；一方面官兵尚能效命，虽苦战不溃，心感压迫沉痛。

### 3月22日

拂晓又雨，不久转晴。9时余，敌机嗡嗡而过，殆来侦查本军之行动，惜失机矣。

昨晚，庞送信来，要求在此停止待命，不知又有何变化。不过，军队亦顺利用此时加以初步整顿，确有不少经验教训应用汲取之。

今日又接蒋电，命以三、四团袭击津浦侧面之泗水、兖州一带之敌，主力仍回临沂。短短数日间，命令有多少参差？

午后4时，张军长往一八〇师训话。

晚军长归，知一八〇师此次损失约2000人，李家五湖之赵营全部阵亡。训话时，官兵皆泣，诚亦伤心事也。多少可爱儿女，已血洒疆场矣。

一八〇师尚余5000人，现正由地方购鞋，因兵多赤足者。

### 3月23日

午时，又得蒋、李命令，本军又全部开回临沂，要求务必肃清该处之敌。于是下达命令，进行准备。军长赴黄师训话，部队决定夜10时后依次出发，军部定于晨4时出发。

### 3月24日

早3时醒来，约4时出发，阴雪笼月，路尚可行。

6时遇一八〇师之韩长福团，其部队方始出发，究其因，盖二时出发，命令四时始送达该团也，如此甚误事。

7时至义堂集，即折而南下，早大雾，8时至古城之旧军部寓所，风物依然，但情绪已不似前次之紧张矣。

下午，军长赴四十军，晚7时余返回。据云庞两眼哭肿，其受损失已显然，但如气馁消极，则影响甚大。

军长归后，商议明日攻击之事，余以时之晏，准备不及，以先肃清河西，站住脚步为宜。即本此要旨，以一团出临沂南，迂回敌侧背；以一部袭击亭子头以北之敌，主力向古城一带推进。

又闻蒋氏由潼关、郑州来徐，与庞、张皆通话勉励，要求维持临沂，以竟前功，并保证补充不成问题。

正面战场，闻北面迂回部队已达铁路附近，南面峄县传已克复。

夜间可闻枪炮声，但不甚烈。

### 3月25日

早晨炮声隆隆，尤以八九时炮声密如贯珠，同时有飞机数架盘旋，大批投弹。但河西战况正常，仅有少数之敌，已为我次第解决，但庞部连电告急，将三官庙附近数村皆更丧失，并云九曲店亦将不能支持。对此，军长殊焦急。

余上午拟一意见，主张对目前敌取攻势防御，行持久战，因庞军及我军兵力皆不似以前，减员太多，如消耗太大，有失去临沂之可能。并写出方法及注意数条，以如

## 纪念临沂战役胜利暨临沂大屠杀八十周年专辑

何消耗及牵制敌人，而我又不至于陷于被动为主旨。

晚上，庞又告急，或将取冒然攻势矣！

赴军部商议一切。昨日，徐参谋长云即到，未果。今晚或可到达矣。

飞机10余架，轰炸城中，主任署被毁。闻枣庄克复，并俘敌200余名，获战车10余辆。如消息属实，则战事殊有转机。

连日来，贺奖之电虽纷来，无补目前之急，但对于积极性多少有些鼓舞。第一集团军解散，五十九军分得姚部骑兵一旅，李九思归还，可谓二十九军分家。

全日炮声不断，惟上午密，下午疏耳。

庞部之过于消极，使战况呈沉闷之态，为此心中致不爽，军长亦不宁。

### 3月26日

昨晚，军长及李灿轩至庞部，彼表示十分急迫，故军长又发布命令，令一一四旅攻桃园、三官庙一带，并增援九曲店一营。

上午，桃园攻下，但三官庙由于庞部原筑工事甚坚，现反为敌用，久攻不克，损失奇重。下午敌反攻桃园甚烈，同时得报告，知敌大部向西迂回经桃园、竹子园过河达义堂集，其骑兵达艾山及东南娘娘庙等处，故急向该方向增兵。晚，桃园又失，一一四旅损失大半。在些情况下，徐参谋长及庞、张二军长拟定缩短阵线，东部依旧由庞担任，五十九军占领七沟，经七得、小岭、八里屯、红埠寺、古城之线。军部移白衣庄。

9时后开拔，军部12时由古城出发，沿途车辆填塞，到处灯光，耀如明星，加以犬吠不已，行动极迟缓，且不秘密，至3时始到白衣庄。寝时已鸡鸣矣。得知敌绕攻之信息，余主张即对彼先行攻击，不果。

### 3月27日

昨晚，庞屡索预备队。今晨知敌北撤，似将西来，从午后起，敌即开始向我左翼攻击，甚为激烈。徐燕谋亦来此，据云，津浦、枣庄一带战事，晚上可获解决，仍有部队可来增援，先由五十七军缪微流部来到旅归庞指挥，汤部骑兵来一团归本军指挥，但恐二三日后方可抵达此间。蒋命令庞部守城，五十九军野战，须维持一星期，此举诚一艰苦工作。

军部所住白衣庄，系一小寨，余等住一魏姓家。此一带百姓多已背井离乡出外逃难。据报敌退出三官庙一带时，将男女百姓皆枪杀，日军兽行，残暴之至。

白衣庄距朱陈8里，位于旧公路上。朱陈系大镇，原有2000余户，不知今日如何。

敌自午间开始攻击本军阵地，左自葛家王平、小岭、北道、沙埠、古城，全面发动攻击，一时东抽西调，加以迎击，颇显紧张。到晚1时，经苦战，敌进攻受挫。但过不久则知古城已失，且北道之敌仍顽持。入夜，敌乘沙埠之撤退，又进攻红埠寺，一场欢喜又换愁眉。至11时话，情况紧迫，乃研究应付之策。因士气关系及过度疲乏，余主张不再变更阵地，以免官兵过劳。后本此意将军队调整，抽集预备队，阵地不变。

日内，敌人在西方相当活跃。

### 3月28日

早七、八时又闻猛烈炮声，机枪声亦清脆入耳，敌对正面之攻击似微向北移。

全日激战甚烈。日军又用其早、午、晚三段攻法，我因人数单薄、武器又劣，至晚已疲乏难支。

今日，陈调元来劳军，徐燕谋及军长皆往傅家屯。傍晚，小岭韩团被迫撤出，连日来小岭前面尸积累累，虽败犹荣，红埠寺西部亦告失守，一时散兵乱窜，可恨庞部

## 纪念临沂战役胜利暨临沂大屠杀八十周年专辑

按兵不动，保全实力，伤我疲惫之师，贻误不小。现唯一愿望即援军尽早到来。 缪部一旅似有希望，但汤部骑兵无消息。

本军屡经苦战，全部已经呈疲状，故不得不再缩短阵线，上七德经十里铺，韦屯、曹家王庄、前后岗头、道沟之线进行抗击。此方案经徐同意。夜11时，军部移红土屯，住姜姓家。夜间大车拥挤又失道，10里路竟行2小时许。

夜较沉寂，2小时后，军长返回。

### 3月29日

昨夜微雨甚寒，今又暖矣。与冯午天谈及士兵缺粮食，缺弹药，连日又不得休息，确已疲惫之极，官长伤亡又多，兵已失掌握，故一时散乱，而甚久无法收容，倘使敌猛烈压迫，定有溃退之危。当戒之。

关于补给方面之事，黄师较好，而作战亦稳，血气沸涨。不能脚踏实地者，不克臻此。

早又炮战，间以机枪。午时，敌猛攻东西钦宿，几出几入，我军复仇心甚切，殊死战斗，敌伤亡甚重，此后长时间内不闻枪炮之声。连日激战，各皆顽强，大约又将告一段落。

得徐参谋长电话，知悉缪之一旅已抵东高都。午时又得报告，汤部骑兵团李之山部下午二时可到胡子峪，精神一振，敌则从此攻势松懈矣。

军长谈及伤亡，泪已盈睫，不似前日之乐观矣。实际上。如不事整顿休息。将会导致全部摧毁矣。

晚6时，徐参谋长及王肇治旅长来此。王自谓系新到任职，对部下无把握，个人当尽力而为。该部本晚到水田、二十里堡，明早沿沂河西向攻击。

徐驻此间，对前线战事均乐观，普遍判断敌已退却。夜甚沉寂。

### 3月30日

今早王旅攻击进展至沟上，其他各处之敌亦各有抵抗。敌当前一切行动均在白昼行之，盖因本军善夜战、近战，故也。

敌人动向尚不明，或云大部向西南，或云向东北，然残部留于西北对峙，绝不可忽视，真正企图大约明日可明朗。总的看来，全线趋于平静，余分析，敌有往西南攻占向城之图。

此次五十九军以自动精神抗战，不屈不挠，牺牲至一万人，诚为难能可贵，然已如黄台之瓜，不可三摘矣。

徐参谋长之意，欲令黄师、王旅及骑团均归军长指挥，以卫临沂，但此三部均非劲旅，战意薄弱，尤以骑兵团情形看来，指挥极难，且自己无力指挥他人，诸多不便，虽为生力军，令其独挡敌人，势不可能，故虽增加部队不少，前途难乐观也。

晚得消息，敌已陷向城，于是，敌主力向西南之说得以证实。

得获敌之文件，知在此作战者有二十一、十一、四十二共三个联队，敌对我军抗战之烈，出于意外，似亦感棘手。

### 4月1日

闻军政部允拨四营人，但距损失之数尚远。用兵之事最好惜其余力，若使用过度，有损无益。

晚间，军长至各部讲话，此为激战后之第一次。

敌人仍在附近，此间已无心驱逐，兵援无继，实属困难。而敌人后方沿艾山仍继续运输，诚我军之一耻辱。午后，忽得蒋电，对临沂之敌南窜认为系五十九军纵敌，有“该军之耻”一语，一时均感不快。群思答复之词，余拟一文回复。众皆认可。总之，中央责之过深，而此间不机动亦属实情。然兵力实已枯竭矣！

# 台儿庄战役中日兵力及伤亡考

C关山月

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地区进行的一场重要战役。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旨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台儿庄战役中日双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进行考据。

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法认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投入了数十万兵力，而日军则投入了数万兵力。有的说法则认为，中国军队的兵力要少于日军。本文旨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台儿庄战役中日双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进行考据。

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法认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投入了数十万兵力，而日军则投入了数万兵力。有的说法则认为，中国军队的兵力要少于日军。本文旨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台儿庄战役中日双方的兵力及伤亡情况进行考据。

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论述已有很多，对此战中国获胜日本失败这一结果，相信除了日本国内为了面子而极力掩盖真相的极右翼分子外，是很少有人否认的。但对该战役中日参战兵力及损失，即便该战役亲历者，也众口纷纭。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军队编制的 uncertain 因素，有战争特殊性的影响，也有对战役范围认识的不一致等。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亦试着就此问题作一解析，算是抛砖之言。

## 一、中方参战部队兵力及伤亡

对台儿庄战役的起止时间，有狭义的理解与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只包括台儿庄城寨内外的战斗；广义的理解，认为该战役是从1938年3月中旬滕县和临沂战役始至4月7日国军追击逃离台儿庄日军为止，包括以台儿庄为中心的滕县战役、临沂战役、及峄枣、临城、韩庄、济宁、汶上等战斗在内的整个鲁南会战。而笔者根据整个徐州会战的起止时间1—5月，把4月6日前的徐州会战前期作战统称为台儿庄战役。

期间，中方主要参战并有重大伤亡的部队为庞炳勋第三军团、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下面主要就这几支部队的人员编制及伤亡情况加以分析。

### （一）参战部队兵员编制

#### 1. 庞炳勋第三军团

庞任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军军长，辖一个直属特务营、第三十九师（师长马法五）。第三十九师下属两个步兵旅（朱家麟第一一五旅，李运通第一一六旅），一个补充团（团长李振清）和炮兵、工兵、辎重、通讯各一营，另有骑兵连及手枪连各一个。

据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秘书兼临沂、郯、费、峄四县边联办事处处长及代理峰县县长的李同伟回忆文称，庞部第四十军“总兵力不过六七千人”，时任第五十九军第一八〇师第三十九旅参谋长杨遇春也称庞部“仅有5个步兵团，7000

余人”，与此数据接近的还有《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1次战役战斗详报》的说法：约8000人。以上数据皆出自战役亲历者之口，且言者当时还担任不算太低的军政职务，再加上59军的战斗详报，确切性似可见一斑。因之，这一数据被台儿庄战役相关著述广为引用。

但是，庞部总参议（执行参谋长职务）王瘦吾回忆文却称，庞部“全军合计一万三千余人”，文中并列出庞部装备：“步枪共约八千支，各种手枪约九百支，轻、重迫击炮约六十门，重机枪约六十挺，轻机枪约六百挺，掷弹筒约二百个，山炮四门，战马约三百匹。”从武器装备看，庞部战斗兵员当在万人以上。王瘦吾文中称第39师是调整师，不确，不过从该师武器配置及编制（二旅四团制）看，似是参照了调整师。

若非明显记忆失误或有意误导，王瘦吾的数据似更为可信。（1）王瘦吾与庞炳勋关系非同寻常，且担任庞部重要职务，对庞部武器装备及人员编制情况的了解显然非李同伟及第五十九军的杨遇春等人能及；（2）庞部于1937年10月于河北沧县抗击日军后即调至东海、连云港等地整补，历时三个月，人员及武器大体上得到补充。庞部第三十九师仿调整师编制，而标准调整师人员有1.1万余人，即便有缺编，也当在万人左右，加上军团直属部队，庞部合计一万余人应该不会夸大；（3）杨遇春的数据和五十九军战斗详报的数据应是同一来源，皆属于外部对庞部兵力的了解，李同伟的数据亦类同，是第五十九军3月12日到达临沂战场时庞部现存战斗兵数量。而在第五十九军到达临沂战场前的2月底至3月初，庞部即与日军在莒县、汤头镇、垛庄等地发生激烈战斗，第二二九、二三一、二三二团皆有重大伤亡，损失2000人左右是有可能的。

如此，则庞部全军1.3万余人，战斗兵万人左右，在第五十九军到达临沂前伤亡两千，剩余为杨遇春和第五十九军战斗详报所称的七八千人，应是战斗兵数量。

#### 2.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

辖黄维纲第三十八、刘振三第一八〇两个师，黄师辖第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三个旅，刘师辖第二十六、三十九两个旅。

不少著述在提到张部人数时往往采信2.1万这个数据。笔者认为，2.1万人是张部战斗员数量，包括非战斗员在内，张部人数应有约2.5万。原第38师第一一三旅参谋长刘景岳和第一一二旅副旅长于麟章回忆文称“（第五十九军）全军连同军、师直属部队共约三万人。”此数据是指淮河阻击战之前的人数，且姚景川骑兵第十三旅在1938年2月另调他部，未计在内。在2月的淮河阻击战中第五十一、五十九军伤亡4000余人，根据战斗情况推测，两军伤亡数应相当，张部约伤亡2000人左右，至临沂战役，未得补充。即便如此，第五十九军在参加临沂战役时的人数亦远不止2.1万，张自忠本人在与庞炳勋、徐祖诒会商作战方案时曾说：“我第五十九军两师十个团（加上军直辖之安克敏特务团应为11个团—笔者注），有二万五千人”。时任第一八〇师作战参谋、后任第五十九军副参谋长顾相贞在回忆文中采信此数据，“当（第五十九军）三月进军临沂时，有战斗员2.5万人”。顾认为这2.5万人全部是战斗员，可能不确，《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一次战役战斗详报》称五十九军共2.1万人，这个2.1万人是战斗员。

#### 3. 孙震（代理总司令）第二十二集团军

辖第四十一（孙自兼军长）、四十五（军长陈鼎勋）两军，合计虽为四个师，而实际自山西战役后，伤亡迄至滕县保卫战时未得补充，“每旅不过一团之众，总兵力不过两万员名”。时任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并在滕县保卫战中任城防司令的张宣武在回忆文中也说：“全集团军实际只有两师四旅八团，总兵力不过2万人

而已。”

#### 4.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

辖第十三军（第张軫一一〇师、独立骑兵团）、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郑洞国第二师、张耀明第二十五师）、王仲廉第八十五军（陈大庆第四师、张雪中第八十九师）三个军。

时任第一一〇师师长的张軫在回忆文中称该师“全师官兵共为11340人”，独立骑兵团约1500人。第二、四、二十五、八十九四个师皆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建设的20个调整师之列，满员时为11400余人，但上述四个师基本都缺编一个师属炮连、高炮连，团属四个战防炮连（参加台儿庄城寨附近战斗的每个师几乎都配属有一个连或一个排的战防炮部队，但战防炮部队自1937年5月编入新成立的陆军装甲兵团，至1938年1月15日装甲兵团扩编为第二〇〇师，在建制上一直属于独立部队，多是在战斗中配属使用，而不属于任何调整师编制之内）、团属小炮连等，因此，每师实际兵员约为1万人左右。加上军团、军直属部队，第二十军团约有6万人左右。

#### 5. 孙连仲第二集团军

辖田镇南第三十军（张金照第30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冯安邦第四十二军（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吴鹏举独立第四十四旅）两个军。

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议孟企三回忆文称孙部“共有兵力约二万四千人”。而著名的57人敢死队队长、时任第二十七师第一五八团七连连长王范堂在回忆文中却称，“（孙部）所属三个师一个旅，总兵力约34000余人”，全部投入台儿庄方面战斗。第二集团军第四十军军部副官倪志本在回忆文中也提出了与王范堂相近的数据：娘子关保卫战后，孙部把剩余士兵编入第三十一师，“其余各师均到河南滉池接收新兵，共接收约30000人。”虽说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新兵逃跑现象比较严重，但抗战初期尚不至此，王、倪的说法似乎可以相互印证。但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此数据似有所夸大：（1）王、倪二人虽系孙部人员，但职务较低，其数据来源不可靠；（2）国军（尤其地方军队）单位多有虚报兵员冒领空饷的传统，下层官兵很难了解所部真实兵员数；（3）由台儿庄战后孙部伤亡、剩余人数相加得出的数据（下文会提及）看，孙部总人数不会超过三万。而孟企三作为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议，就在孙连仲身边工作，其数据来源应该比王、倪更可靠，可信度更高。

#### 6. 其他各部

在台儿庄战役序战中，参战池淮阻击战的部队有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辖刘士毅第三十一军）三个师，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两个师及上文提到的张自忠部两个师；参加鲁南反击战的部队为孙桐萱第三集团军五个师；参加零星战斗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辖周祖晃第七军、韦云淞第四十八军）四个师。

台儿庄地区作战末期，另有周岳第七十五军两个师、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两个师、黄光华第一三九师、第五十七军王肇治第三三三旅、张德顺骑兵第九师一个旅参加作战，此外尚有炮兵第四团、第七团及杜聿明第二〇〇师战防炮部队4个营。

其中，周岳、李仙洲四个师为甲种师，约4万人；其余均为乙种师，每师按8000人计，除上文提到的张自忠部两个师，共16个师约12万人；加上王肇治旅约4000人、两个炮兵团及四个战防炮营约3000人，共约16万余人。

3月中旬至4月7日参加广义台儿庄战役的主要部队人数为：庞炳勋部约1.3万人，张自忠部约2.5万人，孙震部约2万人，汤恩伯部约6万人，孙连仲部约2.4万人，合计15个师又1个旅，约14万余人。

合计以上，不含民团、游击队及其他民间抗日团体，徐州会战前期作战（台儿庄战役），国军投入陆军三十四个师另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两个炮兵团、四个战

防炮营，约30万余人。

### （二）参战部队人员伤亡

#### 1. 庞炳勋第三军团

截至3月26日，庞部已伤亡殆尽，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称“总计战斗兵，现不满千人”。结合徐祖诒致李宗仁电“庞军兵力损失过巨……已失战斗力”，即便考虑到庞有保存力量夸大伤亡的因素，按庞部战斗兵万人计，亦可约略看出庞部伤亡当在8000人以上。

#### 2.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

刘景岳和于麟章在回忆文中称，该军在最初三天（3月14、15、16日）的激战中，大量毙伤日军，但自身“伤亡也不下六、七千之多”。顾相贞证实此说，至17日晨，该军统计伤亡人数，“第三十八师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伤亡近四千人，第一八〇师也伤亡了二千余人”。《山东省志·军事志》采信此说，称“至17日，（第五十九军）伤亡7000余人”。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亦采信此说，称“至17日上午，第五十九军已伤亡6000余人”。迨至21日临沂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于麟章称“伤毙敌军约六千人……我军伤亡人数也在八千人”，顾相贞称第五十九军“伤亡官兵近九千人”。第五十九军战斗详报则证实了此数据，24日，再次增援临沂的第五十九军在城西北一带集结时，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而该军一战临沂前却有战斗兵员2.1万人，减员8000。

通过下属单位的伤亡也大略看出第五十九军伤亡之惨重。原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旅长李致远在回忆文中称，仅在15—18日的刘家湖战斗中，“第二二八团原有两千余人，损失半数以上；第二二四团也伤亡近半数。”从3月14日至19日，五十九军成建制战死者计有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团长崔振伦，在进攻朱陈镇战斗中，该团另有一营人牺牲过半）第二营，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第六、十连，一一四旅二二七团第十二连。时任第五十九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少校参谋的王丕廉在回忆文中称：“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我方仅连长就伤亡一百余员，士兵伤亡五分之二”。

考虑到第五十九军伤亡过重，早在3月16日，徐祖诒即建议该军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休整，被张自忠拒绝。如果真如张自忠19日14时致李宗仁电所称该军自14至19日伤亡3482人，约占张部兵力七分之一，徐应该不会有此建议。

让人奇怪的是，同是张自忠19日14时致李宗仁的那份电稿，其中还有这么一句：“共计阵亡官兵3474名”，如果是“伤亡”误写为“阵亡”，则数字对不上；如果是确指阵亡，与前文所说伤亡3482人，又大相矛盾，就大多数战斗而言，阵亡人数往往要低于受伤人数。

第二次临沂战役后，于麟章称第三十四师“减员万余人”，张自忠遂决定将该师合并编成一个旅，约千人，归军直接指挥。于麟章在与刘景岳合写回忆文中又称“（第三十八师）作战前约有一万五千人，临沂战役之后，所余不足三千……第一八〇师尚有六千余人”。于麟章关于第一八〇师剩余人员的数据应该不确，据一八〇师三十九旅参谋长杨遇春回忆文称，该旅“只剩下200多人，其余3000余人皆伤亡。”杨作为旅参谋长，提供的本旅战斗伤亡人数数据应该是可信的，如此，则一八〇师作为两旅制编制的师，在一旅只剩下200多人另一旅（二十六旅）伤亡惨重而又不算补充的情况下，怎可能会“尚有六千余人”？

关于第五十九军两次临沂战役的伤亡，张自忠本人在3月29日4时致李宗仁电也曾透露，“伤亡达万余人”。这个数据弹性很大，不少著述干脆直接引为1万人。不过，通过相关资料来推算，第五十九军的伤亡要远超过1万人。

3月25、26日张部第三十八师在解救庞炳勋部的三官庙、桃园之战中，伤亡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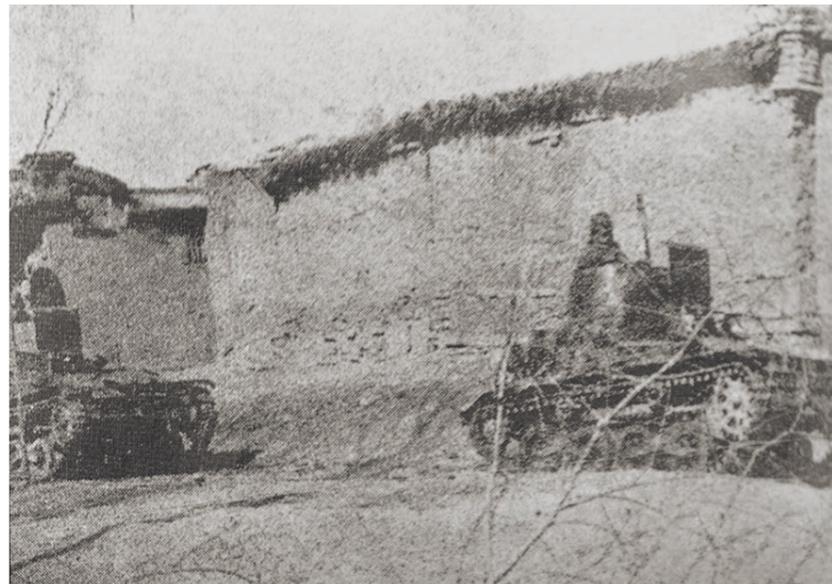
余人；又张自忠29日4时致电李宗仁称，27、28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二者合计就是四五千人。另据刘景岳、于麟章回忆文章称：“先后两次临沂作战，我（五十九军）伤亡各级官佐八百余员，士兵万人以上。”如果参照张自忠19日14时致李宗仁电中所列官、兵伤亡比例：伤亡军官209人、士兵3273人，则第二次临沂战役结束时张部军官伤亡800余，士兵伤亡应在1.3万人左右。

这样，第五十九军在两次临沂战役中伤亡数约在1.3万—1.4万之间，加上在淮河阻击战中的2000人，整个台儿庄战役，第五十九军伤亡约在1.5万人以上。

### 3. 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

张宣武在回忆文中称：“第四十一军守城部队自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四十五军，自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七四一营第二营营长熊顺义也称，从3月9日至18日，川军保卫滕县“牺牲、负伤万余人”，其中第四十五军“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一二五师七五〇团团团长姚超伦（原文误，应为七四五团。七五〇团团团长为陈士俊—笔者注）以下伤亡的营、连、排长等官兵四五千人。”

能证实上述数据的还有李宗仁3月21日致蒋介石密电，称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滕县之役中“伤亡官兵不下万人”。



中国军队坦克进入台儿庄的情形



日军坦克进入台儿庄

而第二十二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在滕县战役战斗详报中却称“是役……我阵亡官兵3000余人，负伤官兵4000余人；四十一军占伤亡总数四分之三。”时任该部少将参谋处长胡临聪在回忆文中也称，滕县战役守卫滕县城与外围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共伤亡8000余人（阵亡5000余人，负伤3000余人）。

但通读孙震战斗详报全文，战役起止日期为3月9—17日，且主要是叙述14—17日的滕县城战斗。胡临聪文章类似。孙、胡的数据显然未含3月9日之前第二集团军伤亡，而该集团军第四十五军早在1938年1月即已入驻滕县并与日军发生过数次战斗，如在2月中旬的郭山、两下店战斗中，第一二五师第七五〇、七四五两团即伤亡约千人。

因此，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整个徐州会战前期总伤亡在万人左右，还是较接近实际的。

### 4.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及临时配属部队伤亡

在3月16、17、18日最初三天的作战中，仅第八十五军两个师即“阵亡营长三员，伤二员，伤团长一员，伤亡连排长廿余员，士兵二千余人。”同期在沙沟阻击日军的关麟征部第二师第六旅伤亡不详，但李宗仁在19日致蒋介石密电中曾说：“我（第六旅）第十一团伤亡甚大”。

在3月31日台儿庄东北方战斗中，第八十五军与第五十二军夹击坂本支队，予敌重创，“五十二军与八十五军各伤亡1300余人”；4月3日，第二十军团突破坂本支队所据之小王庄、刘庄等阵地，并与敌发生肉搏战，“第八十五军第四师两日来伤亡约千人”。

汤恩伯4月6日晨致电李宗仁：“（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关（麟征）、王（仲廉）、周（岳）各军彻夜猛攻，肉搏十余次，毙敌三千余人，俘获正在清查。我军伤亡亦大。”汤的电报内容虽未指出所部具体伤亡数字，但从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及“我军伤亡亦大”一语来推测，汤部伤亡即便比敌方少，也应该不会差距很大。

汤部部分将领的回忆文章中有所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的伤亡数据，而未提阶段战斗伤亡。第一一〇师在徐州会战后到达河南唐河整编时，只剩下一个旅的兵力，“在这次会战（指整个徐州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余人。”自3月中旬开赴鲁南以来，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作战，第五十二军两个师都有很大伤亡，特别是郑洞国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人数的一半。”其中，第二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峰县北大窑附近战斗最为激烈，敌我双方一度展开白刃战，第二师多处阵地曾数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役敌我都有很大伤亡。师长郑洞国甚至在3月30日上午攻打峰县城东一带时，被敌炮弹击中，只因弹片为其衣袋内银元所挡，郑才幸免伤亡。

以上相加，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及临时辖属各部总伤亡在万人左右，应该不会夸大。

### 5. 孙连仲第二集团军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转述孙连仲本人的报告“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以孙连仲部参战兵力2.4万人计，伤亡约1.7万人左右。而李4月7日致蒋介石电则称“该兵团（指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及临时附属部队—笔者注）自半月以来之战斗，死伤自副师长康法如以下约近万人”。二者相去甚远。

这是怎么回事呢？知道国军这么个潜规则后就不难理解啦：杂牌军将领在战斗进行时为求得增援往往会夸大所部伤亡数字，战斗结束后或为夸大战绩、或为担心压缩编制取消番号往往又缩小伤亡数字。

李宗仁关于第二集团军“死伤自副师长康法如以下约近万人”这个说法与其本人之前致军令部电稿内容是自相矛盾的。早在4月5日晨，李即致电军令部：“廿七

师现仅余战斗员约二千名，卅一师一千四百余名”，另，台儿庄守军6日伤亡亦“在二百名以上”。至日军从台儿庄退却时，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称所部“全部兵力只剩下四千多人”。也就是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第二集团军所辖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个师所余战斗员仅七八千名左右，加上独立第四十四旅，最多也就在万人左右。该集团军损失应在1.4万人以上。

#### 6. 其他部队伤亡

池淮阻击战中，刘士毅第三十一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合计伤亡近6000人，孙桐萱第三集团军之谷良民第五十六军（1938年3月缩编为第二十二师，隶属孙桐萱第十二军）参与的济宁战役，“自进攻到退却，历时约半个月，我军伤亡约2000余人，但亦予敌以重创。”

综合以上，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中国军队伤亡合计约6.5万余人。而在3月中旬—4月7日，伤亡约5万余人。

## 二、日方参战部队及伤亡

### （一）参战部队

#### 1. 第十三师团

该师团参加池淮河战役，为装备山炮的四单位制驮马师团，满员时兵力为2.85万人（该师团在进攻上海、南京作战中有伤亡，但考虑到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补充十分迅速，甚至作战时随队带有补充兵，故以满员计算），加上华中方面军（2月14日后改称华中派遣军）配属给该师团的部队：后备步兵一个半大队、独立机关枪一个大队、战车一个大队、15公分榴炮一个联队、105公分加农炮一个大队、高炮一个中队、航空兵一个大队、独立工兵两个联队、渡河及架桥中队各两个、铁道大队、汽车两个中队，总兵力不下4万人。

#### 2. 长濑支队

以第十师团第八旅团长濑武平指挥的步兵约四个半大队，野炮兵两个大队为基干，自2月17日开始对济宁、汶上方面孙桐萱部进行反击，26日越过大运河占领嘉祥后，主力集结于济宁。

四个半步兵大队（每大队1091人）约4900人，野炮兵联队（辖四个大队，缺两个大队，每大队634人）为1626人，加上工兵、通讯、运输、卫生等辅助人员，长濑支队应不低于7000人。

#### 3. 濑谷支队

该支队3月初编成时，下属部队及兵力：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及野战重炮兵第一旅团以下指挥机关一部约100人，步兵第十联队（缺一个半大队）约2500人，步兵第六十三联队3747人，野炮兵第十联队（缺一个大队与两个中队）约2000人，临时野炮中队128人，临时山炮中队195人，工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286人，其他部队如独立机关枪第十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十及第十二中队、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缺第二大队）、中国驻屯炮兵联队第三大队、工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师团通信队与卫生队各一部、师团第一野战医院、兵站汽车第十五中队等，编制不详，但合计不下于5000人，濑谷支队总计约15000人。

4月1日，矶谷廉介又调第十师团驻济宁的第八旅团第三十九联队第一大队配属给第10联队，以加强濑谷支队的进攻能力。

总计台儿庄战役期间濑谷支队约有16000人。

#### 4. 坂本支队

下属步兵第十一联队（缺一个大队）、第二十一联队（缺一部）、第四十二联队一个大队、野炮兵第五联队主力（缺两个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

按极力否认日军在台儿庄战败的日本防卫厅教官森松俊夫的说法，坂本支队共辖六个步兵大队，合计应为两个整联队，因此，第二十一联队缺一部之说即便属实，也所缺极少，故应按满编计算。则坂本支队人数为：步兵两个联队（每联队3747人）7494人、炮兵部队1626人、山炮中队195人，加上后勤辅助部队，应在1万人以上。

#### 5. 补充兵（或预备兵）

一些台儿庄战役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中，曾提到除第五、第十师团以外多个番号的日军部队。如庞炳勋部第40军副官处长李凤鸣称，汤头镇作战时，曾“发现日军第一〇五预备师团番号”。李凤鸣提到的“日军第一〇五预备师团”，与黎东方先生《细说抗战》一书说的“日军在三月十九日又调来了酒井旅团四千多人”，应是同一支部队，但二者关于日军部队番号的说法，皆未必准确。徐州会战结束前，侵华日军中能称为“酒井旅团”的，只有第十四师团酒井隆第二十七旅团和关东军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笔者翻阅多部战史，未能查到这两个旅团参加临沂战役的记录。如果黎东方书中指的是酒井镐次旅团，则可能是受李宗仁1938年4月6日致何应钦密电“关东军从关外向津浦线北段增援3000余人”的影响。

不管日军增援部队番号几何，可以确认的是，台儿庄溃败前的临沂作战期间，坂本支队得到了原编制外的增援。

日军在发动稍大规模的战役时，一般都保留有相当数量的补充兵，即便在抗战末期兵力捉襟见肘时亦然，如1944年的长衡会战前夕，日军还预定每个步兵中队增加50人。以此推算，则濑谷、坂本两支队共48个步兵中队，补充兵应有2400人。前文提到的第二集团军总参议孟企三在回忆文中也证实，“由缴获之敌人日记本上记载，敌一师团，实有兵力二万八千余人（预备兵在内，配属之特种部队尚不在内）。”

据上推断，增援坂本支队的日军补充兵约有3000余人。

#### 6. 日军其他参战部队

在淮河阻击战期间，孙桐萱第三集团军于2月12日夜袭济宁、汶上，一部曾攻入济宁，并以一部对津浦南段之敌施行侧击。台儿庄战斗期间，第三集团军以有力部队渗入到兖州以北地区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日军、配合台儿庄作战。3月23日，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夜袭兖州，歼敌一部；26日，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炸毁大汶口铁路多处，使日军列车脱轨；29日，第八十一师又夜袭大汶口机场，炸毁敌机八架。此外，据第二十一集团军第7军副军长兼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回忆文称，日军于台儿庄陷入包围时，曾“新增一个旅团，企图会同原有津浦南段之敌第九、第十三师团北进，解救台儿庄之敌”，因第四十八军与第七军分段拦腰截击，“迟滞了沿津浦路北上之敌”。白崇禧回忆录也称：“津浦南段之战事，因敌被我廖磊集团军与李品仙集团军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事，形成对峙之势。”

第三、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主要任务是于津浦路南段拦截敌军，阻其北进，既然将他们视为台儿庄战役国军参战部队，则此间他们攻击、牵制的日军，亦应视为参战部队。考虑到被牵制日军部队中有前述第十三师团和长濑支队，为避免重复计算，此外被牵制的日军只以5000人计。

综合以上，徐州会战前期日军参战部队约8万人。这与郭汝瑰所称“日军前期投入陆军三个师团，约7.6万人”是较为接近的。

### （二）日军伤亡

#### 1. 池淮阻击战

自1938年1月24日起至30日，在历时7昼夜的池河之战中，第三十一军歼敌近2000

名，其中在池河镇歼敌三四百人；在三河集、马家岗两处歼敌二三百人；在明光方面歼敌约千余人。

第三十一军自池河撤退后，于2月上旬配合第四十八军对刘府、考城、蚌埠之敌攻击，“经剧烈战斗之后，毙敌千余”。

2月2日至20日的淮河阻击战，尽管未能将渡河日军全部歼灭，但“却使其付出了死伤3000余人的代价。”

以上，日军伤亡约6000人。

#### 2.滕县战役

孙震在战斗详报中称“是役毙伤敌军官佐320余员，击毙士兵1500余名，击伤士兵5700余名。”以川军武器装备而言要取得如此战果，是不可能的，且当时进攻滕县之敌亦不过数千，若孙震的数据属实，无疑是全歼日军。孙的歼敌数据显系夸张。

第一二二师代师长王志远在战斗详报中称所部“击毙敌共约千余名”，第一二四师三七〇旅旅长吕康称所部“毙敌约七八百人”，三七二旅旅长曾魁元称所部“毙敌寇约六七百人”，三者相加，与张宣武所说的“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相近，但应为毙伤而非击毙日军数据。

加上3月9日之前第四十五军歼敌数，则日军在整个滕县战役中伤亡不下2500人。

#### 3.两次临沂战役

第一次，截止到3月19日，张自忠致电李宗仁称，临沂战场“敌（日军）伤亡达四千余名”。而一些著述如韩信夫《鏖兵台儿庄》则认可“此次临沂作战，歼敌3000余人”。

第二次，截止到3月31日，中国军队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1人。

自3月14日至31日，前后两次临沂战役，日军伤亡应在5500人以上，加上之前庞炳勋部与沈鸿烈海军陆战队歼敌数，日军伤亡应不下6000人。

#### 4.台儿庄城寨附近战斗

关于台儿庄战役歼敌数据，众说纷纭，从七八千人到三万余人不等。之所以相差如此之大，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是对战役范围理解的不同，前者为狭义台儿庄战役即台儿庄城寨附近战斗，后者为徐州会战前期1月中旬—4月7日战斗累加，当然，也有广义台儿庄战役即3月中旬—4月7日战斗累加。即便对台儿庄城寨附近战斗，也说法各异，笔者此处提供两组数据：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4月7日、8日报道歼敌万余人；陈诚的说法是9000人左右。史界如孔蕴浩先生则认同《新华日报》数据，认为台儿庄一战中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而整个鲁南地区，“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0人”。

#### 5.其他局部战斗

包括第二十军团在临城、官桥、枣峰等地，第三集团军在汶上、济宁、兖州等地战斗，日军损失2000人是有可能的。

综合以上所列，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伤亡在2.6万人以上。在3月中旬—4月7日，伤亡约2万人。

### 三、日军战史记载的伤亡

1938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三课对台儿庄战役日军伤亡有一个统计，第五、第十师团合计伤亡11984名。此数据并非日军整个台儿庄战役的损失，且即便作为第五、第十师团损失，亦不可信。

#### 1.此数据未包括第十三师团在池淮河战役中的伤亡。

2.此数据不包括临时配属部队的伤亡。仅第十师团濰谷支队临时配属的部队就有：第2军直辖（配属）的临时野炮中队、临时山炮中队、独立机关枪第六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十及第十二中队、野战重炮兵第一旅团之第二联队（欠一个大队）、华北方面军直辖的中国驻屯兵团炮兵联队第三大队及临时战车中队等。

张宏志先生对日军公布的伤亡数字很是纳闷，但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于是只好在其《三部曲一》注释中称，日军“公布的材料与实际情况有矛盾：台儿庄战役主战场不在第五师团方面，而在第十师团方面，故第十师团的损失应大于第五师团。”张先生敢于大胆假设，着实精神可嘉，却未能小心求证，当属功力缺乏。基于此，其纳闷自在情理之中啦。

3.日军战史夸大战绩、缩小伤亡的事例屡见不鲜。比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9年4月，日军第104师团在广东江门一带与国军交战，国军遗弃尸体2336具，日军仅战死14人；同年9—10月进行的赣湘会战（主要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果是国军战死约4.4万人，日军战死仅850人。公然置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大败而退的事实于不顾！

如果有人认为国军战斗力弱本就不堪一击，与日军作战伤亡如此悬殊亦在情理之中，不能以之作为日军战史造假的依据，那么，同样是《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40年度华北方面军伤亡总数为战死5456名、负伤12386名，伤亡合计才17842人。而该年度仅百团大战（1940年8—12月）即毙伤日军20645人、俘日军281人。另据《华北治安战》记载：1940年6月6日—7月8日，在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中，共军遗弃尸体3418具、俘虏219人，日军死89人、伤79人；百团大战期间的察南南境（涞源、灵丘等地）作战（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共军战死1926人（遗弃尸体1199具，运走尸体727具），日军仅战死133人。而共军战史的记载是，涞灵战役“歼敌1100余人，我军伤亡1400余人。”尤为甚者，日军插剑岭一个中队的守备队面对优势共军的包围攻击，交战156小时，六天七夜，居然仅战死1名、负伤5名，而共军则战死约250名、负伤约300名！

百团大战结束后，1940年12月10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在总结战绩时称：“遭我打击最大者，则为（日军）第四混成旅团，计已消灭殆尽”，而日方战史却宣称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3日的整个百团大战期间仅战死276名，该旅团战斗详报并称第二期晋中作战该部战死71名，共军遗弃尸体1204具。

诺门罕战争刚刚结束时，据日军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共出动人员58925人，其中战死7696人、战伤8647人、生死不明1021人，总损耗17364人，损耗率约30%左右。日陆军当局在当年10月3日，发表了一个笼统的伤亡数字：日军战死战伤合计18000人。直到27年后的1966年10月12日，靖国神社举行“诺门罕事件战歿者慰灵祭”，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的战死人数是18000人。据战后苏联资料表明，关东军出动人员为67257人，战死18868人、战伤25900人，死伤合计44768人，损耗率大约为66%。

4.日军部分战史否认台儿庄战败。日军有些战史甚至连台儿庄日军战败这一基本史实也不承认，如《大本营陆军部》一书认为：“以上所说的台儿庄败退，是濰谷支队在尚未完全占领台儿庄时，接到误以为台儿庄已被占领的邻接友军坂本支队转进的报告，由于未能充分联络，濰谷支队不得已也返转回来。纯属战场上的差错，并不是被击退的。”既然连这个基本史实都要否认，那么，掩盖伤亡就更不在话下。并且，要否认战败，就必须掩盖真实伤亡。

# 响彻临沂上空的《大刀进行曲》

本 编



麦新

《大刀进行曲》由麦新创作。麦新（1914—1946），原名孙默心，1935年投身革命，1936年参加吕骥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从此开始了创作活动。1937年创作了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年底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研究室工作，曾任音乐部党支部书记。1945年8月随陈毅到临沂，后转赴东北。

《大刀进行曲》创作背景是当年张自忠将军长城抗战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时，密令大刀队夜袭日军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因而轰动全国。麦新闻后受大刀队英勇事迹的感染，一气呵成完成了《大刀进行曲》的词曲创作。以此献给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而被二十九军广泛传唱，以至成为第二十九军军歌。

1937年8月，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扩编为第五十九军，1938年3月初，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开赴临沂前线，参加临沂阻击战，《大刀进行曲》响彻临沂上空，成为了临沂抗战的主题曲。



二十九军大刀队开往喜峰口

C调 2/4 节奏 英勇地 大刀进行曲 麦新作  
(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

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 东北的  
义勇军，后面有 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  
消灭，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 《大刀进行曲》歌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 临沂大屠杀事件

高雷

1938年3月初，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为完成南北对进，消灭中国军队在徐州，直趋武汉的战略企图，自胶济线南侵，连克诸城、莒县，进逼临沂。遭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及其援军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的顽强阻击，一个多月，损兵折将，毫无进展进而恼羞成怒，对无辜平民痛下杀手。

1938年3月上旬，日军渡过沂河，受阻临沂城北古城村达四天，攻入古城后见屋就烧，见人就杀，仅剩下的几间庙堂和瓦房也被全部烧光，滞留村内的居民成为日军泄愤的对象。王汉友一家藏在地窖里，日军发现后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一家四口被活活烧死。王殿思背着烧伤的母亲躲避，被日军乱枪打死，娘俩双双倒在血泊中。日军在墙角角落里搜出了一位吓昏了的老妈妈，将其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被烧得惨叫，日军狂笑不止。不到一天时间，古城村有62人被杀害，有一户被杀绝，全村变成了一片焦土，鸡犬无存。



4月中旬，日军包围了临沂城西大岭村，先用排炮轰击，然后从四面突入村里，逢人便杀，见东西就抢。姜志敏的父亲及祖母等27人被抓后全部被枪杀，刘志贤的母亲被割掉嘴巴，王富德的母亲被割掉乳房，不少妇女被凌辱。当日军杀到村西头时，47名村民无处藏身，一齐涌进观音堂。日军发现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后，立刻架起机枪扫射，除2人逃脱外，其余45人全部被打死。全村共有300多间房屋被烧光，70余人被杀死，姜志茂、赵洪义、姜志顺、张守信等4户被杀绝。

3月17日，日军逼近临沂城垣，不断派飞机对临沂城狂轰乱炸，每天从黎明到黄昏，每次六七架飞机飞临临沂城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一枚炸弹在城内北大街路南王贞一杂货店的防空洞口爆炸，在洞内避难的男女老少30多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闷死，无一幸免。颜家巷郁鸣漪外出，家中其他人全部遇难，他本人因而自缢身亡。西门里路南开杂货店的李润生之父，被炸死在自己家中，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在西门里德国天主教堂内避难的百姓，被炸死炸伤300多人，修女尤姑娘被炸得骨肉分离，糊在了墙上。

4月19日，日军飞机更加疯狂，投下的都是燃烧弹，城内四处起火。同时，日军以坦克为掩护，开始攻城，西关东岳庙前到西门外，战斗激烈。黄昏时分，城内百姓自南门逃出，涌向南坛。男女老幼，挤成一团，幼稚孩童，哭声遍野，登金雀山翘首北望，全城烈火腾空，火光冲天，一片火海。尔后，国民革命军张自忠部、庞炳勋部相继撤出战场，临沂遂于4月21日失守。

日军自西门进入临沂城后，密布岗哨，架设机枪，挨户搜查，堵门截杀。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刺，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居民纷纷越墙，奔向西门里天主教堂寻求避难，瞬间聚集了700多人。教堂大门紧闭，神甫万呼不应。这时，丧心病狂日军一面从教堂西面向难民扫射，一面在教堂以东各个路口用机枪堵截，毫无遮挡的百姓纷纷倒下。这是日军进城后的第一次大屠杀，700多人无一生还。事后用车拉了许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日军进城的当天，发现了城内西北坝子的3个防空洞及西城墙根躲避的百姓，先是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戳杀，480多人全部被杀害。幸存者宁振芳全家10口，被日军刺死了9口。当时，宁振芳刚出生不久，裹在母亲怀里吃奶。母亲被日军刺刀刺死，宁振芳未被伤及，而右眼被母亲的热血浸瞎。后被救出，邻居抱给在天主教堂做饭的宁孙氏收养，成为了家中唯一的幸存者。

城内居民凡被日军搜出者，受害者不计其数。西门里太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日军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防空洞中搜出20余人，当场用刺刀全部刺死。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门口挂了红布条，日军怕“传染病”，点火将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街东面的杨家园时，妇女纷纷跳井自杀，死尸顷刻间塞满井口。茶棚街胡士英家的防空洞较宽阔，前后两门，躲藏的人很多，日军堵住门口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洞内死者无数。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道：“此院死尸大有”。徐老头两口看到日军飞机后就向东跑，一枚炸弹扔下来，两人同时被炸没了，事后发现，只剩下了附近树上挂着一个妇女发髻。北门里路西一石姓老太太年过70，卧病数月，已上了灵床，全家7人围守看护，未及躲避。日军进院后将男子全部刺死，女儿被逼得背起病人一同跳井，井内人满为患，女儿同外甥女得以幸存。日军驱赶30多人清扫北大寺，干完活后，慌称让他们排队点名，结果用机枪扫射，全部丧生，尸体被推进大湾内。日军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连续残杀无辜百姓以取乐。王学武的父亲被日军用刀剁成三截；徐廷香的父亲、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

屠城后的临沂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有的在地窖内东躲西藏多日，挣扎活命；有的白天在炉膛内藏身，深夜从城墙水洞中爬出。孙建芝一家老小躲在城墙洞里。孙建芝和母亲渴得实在受不了，就出来找水喝，被日军发现，跟踪至城墙洞前，先是向里面开枪、扔手榴弹，接着又放毒气。孙建芝的三舅被当场打死，二舅母的腿被打断，大舅、大舅母和表哥因坚持不住而爬出洞，结果被日军刺死。姥姥和姐姐被逼跳井淹死，孙建芝和母亲跳井后，因井内塞满了尸体，被人救出。跑到徐家园地窖里躲藏了100多天，白天不敢露面，只有半夜里出来找水喝，找些树叶、野菜充饥。城内朝阳寺前的某酒店中有一家7口，在蒸酒的大炉膛内藏了七天七夜，其间饭未沾牙，饿得有气无力，直到一天深夜从东城墙根的水眼里爬出，才保住了性命。南关教会医院的近百名国民党第四十军伤病员，未来得及转移，日军已经进城，他们拖着病残身体，各谋出路，多数重伤员死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暴尸旷野。到了割麦子的时候，麦田中到处白骨累累。

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僧王庙至聚福街以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杨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连续六七天不息，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东关街烧去了半边街，南关老母庙前、阁子里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即使三年后，这一带仍是一片瓦砾，不见人烟，荒草蓬蒿高于屋檐，粼粼白骨随处可见。“十家已烧九家屋，一时草死木皆枯”，“沿城人家数千户，鸡犬草木同时死”。

在临沂大屠杀事件中，临沂城平民共2840余人被杀害，加上沿途杀戮，共有3000人以上。

# 历史不能忘记

——临沂大屠杀掠影

雨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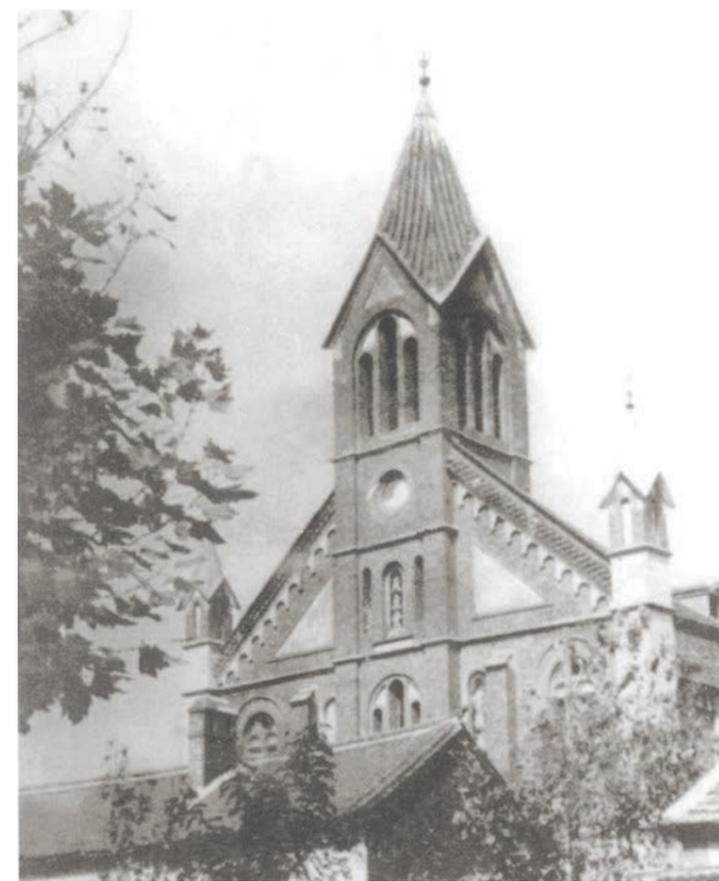
1938年4月21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军板垣师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共屠杀平民2840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临沂血案。史称“临沂大屠杀”。本次刊登的照片均为侵华日军所拍，是临沂大屠杀的鲜活罪证。



被炮火推毁的临沂城门



临沂大屠杀的主凶板垣征四郎 (中) 视察临沂战场



临沂大屠杀的发生地之一——天主教堂



参与临沂大屠杀的日军部队



日军板垣师团国崎支队出临沂望淮门

省方志馆馆长李坤到临沂调研方志馆工作。3月15—16日，省方志馆馆长李坤等一行到临沂调研方志馆工作。李坤一行先后考察了临沂市方志馆布展工程现场，到河东区、沂南县实地调研，听取方志馆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了解工程进度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对下步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

市史志办组织开展纪律作风整顿第二阶段“画像”活动。根据市委纪律作风整顿活动总体部署，市史志办于3月初面向市直130多个部门单位发放了征求意见函，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在单位内部集中开展谈心谈话活动，相互之间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聚焦“六个方面”42条问题，每名党员均认真撰写了对照检查材料。3月30日，市史志办以组织生活会的形式，分4个小组开展了专题“画像”活动。

市史志办召开“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动员会。3月30日，市史志办召开“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动员会。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

会前，市史志办全传达学习了市动员会精神和市委书记王玉君的讲话，办党组进行了专题研究，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会上，传达了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的通知》，刘志强做了动员讲话，对活动开展做了明确部署。

市史志办选派任职“第一书记”工作成绩显著。4月17日，全市第三批“第一书记”工作总结暨第四批“第一书记”工作动员会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文件，表彰全市“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市史志办被评为“第一书记工作先进单位”，选派的杨晓莉被评为“第一书记标兵”。

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市史志办选派年鉴工作科科长杨晓莉与市妇联组成“第一书记”工作组，入驻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两年来共协调帮扶资金700余万元，建设综合社区服务中心1处，实施帮扶项目3个，硬化道路1.2公里，粉刷墙体3.6万平方米，栽植绿化苗木5000平方米，完成旱厕改造、硬化道路、亮化绿化、农田水利建设、全村电网线路改造等项目，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在文化建设上，投入帮扶资金30余万元，帮助宋庄村建立了村史馆，党建展馆等。捐赠了价值近10余万元、4000余册图书，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通过两年的驻村工作，宋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市史志办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失衡的代价》警示教育片。4月18日，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在职工观看了《失衡的代价》警示教育专题片，观后进行了讨论交流。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了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祭奠“临沂大屠杀死难同胞”80周年活动在兰山举行。4月20日上午9时整，由临沂市史志办、兰山区史志办共同组织的“临沂大屠杀死难同胞”80周年祭奠活动，在大屠杀主要发生地——兰山区天主教堂门前举行。临沂市有关专家、临沂市史志办和兰山区史志办部分同志参加了仪式，向遇难同胞献花默哀。

祭奠活动结束后，临沂市史志办组织召开了“临沂大屠杀”80周年祭奠研讨会，会议提供了多篇论文，表达了史志人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良好心愿。

市史志办和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

司联合派驻第一书记工作组进村入驻。4月20日，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联合派驻费县马庄镇富民新村（英家林村）第一书记进村入驻。市史志办副主任唐少清，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人事部主任王中亚，到派驻村富民新村与村两委进行对接座谈。

市史志办召开党员干部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活动总结会议。4月24日，市史志办组织召开党员干部纪律作风集中整顿活动总结会议。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莒南县史志办举办预备役官兵红色大讲堂。3月23日，莒南县举办莒南预备役官兵红色大讲堂，莒南县史志办原副主任李祥琨作《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专题演讲。

莒南县史志办拟联合筹拍纪录片《罗生特在莒南》。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罗生特在莒南的事迹，莒南史志办与临沂海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拟联合摄制电视纪录片《罗生特在莒南》，以真实再现罗生特在莒南的不平凡历程以及事迹发掘。

沂水县情网成为全省首个整合迁移到政府门户网的县级网站。近日，沂水县情网成功整合迁移到沂水县政府网站，成为全省第一个整合迁移到政府门户网的县级网站。

莒南县渊子崖红色旅游项目规划评审会。3月31日，莒南县召开渊子崖红色旅游项目规划评审会。会上，规划团队项目负责人对规划作了详细汇报，专家组、各参会部门就渊子崖村宝贵的红色资源与自然景观和当地民俗文化相结合，打造出集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精品红色旅游点提出相关意见。